

獨幕劇新集

朱 雷 編 劇

光 明 書 局 刊



獨幕劇新集

朱雷作

光明書局印行

獨幕劇新集

(全一册)

著者 朱 雷

印刷者 光 明 書 局

發行者 光 明 書 局

上海福州路二九六號

版權
所有

民國卅五年八月初版
民國卅七年六月四版

目次

藝術與愛情（一幕二景悲、喜劇）	一
爲祖國飛行（獨幕悲劇）	三五
晚禱（獨幕悲劇）	五九
佳偶天成（獨幕喜劇）	七五
茶宴（獨幕悲、喜劇）	九九
監視（獨幕悲劇）	一四七
縣官坐堂（獨幕喜劇）	一八一
出路問題（獨幕喜劇）	二〇三
後記	一

藝術與愛情（改編）

本事：

姚辛田——一個全國極負盛名的全才，許多人知道他的名字，萬人空巷去看他主演的戲劇，導演的戲劇，編寫的戲劇……

但是，名劇家也有不可告人的苦衷，多少年益瘞於劇壇的工作，使他忙得透不過氣，就選一個恬靜的早晨也不能享受——有一個無名的女演員打擾了他的清夢，哀求他無論怎樣要替她找一點工作。

在他滿感困難的時候，另一個跟他有極厚交情的紳士韓正邦先生來看他，他是為自己已不長進的孩子看中了一個無名的演員而來請求辛田設法的，結果，辛田發現這個損金的女郎，正是方纔擾他清夢的女人。這樣他找到解決的辦法了。

她站在他倆的面前，像二個森嚴的法官逼取口供。她只能選一條路走，那就是，她倒底願意犧牲藝術還是犧牲愛情？

她跟辛田一樣，十多年受了藝術的折磨，她對牠有了偏愛，她有生來就屬於舞台的命運，不能再使她離

開，她用極大的痛苦接受了藝術。

於是，三個人商量了一個辦法，怎樣給正邦先生那位癡心的愛子一個打擊，她要他倆陪着她心愛的情人今晚到她家裏去一次，她可以設法使他斷念。

真真的問題來了，到底是愛情還是藝術獲得了最後的勝利？這只能讓觀眾自己去評斷了。因為，作者也只是貢獻了一個意見，先在這裏用一個喜劇的方式結束罷。

第一場：

人物：

姚辛田（名戲劇家，四十餘歲，小髭，西裝）

陳書記（姚之私人秘書，五十餘歲，眼鏡，蒼老）

羅美玲（無名演員，二十餘歲）

韓正邦（外鄉紳士，四十餘歲，眼鏡，中服）

時間：

星期日早上九時許。

置景：

姚辛田私人書室中，陳設富麗，壁上懸有明星照片，舞台裝置相片等，一書案橫置舞台中部，台上滿堆文件、相片、印刷物等，右角有一電話機，靠內幕有窗，窗下置一長沙發椅，左右各有一門，通內通外，並闌置小几、沙發二三，以爲來客坐憩之處。

幕啓：

辛田睡於長沙發上，衣服未脫，足上皮鞋脫落一只，身上覆一白色毛巾，半晌，欠伸而起，視鐘，並拉去窗簾，舞台轉明，至桌上按揷電鈴，復跌坐長沙發中，陳書記自外門上。

陳 你早，姚先生！

姚 早（一個呵欠）

陳 怎麼着，你佬昨兒晚上就躺在這兒？

姚 不錯。

陳 這個窗口底下？

姚 嗯！

陳 這……你太任性了，氣候沒有入夏，冒風還得招涼，我看你這個鼻子不對勁兒了罷。

姚（給他一提，突然下意識地一個噴嚏）呀——呀——嚏！

陳 可不是，可不是，這就得怪你……

姚 你這個傢伙鹽醬口，大清早就送的好喜訊兒，出去！

陳（含笑不走）是！是！

姚（自言自語）你就沒有瞧見我忙的勁兒嚟，一整晚給戲院子裏排戲，打頭兒排到終結，全給壓在我的身上，說麼，今天得趕着上戲，非排不可，鬧了一晚上，人累了個半死，回來誰還認真找房間去，有地方兒挺，挺着罷，管他冒風不冒風（嘆氣）賣藝的也得賣命，整整的二十多年下來了，還敢對人家說一聲苦！

陳 可是，姚先生！你可別忘了：走遍全個上海，誰不知道你是一個劇壇的全才，提起你姚辛田先生的名字，甭管你是演的角色，編的戲本，唱的歌兒，還不是萬人空巷的瞧你的戲去，算了罷，姚先生！我看今晚上那個戲院子裏又得擠滿了。

姚 這又提上你滿口的牢騷勁兒來啦！咱們注意現實，你去告訴阿根，就說我從昨天下午起到今天上午為止，還沒有東西進口。

陳 是！

姚 慢着

陳 是！

姚 今天有來客沒有？

陳 有！客廳裏已經等上十多個，我給你報個名字……（取手中卡片檢視）

姚 勞你駕，你去給他們回一聲，說我今天有病，不見客。

陳 別回的那麼快，先生！也許有幾個是你自個兒找他來的……你聽着，伊文大戲院的

經理王漢文先生，劇壇日報的總編輯羅明先生……

姚 老陳哪！方纔我跟你講了什麼話來着？

陳 我給忘了。

姚 那麼再跟你提一聲，（大聲）告訴他們，今天不見客。

陳 （嘆口氣瞧着名片）可是還有一位……（電話鈴響）

姚 你給我接着，要是找我的電話，說我不在家。

陳 （接電話）喂！你那一位何導演，是我！我是陳祕書，不錯，姚先生不在家，昨兒晚上他

沒有回來，好好回頭見。（攔下）

姚 (打個呵欠,瞥見陳猶待立) 你還待在這兒幹嗎?

陳 還有一位,你……

姚 老陳哪!你今天是存心跟我找別扭來啦?

陳 你別光火,你也得想想人家,這個人來找你最少有二十多次了。

姚 誰呀?

陳 一個姓羅的羅美玲小姐。

姚 羅美玲,我並不認識,她找我幹嗎?

陳 她是一個不出名的職業演員,想求你找一個位置。

姚 老天爺!爲什麼我碰見的就多這些個事情,你去告訴她,叫她寫封信來再說。

陳 少說她已經寫過幾十封信了,可是全給你拋在字簍裏頭,一封信也沒有回過她。

姚 她是什麼樣兒的一個人,看你那麼熱心地跟她捧着,也許人很漂亮罷。

陳 並不漂亮。

姚 她是你的親戚?

陳 我跟她並不認識。

姚 她送了你什麼東西？

陳 沒有。

姚 那麼是她足夠的耐心激動了你？

陳 對了，先生！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耐心的女人，每天早上從八點鐘等起，一直到……

姚 算了，我的爹！你就再給我找麻煩，去請她進來。

陳 是（下，電話鈴響）

姚 （接上）喂！（有氣無力地）不錯，這兒姚公館，你找那一位？他沒有在家，不知道，我是他的祕書，不知道……你真要問他，那麼告訴你（大聲）他投河死啦！（用力摔下

聽筒）

（電話再響）

（姚取聽筒，擱置書桌上，氣憤地回至沙發上躺下）

（羅美玲上，衣服破舊，形容憔悴，半嚮，方畏怯地開口）

羅 對不起……（姚未聽見）對不起，姚辛田先生！

姚 （坐起）唔！你是羅美玲小姐。

羅 是的，先生！

姚 抱歉得很，我只能跟你說幾句話兒，你知道，我今天很忙。

羅 謝謝你，姚先生！你答應我這一點，已經是我極大的恩惠了！

姚 請坐！（走近書桌前圈椅上坐下，燃上煙斗）

羅 謝謝你！（在對面坐下）姚先生！我是來求你提拔我一下，要是沒有人再給我一個較好的機會，我的心給一片片碎在這個職業裏了。

姚 我知道，我知道，羅小姐！每一個來找我介紹職業的人都會說這句話兒，當然，你的困難，我是非常的同情，而且是完全了解，可是，我不能給你什麼職業，第一，我不是舞台經理，第二，我沒有知道你的能力，第三，來看我的人太多，舞台上的角色就限定那麼幾個，總說一句，我沒有成全你的力量，請你特別原諒。

羅 可是，姚先生！我知道任何一個戲院只要有你的名片，只要是你介紹的演員，就……

姚 對不起，你把我捧上天去了，你知道，每天有幾多人來看我，幾多人都說這句話兒……別不講理，我真的沒有力量。

羅 （懇切地）姚先生！我知道有好幾百個人求過你，我知道我只是他們中間的一個，

可是，請你爲我想一想，你知道這對我的關係有多大，沒有你的幫助，我就永遠打不進劇壇的門兒，我永遠寫信給人家也永遠得不到回信，沒有你的幫助，我只能夠永遠流落在唱文明戲的戲班子裏，扮演着平凡、下流的角色，橫在我面前的只是一片無聊的歲月，一年年的過去，直到我年紀老了，顏容皺了，什麼都沒有用處的時候……

姚（略有感動）好罷！那麼你留一個地址給我，下回我的戲中要是缺少配角，再來找你。

羅（囁嚅地）可是……姚先生！我要求扮演的不是配角。

姚什麼？

羅我要扮演主角，不幹跑龍套兒。

姚（嘆氣）唉！（無可奈何地）羅小姐！你怎麼不給你自個兒想一下？你一面站在樓梯的最下一層，沒有人來注意你，提拔你，一面又心比天高，眼空一切，一下子就要我給你捧上天去，羅小姐！我看你簡直是一個孩子，要不，你是有精神病的。

羅是的，姚先生！我是患着精神病的。（苦痛地）讓我來告訴你患病的理由：姚先生！我從六歲的時候，就開始上台演戲了，那時候也許幸福的孩子正在學校裏唸着字母，吃

着糖菓的時候，我已經一路在舞台上演戲，到我十五歲的時候，我已經扮了主角，一個星期得扮演半打以上不同的角色，要是累了半死，稍想偷懶一下，那麼團主的鞭子就會毫不客氣地打了下來，先生！十五歲的孩子，就爲了每天的三餐茶飯，也得體味這些個人生的酸苦了，往後年紀大了，我也懂得賣力，多少年喫苦下來了，我還有什麼怨恨，我拚命地磨練自己，增長自己，只爲了想看幾個貴族的太太怎麼下車，怎麼吩咐她的車夫，怎麼走着那樣高貴的步子，我就整半天站在雨裏頭，站得我雙腳發麻，全身打着冷戰，可是我得到的酬報只是舞台上的一秒鐘逼真的表演，有的時候我實在累壞了，我倒在后台的地下，滿頭儘淌冷汗，讓人家給我喂藥水，喂苦酒，要再是不成，就叫醫生打一針強心劑兒，終得昏昏半醒地挨上台去，把整幕的戲本演完，我這是爲了什麼因果？不錯，我是生在台上，長在台上，在舞台上忍受煞苦，在舞台上挨打受餓，牠是我的命運，我的生命，我一輩子也離不了牠……（泣）姚先生！這大概就是精神病的原因，到今天爲止，舞台始給沒有給我一點兒溫暖，給我一點兒酬報，我那兒能夠不變成精神病呢。

姚（大受感動，取下煙斗站起，行近羅身畔）這樣說你演戲的經過很不平凡，請問，現

你在什麼地方兒上戲？

羅 我是一個江湖班子裏的演員，上戲的地方沒有一定的。

姚 好罷！下一次你演戲的時候，別忘了通知我一聲。

羅（站起）不！那一個時候你早就把我忘記了。（懇切地）也許是你對我的興趣已經消滅了，也許是你事忙走不開，也許是命運不讓你來……

姚 可是，羅小姐！我沒有看到你的演技以前，我沒有方法來決定機會呀！

羅 姚先生！我的機會就在今天，就在此地，要是你今天不答應我，那我……

姚 羅小姐！你得明白今天這一次長長的談話，已經是打破記錄，特別給你通融的。

羅 是的，姚先生！

姚 那麼我還是堅持我的主張，在沒有看到你的演技以前，不能給你什麼機會。

羅 可是……

（陳書記自外門上）

陳 姚先生！底下有一個客人要見你。

姚 老陳哪！這是我第三回跟你聲明了。（粗暴地）我今天不見客。

陳 慢着，請你看看他的名片，這是你最好的朋友韓正邦先生。

姚 是他（接名片）快請快！儘呆着幹嗎？

陳 是（下）

姚 羅小姐請你上內廳去等我一下，回頭再仔細商議罷。

羅 是！姚先生！

（姚爲打開另一扇門，羅下，韓自外門上，長袍手杖，紳士氣派十足）

姚 哈！老韓！什麼風把你吹到上海來了，你好？你看咱們有二年不見啦！

韓 好好！謝謝你，老姚這二年你的名氣是愈來愈大，特此賀喜。

姚 咱們不來客套，你請坐，怎麼着，這回到上海來有點兒貴忙？

韓 說來話長，我是專程從湖南的故鄉趕到上海，就爲了我的孩子文基的事情。

姚 唔！他在上海？

韓 他已經在上海住了二年多了。

姚 奇怪！他應該來看看我呀！我跟你最好的朋友，你的孩子就像我自己的孩子一樣，從前咱們一塊兒待在北京的時候，我記得他是一個挺聰明、挺漂亮的孩子，現在算起

來……不錯，今年該有二十五歲了罷。

韓 對啦！這回我來上海，正爲了他的事情，今晚上我約他一起喫飯去，你有空沒有？

姚 成！我正惦着他，他這嚮兒好？

韓 他在上海一個工業學校裏唸書，可是倒霉得很，一個挺有希望的孩子，走上一條壞路去了。

姚 壞路，你的意思說……

韓 他看中了一個女戲子，一個走江湖跑碼頭的下流女人。

姚 慢着來，在我看哪！走江湖跑碼頭這一個原則，不能決定一個女人的好壞。

韓 對不起，老姚！我明白你是一個弄藝術的人，不像我們把階級的觀念看得那麼認真，可是，你知道我家庭的歷史，你知道我故鄉的情形，要是一個世家的孩子娶了一個走江湖的女人做媳婦兒，那就得一敗塗地，這那兒又是你們平等自由的話兒能夠解釋清楚的。

姚 這樣說文基這個孩子不僅是喜歡她，還有娶她做媳婦兒的意思？

韓 對了，他簡直給她完全迷住了，連我的話也不聽，所以我急着趕到上海，想跟你打聽

一下，你是藝壇的名家，也許知道她的名字，大家商量一個應付的辦法。

姚 這樣說那個女的也在上海？

韓 是的。

姚 她叫什麼名字，你知道沒有？

韓 他姓羅，叫什麼羅美玲的。

姚 （張大嘴巴）天哪，天下會有這樣巧的事情。

韓 你也認識她？

姚 說來你別奇怪，我剛認識，而且她正來看我，要我找一個職業。

韓 （驚奇地）她在這兒？

姚 不錯，請你等一下，我去請她出來。

韓 慢着，我心裏鬧慌，我得想幾句話兒對付她。

姚 別忙，這件事情交給我辦。（過去打開內室門）羅小姐！

（羅出，平淡自然地望着二人，韓賭氣不睬）

姚 羅小姐！這位是韓正邦先生。（羅向之鞠躬）羅小姐！方纔我的秘書來通報的時候，

我相信你已經聽到他的名字了，你大概知道他的地位和他的家世是不是？

羅 是的，先生！

姚 你跟他的孩子是最好的朋友是不是？

羅 是的，先生！

姚 文基很喜歡你，跟你求過婚不是？

羅 是的，先生！

姚 那麼，有這樣好的機會，你就應該結婚了，幹嗎還想上台演戲？幹嗎還來化費我的時

間？對不起，羅小姐！我是向不濫費我的幫助的。

羅 （面色灰白）我並不想給婚，先生！

姚 不用強辯，我什麼都知道了，自然，嫁給他是你的目的，不過故意把時間放遠，用你欲

擒故縱的手段，把人家弄個神昏顛倒，纔讓他死心塌地的愛你，你知道，文基是一個天

真爛漫的孩子，整天就忙着唸書，對女人的心理是完全外行。

羅 （反抗地）姚先生！你不該這樣看輕我，我那兒敢存着這種心意，我把我的名譽做

擔保，我拒絕嫁給他，你可以問他，這是完全的事實。

姚 我看不會這樣容易罷！羅小姐！他人很能幹，學問又好，家裏頭儘有幾個錢，你那兒肯錯過這個機會？

羅 不！先生！我不愛他，我的拒絕完全出自真心的，雖然像我這樣的人要拒絕他那樣的人，叫人聽了像是一個笑話，可是我不能結婚，結了婚就得埋沒我的願望，我不能犧牲我的藝術，舞台對我的印象太深，我賭誓摔不了牠。

韓 （聲調朗朗地）那麼羅小姐！你爲什麼還是天天見他，天天跟他待在一起？要是你真心的拒絕他，爲什麼不能言行一致地離開他？

羅 （呆了一會，軟弱地）這……我得承認我是做錯了，韓先生！

韓 請你不用再裝腔做勢了，你一面說不愛他，只愛你的藝術，一面又讓他跟你接近，把他弄得神昏顛倒，茶飯無心，一面又來找我介紹一個最好的職業，讓他減少接近你的機會，羅小姐！這還不是你聲東擊西的辦法，請問，你能夠給我什麼滿意的解釋。

羅 先生！你的責備是應該的，我承認我太弱，不能夠完全離開他，可是要是你能夠瞭解我的處境，也許你能夠原諒我。在我漂泊、苦痛的二十多年中，我所碰見的接近的人們，只有他能夠理解一個向上掙扎的女人，也許有一個閨秀的靈魂，只有他纔能夠把我

當作一個人看，要別人能夠像他一樣溫和地待我，那除非是在戲壇上，當我扮演的角色是一個公主或者皇后的時候……我是那麼愛着這個世界，把我的熱情我的希望儘量地貢獻在每一個觀衆的面前，可是人家就說我在做戲，不會酬答我一點兒真切的關心，除了他，先生除了他在每一次散戲以後能夠用一對溫和的眼睛來安慰我的疲倦，就不會再有別人來跟我說句好話，我是那麼寂寞，那麼怕人的寂寞，要是我不能再見他，那真是殘忍可怕的事……（掩面泣）

（台上沉默片刻，姚微微嘆氣，跌坐沙發中）

姚（拉長語氣，微帶諷刺地）我的羅小姐這樣說起來你就是並不愛他，可是跟愛他也相差不遠了。

韓 羅小姐！你的辦法當然是不錯，你要的只是他的友誼，你還可以進行你的事業，在我的孩子一面，可就大不相同了，他爲了喜歡你，把什麼都耽誤了，這樣讓他下去，你想他有多少危險？羅小姐！我聽了你的說話，知道你也是一個有心地的女人，我希望你爲了他的幸福，不要再讓他跟你接近，不要再讓他到你家裏去。

羅 他雖然知道我的地址，我從不允許他到我家裏去。

韓 那麼我也希望你不要再讓他請你喫飯，買東西，送花，送衣裳給你。

羅 (忿怒) 韓先生！請你尊重我的人格，我不是那種女人，我從不讓他化一個冤錢。

姚 我們並不是想找尋你的過失，羅小姐！我們正在請求你的好心，勇敢一點兒，不要再讓他跟你見面罷。

羅 (嗚咽地) 你是要我去忍受極大的苦痛，先生！

姚 你知道，一個真真的演員能夠忍受最多的痛苦，她的演技一定會磨練得更好，更是逼真動人。

羅 可是先生！苦痛的經驗我已經是受夠了。

姚 羅小姐！要是你答應我這件事，那麼我一定揀一個最好的機會給你，不過，話還得保持原議，我一定得在看了你的戲以後再下決定。

羅 (拭淚、半天) 姚先生！這句話是你親口說的？

姚 不錯。

羅 (沉默片刻，突然，爆發地) 我不能，我辦不到，你的要求太過份了。你給了我什麼保證，要我去忍受這樣大的犧牲？我是來求你的幫助，不是來聽你的空話，要說我今天絕

望了，你又漂亮地給了我一個希望，下回，明天，謝謝你，明天你早把我忘記了，我不要你的希望，我留下我的朋友。（向韓）朋友！先生！我再給你提一個警告，你的孩子是我永遠尊敬的朋友，我再不答應你加點兒侮辱到我們純潔的友誼上去。

姚（冷靜地）你的巧辯是毫無用處的，羅小姐！這件事情不是爲了我，不是爲了韓正邦先生，只是爲了你最好朋友的利益，你要留下你的朋友，好！那有什麼辦法，不過你得清楚地想一下，這完全是你不把他的幸福放在你的心上，因爲你自私的心理捨不得放走他。

羅（低頭飲泣不語）……

姚 你說我給你的只是空話，那也許不錯，不過，我得跟你聲明，我輕易不肯答應人家，要答應了我就一準得做到，韓小姐！要是你願意接受我的誠意，那麼，我可以再說一遍，就是你下回演戲的時候我一準看你的戲去。

羅 先生！你能夠保證來看嗎？

姚 是的，我賭誓忘不了。

羅 那麼……（沉着地）我答應你們不再跟他見面。

姚（平淡地）謝謝你！

韓（興奮、喘氣）謝謝你，謝謝你，羅小姐！我希望你能了解我的困難，這……

羅但是，姚先生！我不會用什麼污辱我自己的方法讓他瞧不起我，我不願意把他對我

尊敬的心意變成輕視。

姚那沒有關係，我相信一個聰明的女人一定有一個聰明的辦法，把他乾乾淨淨地斷絕就算了。

羅（沉思半響）好罷！今晚就可以辦妥。只要請你們二位想一個辦法，在今天晚上九點鐘的時候，一塊兒約他上我家裏來一次，文基知道我的地址，雖然他沒有來過，我相信他一定能夠找到的。

姚好！那麼我們就這樣約定了。

羅謝謝你，姚先生！我應該走了，再見！

姚再見！

羅再見！韓先生！

韓再見！

(羅鞠躬下，台上沉寂片刻)

韓 老姚！方纔虧是你的幫助，這個女人的說話挺厲害。

姚 老韓哪！你知道方纔爲什麼幫助你，對那個女人一點兒不留情份？

韓 這還得說麼，咱二個多少年的交情，多少年的關係，文基這個孩子正像你自己的一樣，你是他的長輩，自然得看他好……

姚 謝謝，謝謝老韓！老實告訴你罷！我不願意讓這樣一個有希望、有前程的女人，掉在你這個頑固封建的家庭裏去，做你們鄉紳人家的媳婦兒，讓她一輩子沒有出息，沒有希望，誰來體恤你的孩子，你別再做夢，文基能夠配上她真是天大的幸福，我看她哪！不要幾個月我就可以捧她做一個最紅的舞台明星！

韓 (瞪眼) 唔！

——幕——

第二場：

人物：

小妞子（十六、七歲，花綠短衫褲，紮辮）

韓文基（正邦子，二十五歲，西服）

餘同前幕。（陳書記不在內）

時間：

當日晚上九時許。

置景：

一間無可掩蔽、矮小、灰黯、沉悶之小破屋內，右有一門通外梯，用布幔作門，左有一長窗，窗外星光明亮，窗下有一板牀，屋內除一舊桌及短條櫈二三外，俱爲家常用具之陳舊器皿，壁上滿糊白報紙及香煙廣告牌，已爲煤煙燻成黃黑，室中光線黯淡，惟桌上有一煤油燈略放光亮。

幕啓：

台上空無一人，徐聞門外梯上有足聲雜踏而登。

一小姑娘聲：請你們當心一點兒走，這兒沒有電燈，梯子又窄……

正邦聲：倒霉，倒霉，怎麼會住在這個地方，我進門就碰了一個大塊。

唷……（失足滑倒聲）

文基聲：爸爸！爸爸！你摔着了沒有？

正邦聲：喔唷！

（小妮子牽韓正邦、文基、辛田三人上，文基扶住其父，至一長檯前坐下，小妮子過去撥亮油燈，惟台上光線請勿加強）

文 爸爸！你沒有摔痛罷！真對不起，害你摔了二次。

韓 噢夫，噢夫……這一個倒霉的地方，這……那兒是人住的地方？（除去其大帽，與手杖安置檯上）

姚 （姿態優閑）老韓哪！你放眼看看，這叫做藝術之宮，只有藝術家能夠住着，甯管破爛，只要有點兒詩意就成。

韓 （喘息未止）好呀！你管住你的藝術，就你沒有跟我想一下，一口氣爬了六層梯子，到頂上還捧一個馬爬，（向文基）你這個孩子，怎麼會帶我上這一種地方兒來？

文 爸爸！這完全是姚先生的意思，他一準要看看我的朋友，越快越好，方纔他提上興趣的時候你又不加阻攔，這那兒怪得了我？

韓 文基！我早知道這個地方，還會上你們的當。

文 可是爸爸，你看這個地方破爛，我就覺到挺有意思的，美玲沒有在他的職業裏頭拿到什麼大錢，而況她又是一個守身如玉的女人，跟時下的女人不全，那兒住得起什麼高樓大廈呀！

姚 對！這句話挺有道理，咱們二個是聯合同盟，別聽你爸爸的意思。

韓 好好！你們串的好戲，反正今晚我是栽定勁斗了。

文 姚先生！方纔你跟我是一團高興，不顧死活地闖了進來，可是……我現在有點兒後悔，她雖然跟我做了一年的朋友，今天還是第一次上她的門兒，事先也沒有跟她約定，恐怕她會怪我不懂禮貌罷。

韓 （卑視地）咄！

姚 別擔心，在藝術家中間，我的名片就是護照，請你放心。（四顧）看樣子她不在家裏罷。（向小妮子）姑娘！羅小姐在家沒有？

小 她剛出，請你們等一下，我去找她的媽媽上來。

姚 唔！她還有一個媽媽？

小 是的先生（自外門下）

（室內沉靜片刻，韓用手帕掩鼻，滿面厭惡）

韓 唷（向地下）這是什麼？

文 一個老鼠（趕着）去！

（不提防老鼠向上一躍，跳入正邦袖中）

韓 （大叫）嘩！這個倒霉的東西，跳進我的袖口去啦（手舞足蹈）嘩！要命！

（文基急助之扯衣，鼠由袍下溜去）

韓 唉（嘆口長氣坐下）人到倒霉的時候，老鼠也會欺人。

姚 哈哈，老韓這叫做福無雙至，禍不單行。

韓 文基！我看你真是給她迷住了，你仔細想想，一個女人住在這一個狗欄似的地方，還

會有乾淨的希望？你老跟我找別扭，什麼我的舊思想不配你們新時代，你給看看，這兒

漆黑發臭的地方，難道也是你們新時代的新發明？老實告訴你，這個女人再好我也不

會答應。

文 爸爸！我已經說過跟你停止辯論，在沒有見她本人以前，咱爺兒倆不提這一個，姚先

生！你說是不是？

姚對！

（門簾一掀，一夜叉婆似之老婦人進，藍布大褂，紮脚黑褲，頭戴抹額，手持酒瓶，一紙包，一行動爽利，言語潑辣）

婦（一手猶留門幔上，劈頭就嚷）好呀！好呀！這兒聊天兒來啦！不打聽這是誰住的地方，你們闖着進來了？

（三人爲其醉態嚇住，半嚮）

文（囁嚅地）對不起，我們是來找一位姓羅的羅小姐！

婦（站立不動）去你媽的文黷勁兒，這兒是公館小姐住的地方？你拿我當孩子，這樣深更半夜的進來幹嗎？

姚請你說話規矩一點兒，我們是找人來的。

婦找人找誰呀？

姚找一位姓羅的羅美玲小姐。

婦小姐！他奶奶的把她捧上天去啦！她配做小姐？少跟我耍花，她不在家。

韓 你是誰呀？

婦 你管我是誰？我是她的媽，這兒的土地，大爺！（自言自語，向牀行去）這是什麼時世，

暗天拿耗子，誰知道你們是黑是青？（在牀下摸索半嚮，取出鈔票數張，塞入袋中）

文 太太，請你放心，我們不會偷東西來着。

婦 （不睬他，走近門口）小娘子，小娘子！

（小娘子上）

小 羅大媽！

婦 誰放他們上來啦？

小 是我，他們說是找玲姑娘來的。

婦 這個破爛貨，誰知道她死到什麼地方去了。（向三人）喂！下回找人先得打一個招呼，

別那麼隨便闖着，（向小娘子）下去！死不懂事的臭貨！下回可當心你的腿子，還不湊

斷了你。（小娘子畏怯地下）慢着！

小 是羅大媽！

婦 （走近桌前坐下，取杯倒酒，一脚提踏櫈面）底下來了二個新的主顧，你媽沒叫你

陪着他們？

小 我……我不願意。

婦 放屁！這也得願意不願意的，人家看你清水貨兒，給你挑了響鈴兒來啦？誰叫你媽開的私窰子，早說你走錯了人家，就那麼撒嬌打滾的？下去！看你媽回頭湊你個死。

（小妮子下）

韓 可怕！可怕！文基咱們快走！

文 慢着，我非得等她回來不可。

婦 （一口黃湯，放下杯——）怎麼着？你們真想等我的女兒？不找是尋非來着？

姚 誰跟你那麼大驚小怪的？我們是專誠來拜訪你的女兒，不是來跟你吵架。

婦 （譏諷地）對不起，大爺說話沖撞了你。（將紙包打開，一口花生一口酒）

文 （忍耐半天）羅太太請問……

婦 當不起，大爺！我是窰子裏頭長大，窰子裏頭混老，沒聽見過人家稱我太太。

韓 這……這成什麼話，可怕！可怕！

姚 羅大媽……叫你大媽終不會有錯兒罷？

婦 嚶！

姚 這一位羅美玲小姐倒底是不是你的女兒？

婦 是不是我的女兒哈哈！做了一輩子的臭婊子，自個兒的女兒終不會忘記罷！大爺！

找她什麼事情？

姚 沒什麼，我想問問她到什麼地方去了？

婦 不知道，這個野丫頭，狐狸精，誰知道她上那兒吊小白臉兒鬼混去啦！真是，她要聽我的話呀，早就享她一輩子好福氣去啦！人家不是那麼說來着，有一個有錢有勢的大爺瞧上了她，挑她做上等人家的媳婦兒去，這可讓她老媽子搭飛機，抖了上去啦！偏是她有主意，自個兒忘了什麼出身，還會推三阻四，儘給人家挑眼兒，她呀！學上文明的調兒了，做文明戲，做他媽的鬼戲，連她自個兒也養不活。（嘆口氣，喫口酒）唉！這年頭時勢變了，連自個兒女兒也撒野，還指望誰來養老，要喫喫點兒，要喝喝點兒，這是做人想得開！

姚 那麼請問，羅小姐的爸爸在什麼地方？

婦 爸爸！她的爸爸？（狂笑）哈哈……你高興上大馬路去抓把兒揀，誰知道他是

那一個爸爸，哈哈！

（文基臉色灰白，緊咬下唇，站立不動）

姚（過去推推文基，緊張地）咱們走罷！文基鼓起勇氣來，有一天你會忘了她的，咱們快走！

韓走罷！孩子還待在這兒幹嗎？難道你還要這一個娼妓的女兒做你的妻子？

婦（突然醉眼朦朧地抬起頭來）怎麼着？慢點兒走！（站起）唔！我明白了，原來你們

中間有一個就是想娶她做媳婦兒的大爺，我這是說溜了嘴，把自個兒的醜史全給提了，好呀！這是報應，活該是她的報應……老天爺！偏是我今天喝醉了酒……（兇惡上來）慢點兒走，這是什麼地方，就那麼容易留給你們出出進進的？

韓你嚷什麼，怕道我們真是好纏的！你在做夢！我的孩子會要你的女兒？

（文基迅速衝出門去，正邦急隨呼）

韓文基！文基（下）

姚（安閑地自橈上站起，向外衣袋內摸出手套戴上，玩笑地向羅）羅大媽！今晚上你幹得不錯，可惜把你女兒的前程給送掉了。（取出皮夾）我這兒有一點錢送給你，請你收下。（羅上前取）慢着，我還有一個附帶的請求，就是，等你女兒回來的時候，請你

別告訴她咱們已經來過了，你就說有一個姓姚的來看她，這兒還留下了我的名片，請她明天上午到我家裏來一次。

婦（上前接去名片及錢）算了，大爺！

姚（戴上自己大帽，復將正邦遺忘之大帽、手杖取入手中）羅大媽！你的女兒是一個絕頂聰明的女人，我一準得想法幫助她，今天大概是她故意把你留在家裏頭，讓你未來的女婿看看你這個倒霉的丈母，哈哈……碰巧你又把過去的歷史告訴他……謝謝你羅大媽！咱們再見！

婦（待姚行近門幔，突變成低咽、淒楚的羅美玲聲音）姚先生！我的演技還可以嗎？

姚（恍受雷擊，迅速回頭）你……你就是……羅美玲小姐？

羅（抽咽地）是的，姚先生！今天的成績你都看到了。

姚（情感激動地走近她，半嚮，突然激越地——）這還有說麼，你看把我都瞞住了，羅小姐！你看，這是我，一個做了幾十年演員的老門檻，今天也翻在你的手裏了。羅小姐！我要專門爲你寫一個戲，我要捧你做主角，讓全上海有名的演員來參加演出（喘氣）羅小姐！你是一個了不起的天才。

羅 謝謝你！姚先生！

姚 (突然，恐怖地) 可是，你的犧牲太大了，這短短的幾分鐘之內，把你最好的朋友給失掉了，羅小姐！我真對不起你。(隨手復將自己之大帽安置桌上)

羅 我並不怪你，姚先生！我早跟你提過，我是不想結婚的。

姚 可是你心裏愛他是真的，這還能夠瞞住我？你的犧牲太大了，羅小姐！我不該爲了我的私見，讓你去忍受這樣大的痛苦！

羅 是的，先生！我不再跟你強辯了，我承認我是那麼愛他，在這一個人時候我纔發現我是那麼愛他，可是爲了想實現我的願望，我不能不犧牲我的愛情，反正現在事情已經過去了，文基也不會再來纏我了，姚先生！世界上現在也只剩下你一個人能夠了解我，可是我並不想拿我的犧牲來換取你的同情，就是你現在不願意提拔我，我也決不怪你，我只想告訴你一個女人的愛是不會那麼容易失掉的，我是那麼愛他，那麼誠意……

姚 我明白妳，羅小姐！

羅 我相信世界上不會再有人像我那麼愛他了……每天晚上，我就待在這寒冷、寂寞的屋子裏頭，正是這一個時候，這時候不會再有人打擾我，不會再有煩悶的工作折磨

我，只有這一個時候是我的，是我雙手可以抓住的，我每天對着窗外的星星祈禱，我每天對着這柔靜的夜晚做夢，姚先！只要有一天，有一天他真會跟我結婚，不給人家反對，不給人家說我是淘金的女人，結婚……只是爲了相互的了解，相互的愛……可是，這一切都過去了，只留下我一個永久不會實現的夢……（啜泣）

（室內沉寂片刻，遙遠有一點淒涼的音樂陪着）

（姚輕輕走近她背後，用兩手扶住她肩膀）

（我不知道你喜歡有一個悲劇的結束還是喜劇的結束？喜歡悲劇的就在這兒打住罷，事實確是比較真切和合理，但是原作者是用另一種喜劇的方法收場的，我也喜歡他有一個喜劇的收場，那麼好，繼續下去！）

（窗外突然傳來一個堅定、明朗、遲緩、清楚的聲音）

文基聲：是的，羅小姐，我也有這一個夢，每天晚上你在這兒做夢，在我自己的家裏夢見你，每一次你拒絕我的請求，我始終不肯相信你是真心地拒絕我，現在你是自己承認了，我聽見你親口說的話兒，羅小姐也許別人不能發現你的化裝，可是我是看到的，你的舉止和你的表情，對我是那麼清楚，那麼熟悉，所以我故意躲了出去，讓你自己說

明你的願望，要是你能夠原諒我偷聽你的說話，我就打這個窗口進來了。

（羅驚退數步，文基自窗口爬入）

姚（驚呼）文基！

文姚先生！你跟我爸爸串的好戲，可就是瞞不住我。

姚這

文（頑皮地笑着）好！你想完成她的志願，幫助你的朋友，可是反成全了我，我得謝謝你！

姚你這個地裏鬼，你打什麼時候知道的？你爸爸呢？

文爸爸！說來你別笑話，他在外邊兒直哭，儘淌眼淚！

（正邦自外門入，拭淚，烏拉烏拉地）

韓這……這是什麼一個世界，我從來沒見過這樣逼真的化裝……

文（自桌上拿起姚帽）姚先生！這兒是你的帽子，我要痛痛快快地擁抱她一下，請！

姚（嘆口氣，戴上帽子，向門慢行去，走近正邦時將手杖倒提，用杖柄套住韓之頸項）

傻瓜！這不是咱們的時候了，請！

——幕急下——

爲祖國飛行（訂正篇）

本事：

西班牙空軍薩克上校，爲首次歐戰時有名將領，年屆古稀，偕三子耕耘以居，會內戰驟發，敵方挾有法西斯黨之背景，率軍直撲重鎮非格拉斯，薩克雖年屆不惑，愛國不敢後人，乃執戈而起，就任空軍總司令要職。時薩克長次二子，率軍增防底格斯河盆地，以禦敵軍破竹之勢，終以彈益被圍，炸傷慘重，敵並利用河上水壩，抽乾下流，裝設重炮轟擊，形勢日危，薩克雖計劃駕機炸斷水壩，以救殘餘，惟該地機場密鄰軍火倉庫，設有一機起飛，爲敵方發現，則此非鑽最後之基地，亦必付之旦夕，故彷徨終日，茫無決策。

幼子魯易，爲空軍司令華多麾下之有名健將，屢欲駕機斷壩，爲薩克所阻，是日竟乘機冒充簽字，至倉庫騙得飛機，炸斷水壩，盆地之友軍乘勢推進，捨身而赴，終被摧破頑敵，收復河口，惟魯易駕機歸回，敵方大隊機羣亦追前逐來矣。

華多怒詢圖事者，薩克低憤情深，且兩子已於陣前戰死，乃直陳爲己命，華多去其勳章，令爲國自裁，薩克

從容佈置已，並勗其幼子忠心爲國，以復乃父舊榮，急駕機上升，展彼舊日身手，與來襲敵機，單身應戰。

事平，敵機全被擊潰，薩克亦中彈死，華多傷悼無已，以勳章還魯易，並爲言西班牙之線繡河山，亦將永爲老將軍鮮血而燦爛矣。

(人)

薩克上校（西班牙空軍名宿，六十餘歲）

卡爾魯易（薩克幼子，少尉，二十餘歲）

莉娜（魯易未婚妻，看護裝）

華多上將（前線駐防區司令，六十餘歲）

無線電收發員

傳令兵甲、乙、丙

門衛一人

(地)

西班牙斐格拉斯城

(時)

一九三六年一月

(景)

薩克上校別墅，以地點關係，暫改爲前線防區司令營，舞台面是一間幽靜的起居室，內幕正中，懸軍事地圖一幅，靠台口置放書案，許多文件和電話機重疊放着，台中有一只與書桌並行的小桌，安放無線電機件，靠內爲壁爐、藥櫥、咖啡壺等物，有三個照片分開掛着，一個在壁爐上，點着一枝白色的蠟燭，正中爲通到外面的門，由門衛把守，左邊是通司令辦公室的門。

(幕)

時間在天亮後不久，室中電燈猶明，無線電員靜坐在小桌旁接收報告，莉娜穿着白衣，在整理藥物，薩克上校在桌旁來回踱着，他非常焦急不安，過一分鐘加重一磅似的，制服穿得很凌亂，白髮蓬了滿頭，遠處有砲聲起落。

無線電員 X. C. O. Y, X. C. O. Y, 第十一區隊注意，請羅加德將軍繼續抵抗，以待緩兵，X. C. O. Y, 第十一區隊注意……（他重複唸着，聲音沉重而緩慢，久久方取去耳機）薩克上校！第十一區隊始終沒有回電，最少有一個鐘點了。

薩克 謝謝你。

無線電員 薩克上校！這一刻前線的砲聲非常緊急，這兒又沒有接到回電，我怕十一區隊的發報機也早給他們炸掉了。

薩克（衰弱地）這我知道，請你把電波移正，繼續收聽下去。

無線電員 是！

薩克 莉娜！這是什麼時候了？

莉娜 四點零五分，上校！

薩克 昨天晚上，我跟羅加諾這個孩子最後通話，那時候砲聲非常緊急，在電話裏面就可以明瞭地聽到，他還瞞住我說不要緊，損傷很小……恐怕，法西斯魔手的刀刀，早就架在他們的頸上了。

莉娜（憂慮地）上校！你已經整整的三天沒有睡覺了，請你憩一會兒罷……你要不要喫點兒咖啡？

薩克 不！謝謝你……莉娜！我爲十一區隊的命運擔憂爲他們的命運擔憂……早知道他們沒有反攻的機會，不該讓他們去冒這次危險的。

莉娜 上校！這到底是怎么回事兒？難道十一區隊就不能後退嗎？

薩克 當然不能，莉娜！你看……（自桌上拿起指揮棒，至壁上懸掛之地圖下）在三

天以前，戰事緊張的時候，敵方的軍隊像山崩水潰地追擊下來，搶去了第一線所有的炮位。在我們一邊，只有羅加偌這個孩子率領的一部，纔能夠防止敵衆前進……你瞧！（指地圖）這是底格斯河邊的盆地，這是河流，這裏他們展開猛烈的戰鬥，三天以來十一區隊爲了守住這祖國最後一個重要的據點，浴血抗敵，誓不後退，就是寸土尺碼的地方，也不肯輕易地放棄，結果在河套的右方給敵軍整個包圍了，這是水閘，敵軍利用牠擋住上流的河水，把下流抽乾，用新式的掛砲放在河上攻擊。

莉娜 上校！我們可以用飛機把水閘炸掉，給上流的河水衝了下來，衝掉敵方所有的炮位，不是他們就可以得救嗎？

藍克（苦笑）不錯，莉娜！誰都這樣想過，可是誰也不敢冒這一個危險的，你知道，西政府只有這兒一個飛行基地。

莉娜 難道說……這兒不能有一個飛機上去嗎？

薩克 是的，莉娜！這一個地方真太重要了，你知道，司令總部早搬在這兒，機械團部也搬

在這兒，連西政府最後一批重要的軍火，都搬在這兒的飛行庫內，要是這兒有一個飛機上升，給敵方的偵察機發現了，那麼遲早會給他們炸掉的，你聽，在天空飛的就是他們最有名的轟炸機，就差了一步沒有找到轟炸的目標。

莉娜 可是……魯易昨天跟我說，他一準要趕掉那些個飛機！

薩克 他有什麼能耐，就整天那麼胡思亂想的？

莉娜 他說法西斯的空軍都很怕死，只要他們打了一個圈兒，扔掉幾顆炸彈，就趕快回去交差了，上一次不是給魯易的一架飛機，趕走了三架嗎？

薩克 這孩子鋒芒太露，總是一個危機！你知道這兒有幾架飛機，夠得上跟他們打賭嗎？

莉娜 也許他可以冒一次險……

薩克 你別相信他，莉娜（坐下）在過去歐戰的時候，我的心事也跟他的一樣，那時候駐在聯軍前線，整天看到的就是炸彈，死亡，憑着自己的熱血，創造一個勇士的生命……

可是，那時候生和死只是我個人的命運，現在我是西班牙政府的空軍司令，擔負起整個空軍安危的責任，還可以那麼隨便發令嗎？

（他邊說邊咳嗽，莉娜給他倒上了一杯咖啡）

（魯易忽忽奔上，御空軍裝束）

魯易 爸爸！

薩克 魯易！

魯易 十一區隊有了回電沒有？

薩克 沒有，孩子！

魯易 爸爸！（懇切地）你答應了我罷，讓我去冒一次險，我可以把自己的成績保證，不會給他們發現這兒起飛的地方。

薩克 （冷淡地）魯易！你要求什麼事情？

魯易 （大聲地）飛機！爸爸！你難道看着自己的孩子給砲火炸死，給飛機炸死，一點兒沒有反抗，沒有代價。（軟弱地）爸爸！我的意思並不是爲了率領第十一區隊的二個隊長都是我的哥哥，更不是爲了私人的情誼纔敢去冒這一次危險，可是，政府已經很少這樣人才，決不能夠白白地犧牲了。

薩克 我也會把重複的話兒回答你，這裏是我的家，也是政府最後一個臨時的軍部，在這兒後面，更有重要的飛機倉庫，所有前線的糧食、子彈、藥品、武器，都靠着這兒接濟的。

魯易 爸爸！這我都知道……

薩克（緊接）我不是跟你提了好幾次，在我們頭上，敵軍的偵察機整天在等着，你忘了昨天離開這兒三百碼遠的平格勒村子，給他們全部炸掉，今天聖路易街的教堂，也逃不了這次厄運？你的飛機，能不能在這兒上升，保證這兒平安無事嗎？

魯易 會的，爸爸！反正這兒飛行場的左右，都有深密的樹林擋着，也許我會倏倏地飛起，不給他們發現的。

薩克 倏倏並不是你聰明的答覆，魯易，你仔細想一下再說……過去我也有這一類誤解，覺得很多不在意料的危險是不會發生的，比方說你母親，在歐戰最後的一年，參加志願服務，整天為傷兵看護，裹傷，開刀，把自個兒睡眠的時候都省去，整天整晚的奔忙，結果到她自己不能支撐的時候，她還相信命運，她相信她不會死，為着人類的苦痛忍受下去，可是，上帝不會把創造和平的子女留給世界，她終究離開我們走了……（他說着徐徐走近窗口，向遠處展望）你們看，離這兒不遠的地方，又在起火焚燒了，不知道那一個美滿的家庭又慘遭他們的魔手，法西斯的豺狼存在一天，世界上不會有安寧的時候。

莉娜（指點窗外）上校那兒是魯納亞的村子，昨天我還跟着她的母親在那兒做彌薩呢。

（魯易靜聽他父親繼續的談話，心事起落，時時不經意地顯露，他瞥見父親面向窗外，一個冒險的念頭占住他。他堅決地走近台旁，拿起筆，在起飛證上簽了一個字。他神經抖動得很利害，時時回頭去看他父親，剛把證書撕下，司令華多由右傍門上，他急忙改成個立正姿勢，把證書塞入口袋裏。）

魯易 早安！司令！

華多 早安，魯易（對薩克）早安！上校！

薩克 早安！司令！

（魯易徐徐溜近門口，一閃出去了。）

華多 十一區隊有回電沒有？

薩克 沒有，司令！最少有四個鐘點了。

華多 戰爭已經到達最重要的時候了，要是十一區隊能夠維持一天，也許後方的援軍開到，就可以保全這兒所有的東西了，薩克上校聽說十一區隊的司令正是你的二位

公子，有這回事情沒有？

薩克 是的，司令！

華多 不錯，倒底不愧是將門之後，教導有方，像你這樣全歐著名的空軍名將，纔有這樣

忠勇爲國的健兒！

薩克 這是你的誇獎，司令！

華多（憂愁地）可是……這兒就發生了一件麻煩的事情，我們始終不敢讓一架飛機上去，炸掉擋在河上的水閘，給十一區隊打開一條血路……你知道，十一區隊也是政府最後的精銳，不能讓他白白的犧牲了！

薩克 是的，司令！

華多（嚴肅地）薩克上校！我很感到抱歉……可是，在三天以前，敵軍的攻勢勢如破竹的時候，只有羅加侬這個孩子率領的一隊，纔能夠擋住河口，不給他們衝了下來……

薩克 是的，司令！對我自己孩子的命運，我決不後悔。

華多 很好！上校！你不愧是一個軍人的模範……現在只要等後方的軍隊開到，把這兒的東西運走，你可以發令把水閘炸掉，靠正義的份上，十一區隊也許可以接到退守的

命令。

薩克 是的，司令！莉娜！你給司令倒一杯咖啡！

（莉娜奉命倒上）

華多 莉娜小姐，你在這兒服務有多少時候了？

莉娜 從這一次戰爭開始的時候，司令！

華多 唔！很好……薩克上校！她跟你是親戚不是？

薩克 不，她是我一個朋友的女兒，從小就在我的家裏長大，跟我最小的一個孩子卡爾路易訂了婚約，要不是這一次殘酷的戰爭，也許早就結婚了。

華多 （驚異地）唔！卡爾路易也是你的孩子？

薩克 是的，司令！

華多 （起立）上校！我爲你這樣有才幹的西班牙父親，表示無限的敬意，你知道，路易是一個極有希望的人才，他對駕駛轟炸機的技术是這兒獨一無二的。

薩克 這孩子年紀還小，做事就憑着一股血氣，恐怕只會加添我的麻煩，不會加添我的榮譽。

華多 你別埋怨你的孩子，薩克上校！你記得過去我們在第一次歐戰的時候，一股狠鬥的勁兒還不是跟魯易一樣嗎！你看，這如箭的光陰去的多快，現在是他們的時候了，上校！我很爲你驕傲，你有這麼幾個忠勇的孩子，給你承先啓後，爲國爭光。

薩克 這是你的誇獎，司令！

華多 來！把我們手裏的咖啡暫時冒充一下威司基酒，慶祝你三個爲祖國爭榮的孩子健康！

薩克 （舉起杯子）謝謝你，司令！

華多 莉娜小姐！你也應該喝一杯，來慶賀你未來丈夫的幸運！

莉娜 謝謝你，司令！（倒茶）

華多 （舉杯）乾！（三人同飲）

（傳令兵上）

兵 華多司令！你的電話。（華多隨之下）

薩克 莉娜！魯易什麼時候走的？

莉娜 司令來的時候就走了。

薩克 這個孩子，始終不肯聽我的命令……

無線電員 （突然驚異地急呼）X. C. O. Y, Y. C. O. Y, 上校！這兒有回電了……X. C. O.

Y.

薩克 快快！（奔近台旁）快問，是那兒？

無線電員 是的，這兒是防空司令總部……第十一區隊，是的……什麼？水閘已經炸坍

了？是一架黃色的飛機好好！你是羅加偌將軍……誰？

薩克 誰誰在講話？

無線電員 什麼……你是參謀長……是的，是的……（聽了一回，壯嚴地站起）薩克

上校！這兒帶來一個非常不幸的消息……

莉娜 你快點兒說呀！

無線電員 上校的二位公子，在昨天晚上壯烈殉國，軍士立刻把屍體找到了，葬在盆地

的右方，現在河口已經給一架黃色的飛機炸掉，水流奔潰，正對敵軍的炮台沖刷，第十

一區隊乘勢推進，已經占領到河套的下遊，準備和正面的敵軍決一死戰。

薩克 （由極度打擊而徐趨軟弱）謝謝你！（行至辦公桌前檢視文件，見有撕去左頁

的出動證，急提起電話）接飛行庫，有緊急的命令……噲，你是魯白上校，方纔有飛機出動沒有什麼，魯易上去了多少時候？誰是我的簽字……（攔下）

無線電員 上校！要不要把電波移轉，發令叫魯易趕快回來？

（薩克點頭同意，疲倦地跌入椅中）

無線電員 X. C. O. Y, X. C. O. Y, 魯易少尉注意，上校有令，請你趕快返回基地，X. C. O. Y

……（照上文重唸一遍）

（半嚮，薩克徐自椅中站起，走近壁爐，向羅加偌照片默視久之，室中異常沉默，惟有莉娜低聲啜泣聲，薩克徐將其妻照下之白燭移至羅加偌照下）

（屋頂上突有飛機低颯聲音）

莉娜 上校！請你安憩一會兒罷，你的臉色非常難看……

薩克 不要緊，莉娜！請你再倒一杯咖啡給我。（行至辦公桌前檢視手槍）

（莉娜方抖手倒水時，魯易突自外門忽遽奔上，風塵滿面，形態興奮）

魯易 （走近薩克）爸爸！

薩克 （呆立不動）……

魯易 爸爸！

薩克 （頹唐地）把帽子拿掉，魯易！你的手槍也放在台上。

魯易 是的（取去帽子，手槍）

薩克 （壯嚴地）卡爾魯易少尉，你犯了軍法。

魯易 （立正）是的，上校！

薩克 國家的法律只有一條，魯易！

魯易 是的，上校！我沒有請放寬恕，我樂意死！

薩克 一切的結果你都想到！

魯易 是的，上校！

薩克 你沒有忘記有一個年老的爸爸，在二十年前替祖國掙了好多的光榮，現在給你

全部破壞了。

魯易 我一刻沒有忘記，上校！

薩克 （用筆簽了幾個字）你沒有其他的話罷？

魯易 沒有。

薩克 你並不後悔這一次犯法的事情？

魯易 是的，上校！我決不後悔……我沒有後悔的理由，上校！我想到方纔飛機上升的時候，在底格斯河邊看到自己的軍隊，他們給我揮手，大聲地歡呼，那一刻雄壯的場面，給我留下了永久不能磨滅的印象，我不顧危險，把飛機直向下衝，描準閘住河口的水壩，把所有的炸彈丟下……（無限回味地）在第二次打轉的時候，水壩早給炸掉了，擋住在上流的河水，像山崩地裂地倒了下來，感謝上帝！看到專事破壞和平的魔手毀滅，是我生平所得到的最大快事，上校！我相信，二個哥哥和十一區隊全部得救了。

薩克 得救？魯易！這一刻接到前線的報告，十一區隊損傷不少，你的二個哥哥也在昨天晚上，壯烈戰死，全隊恐怕不會再走回祖國，看到明天的太陽了。

魯易 （強烈反應）上校！你沒有騙我。

薩克 （平淡地）拿我的人格保證。

魯易 （慘痛地）哥哥！哥哥（兩手掩面）

薩克 魯易！你很驕傲，幹了一次壯烈的事情。可是國家的法律不能寬恕你，請你原諒。

（大聲呼外門衛兵）衛兵！

門衛 是（進來立正）

薩克 帶他出去，這是手槍。

魯易 好！上校！可是……（爆發地）我不能死，我不能！（掙扎）我決不怕死，可是這報應太慘了，我得報復，我要以牙還牙，以毒攻毒，我不能輕易地放棄死，我不能耗費祖國的一顆子彈，上校！答應我……

薩克 （平淡地向衛兵）帶他出去，儘呆在這兒幹嗎？

莉娜 （突然無可忍受地撲了上去，抱住魯易）不！不能！你不能死！（痛哭）上校，我求你，你可別忘了他是你最後的一個了。

（薩克抖動地跌落在椅上）

（大隊飛機聲自幕後起，自遠漸近，室中突呈緊張）

無線電員 X. C. O. Y, X. C. O. Y, 不錯，這兒是防空總部，你是那兒？第三防空監視哨，什麼

有多少敵機？是（擱下耳樑，迅速起立）上校！高空發現敵機，機數一十五架，已經衝破前哨防地，正對這兒前進！

薩克 （面色灰白）發令叫高射炮隊迎擊，他們已經發現這個地方了，快！把電燈關掉，

窗簾拉上！（莉娜關去電燈，拉上窗簾）

無線電員 （撥動發報機）X. C. O. Y, X. C. O. Y, 對空炮隊注意，迅速迎擊敵機，對空全力發射……（重複一遍）

薩克 （陰沉地）魯易你自己看這一次冒險的結果！

（魯易恐懼地側耳細聽，外面轟炸聲及機槍聲並起）

（司令華多上）

華多 （陰沉地）薩克上校！聽說這兒有一個飛機飛了上去！

薩克 是的，司令！

華多 誰的命令？誰發的命令？我不是再三地警告過你，這兒不能夠有一個飛機上去？

薩克 是我的命令，司令！（全場一震）

華多 （發呆半響，徐將右手放置薩克肩上）很壞！上校！

（幕後飛機羣至，機槍與彈聲並起）

華多 上校！祖國不能因為你私人的關係，就把牠的前程送掉，這件事情你太慚愧了。

薩克 是的，司令！

魯易 上校！你不用隱瞞，這……

薩克（斬釘斷鐵地）魯易！

華多 爲尊重祖國的尊嚴起見，請你把最高的勳章拿下，上校！

薩克（下意識地撫住右角袋口）這……請你原諒，我不能答應！

華多 拿下，上校！

薩克（緩慢、平穩地）司令，這也許是我對你的最後一個請求，請你答應我……：你知
道，在歐戰中間，我收到這最高勳章的時候，就由我妻子親手扣上，爲紀念她的勞瘁而
死，這匆忙的二十多年來，就忘了把牠拿下，現在這個鐵的扣針，早把這勳章和制服銹
住了，拿下牠像掀開我的舊創一樣……：

華多（沉默半響）上校！請你原諒，我不能答應你的請求。

（薩克黯然無語，將勳章用力拉下，置華多手中）

（華多默視半響，突轉身自內門下）

（魯易可憐地望着父親，突然無可忍耐地衝上去抱住他）

魯易 爸爸！

薩克 (突變慈祥地) 孩子!

魯易 (放手) 爸爸! 我現在知道把事情做錯了。

薩克 (神不守舍地) 你哥哥死得很光榮, 魯易! 你必須想法彌補纔好!

魯易 不! 爸爸! 現在我決定死, 請你把手槍交給我! 只要能我死, 你的罪名就可以洗刷清楚了。

薩克 魯易! 你不要擔心, 現在反正總是我們二個, 你別慌, ……你看這一刻又像在我們家裏一樣, 孩子! 你母親的照下不是每天都點上一枝白蠟嗎? 以後可別忘了, 也算是給你安睡在天國的母親, 一點兒光亮, 一點兒祝福, 從很小的時候, 你是她最鍾愛的一個, ……孩子, 當你母親以過度勞瘁, 在家病死的時候, 她也知道這十多年來安靜的日子給戰爭粉碎了, 她就一直沒有放開我的手, 懇求我當心你們幾個, 慢慢地撫育成長, 來繼續她沒有走完的路, 孩子! 對你們三個的責任, 我可以問心無愧了。

(在薩克一段長的獨白裏, 後台只有飛機找尋目標的聲音繼續嚮着)

莉娜 (痛哭失聲) 爸爸! (外起轟炸聲)

魯易 爸爸! 讓我跟哥哥一起走吧! (過去拿槍)

莉娜（猛然將他抱住）不能，魯易！

薩克 魯易！你安慰她一下！時間就快到了。（這決定犧牲的老人望着他們緊抱的一對，露出無限慈情，但他只留戀地望了一刻，把台上的兩柄手槍放入口袋，把魯易的飛行帽也帶着，又顫動地望一回照片，輕輕出去了）

魯易 莉娜！聽我的話，忘了我……（重複搖她）

莉娜（她早在他懷裏暈去了）……

魯易 莉娜！他吃驚地扶上沙發，在桌上倒一些酒，這時在屋子的附近已被轟炸，壁上時時有東西掉下來，幕後突有飛機上升聲）

（司令華多上）

華多 誰又飛了上去？

魯易（覺悟地喊出）爸爸！（酒杯落地）爸爸！

華多（提起電話）接飛機場……誰？薩克上校！（他頹唐地摔入坐椅，呆坐不動，幕後機槍聲，轉大，衛兵甲上）

衛甲 報告！薩克上校駕機上升，在上空和敵機一十五架，發生遭遇戰爭（下）

(衛兵乙上)

衛乙 報告薩克上校擊下敵機二架，墮地起火！(下，莉娜自椅上醒轉)

(衛兵丙上)

衛丙 報告薩克上校，擊下敵機三架。

(外面聲音嘈雜，士兵高呼萬歲，台上空氣在極度緊張中，幕後機槍更急，衛兵甲伏身趨入)

衛甲 報告薩克上校擊落敵機五架，來襲敵機，全部狼狽潰退！(下)

魯易 (驚極) 莉娜……

(機槍聲較低，飛機聲更低旋起，激戰正高速進行，但似乎在漸漸遠，突然只剩一架飛機急速飛繞聲，和幾聲機槍，終乃墮地，一利便歸沉寂，舞台上大眾恐慌地望着門口，約十秒鐘，外面起徐疾的鐘聲，似乎是一個惡兆，報告誰都想到的無可徵倖的事情終於發生了，鐘聲一下一下的打着，四周寂靜，衛兵乙上，臉色慘淡)

衛兵 報告！(全體同時起立) 薩克上校，乘機起火，墮地陣亡！(在鐘聲裏眾人嚴肅地把帽子脫下，魯易再用手捧面，莉娜把身子背了過去)

華多（走近內壁，面向薩克照相，傷感而緩慢地）薩克上校！你給了我們一個最好的教訓，祖國的山河也將永遠爲你的鮮血燦爛！魯易（他自椅上立起）把你父親的勳章扣上，挺起胸脯來，學做一個榮譽的戰士，你的任務還沒有完了，你得跟着你父親的血跡前進……記着（他拿下自己的勳章）當他的屍身運回這兒的時候，把我的一個給他扣上，算是表示我二十幾年來同袍的盛意……就是爲祖國的緣故，我沒有願諒我朋友，答應他最後的一個要求。（下）

（魯易空虛地抬起頭來，他注視着手中發亮的勳章，徐徐走進裏面去，莉娜跟着他，他走得很慢，淚水流滿雙頰，把羅加偌照下的燭火攜起來，再放到他父親照下去，外面奏軍樂，門衛托槍致敬，舞台徐黑，當四個兵士把一個西衛牙國旗掩着的抬牀抬上舞台的時候，幕已經垂下來了。）

——幕——

晚禱 (訂正篇)

本事：

傍晚時候，一個波蘭的特工首領被帶進民政廳長的別墅裏，爲是廳長的太太跟他有點舊誼，想在被德軍執行槍決前跟他見一面。

狡猾的波奸廳長大人——沙登爵士，他明知這個厲害的罪犯就是他妻子從前的丈夫，他一面裝着極力成全他們的樣子，一面把別墅的四週小心戒備着。

但是，國賊微小的恩德阻不住壯士從容就義的決心，在德軍統帥一點小小的疏忽下，廳長太太換掉了凱萊手中的酒杯，自己把毒藥仰下了。

凱萊重獲脫逃的機會，他要求這位久經離別的妻子，答應跟他一同走，他倆追憶着當年夢幻似的日子：「丁香花下，小白狗在前廳頑皮地叫喚，廊下掛着千嬌百媚的知更……」這一切都給敵人撕碎了，她抱着她可憐的丈夫，答應他有一天再會重聚的。

她安靜地在凱萊的背後睡下了，那麼自然幽美的安息，有人在爲她祈禱，恍惚自由和平的鐘聲跟着前來。

時：

一九三一年德軍進占波蘭首都華沙城，波蘭遷都他處，以流亡政府之名義繼續奮鬥，一年後，民軍數擾城區，德軍寢不安夕。

地：

華沙城區，新任民政廳長沙登爵士的別墅內。

人：

湯姆士·沙登爵士（五十餘歲，肥厚，圓滑，險詐的陰謀家。）

黛妮（二十餘歲，沙登新婚妻，沉鬱，美麗）

賴伐爾上將（德將統帥，五十餘歲）

凱萊（二十八、九歲，囚犯）

蘇菲亞（四十餘歲，管家婦）

軍士二人

景：

別墅的起居室，正中鑲着四扇玻璃長窗，配着淡黃的窗簾，左右是兩個門，通到內室和外廳，室內的裝置、鏤刻，都很新奇、精緻，右角安置天鵝絨的長榻，榻旁爲陳列着葡萄酒、瑪地拉酒的小桌，左角有玻璃的三角櫥，櫥中滿列銀器、玻璃器皿和書籍等件，櫥上有一瓶紫羅蘭花，近窗有壁爐及沙發二個。

幕：

那晚上沒有燈亮，夜幕已將靠街的窗子染成深藍色，室內很暗，像鍍上一層憂鬱，一層靜穆。

黛妮穿着深黑的晚禮服，面對着窗，石像似地靜靜站着，垂着頭，用左手掩着臉面，她整個的心靈像沉浸在一種無可名狀的痛苦裏。

遙遠有一支號角傳來，那聲音是遲緩的、低咽的，戰抖和帶着哀悼。

這情景持續二分鐘，外廳門啓，沙登爵士押着凱萊上場，後面跟二個衛士，上場後就把電燈開亮了。

凱萊——這待決的囚犯，形容憔悴瘦削，雙手拷在鐵械裏，他臉色很鎮定堅決，一點

表情也沒有。

沙登（走到這一邊）黛妮！賴伐爾上將答應了你的請求，在槍斃以前把你的表兄給帶來了，他允許你們有一刻鐘的談話。

黛妮（她照舊站着，沒有回過身來）謝謝你！

沙登（取掉凱萊手上的鐵銬）朋友！這裏你很自由，你可以抽煙，可以談話，在外面槍決的一百多個囚犯裏頭，你是最幸福的一個了。

凱萊 謝謝你！

沙登 在你們談話的時候，咱們幾個就恭候在門外的客廳裏頭，好讓你們表哥兒倆談會兒心。（向她看看）黛妮！你不轉過身來瞧瞧你的兄弟嗎？離開得這樣久，好容易見了一面可又是最後的一次了。（有意義地）不過我有點兒奇怪，你就從來沒有跟我提過這一門親戚。

黛妮 這你管不着。

沙登 黛妮！聽說三年以前政府的軍隊撤離這兒的時候，你的丈夫也跟着走開，他是一個極負盛名的愛國份子，英明幹練，神出鬼沒，實在給我們盟國的軍隊添了不少的麻

煩，又聽說你跟他的感情素來很好，暗底下你們常有信函來往……黛妮！你有這回事沒有？

黛妮 你是存心來打擾我們的談話，這樣來來回回地問我？

沙登 對不起，我沒有這樣的存心。（走到這一邊來）就是我見過你丈夫的照片，覺到和你的表兄有點兒像罷了，（對凱萊）朋友！有要緊的話兒趕早談談，不要讓時間空費了。（望着他們倆，笑笑）我想不用再介紹你的表妹，你們倆素來很接近，很熟悉……（走近凱萊）要介紹的倒是我自己，對着這樣愛國愛民的親戚，能夠幸獲一面，真是感到幸福，敝人是新任的民政廳廳長，湯姆士·沙登爵士。（兩人相對鞠躬）也許在你們愛國的壯士看來，那是出賣祖國，罪大極惡！（怪鼻似的笑聲）

凱萊 （平穩地）久仰得很，湯姆士·沙登爵士！

沙登 我相信你一定會知道我跟你表妹的關係，我們是今年五月裏頭結婚的，生活非常圓滿。（鞠躬）就是她昨天接到你從監獄裏寫給她的信，她就哭了半天，求了我半天，她請求我在槍斃你們亂黨以前，一定得帶你上來一次……朋友，爲了這一次尊貴的會見，我希望你能瞭解我成全你們的苦心，不要發生什麼意外的事情。

凱萊 悉聽尊命，湯姆士·沙登爵士！

沙登 還有，你在這兒談話的時候很安全，在這間屋子的裏裏外外，都有盟國的軍隊防守，我相信你不會想到逃走的念頭罷。

凱萊 請你放心，爵士！

沙登 你是頂天立地，說一無二的好漢，什麼事都信得了，可是對你表妹真有點兒寒心，過去抓到好多背叛的亂黨，都給她想法放走，這一次可不能再提防一步……（掏出手錶）我想不該打擾你們的談話了，回頭見！

凱萊 回頭見！

（沙登與二衛士下場）

（凱萊迅速奔至門畔，向門縫窺視，並奔至長窗前向外展望，其矯捷、緊張之動作，適與沙登啓門外出前冷靜之舉止成一強烈對照）

（黛妮遲緩的回過身來，她的神經陷在一種低能的憂鬱裏，望着他狼狽的樣子，熱淚在頰上流了下來）

黛妮 （淒楚地）你幾時回來的？

凱萊（燃上捲煙）半個多月以前……黛妮！昨天的信你送了沒有？

黛妮 送了，是今天早上七點半鐘，他們接到你的來信，就立刻逃開，沒有給德國的軍隊抓住。

凱萊（安閑地跌坐沙發上）謝謝你！

黛妮 凱萊！你爲什麼不早點兒告訴我，讓我知道你又偷偷地回來了，給他們抓住，判了死刑，你爲什麼不告訴我？

凱萊 我沒有機會告訴你，昨天我纔賣通了一個看門的老兵，先把這一個重要的消息帶给了你，黛妮！在這兒過得好罷？

黛妮（痛苦地）凱萊！我不能忍受下去了，我要跟你一塊兒死！（投進凱萊懷中，像久離慈懷的嬰兒似的哭了）我受不了，我受不了，你給我找的好差使，你太殘忍了，你給我在精神和肉體上找了雙重的折磨，我要死，我願意跟你一塊兒死，我要告訴他們，我是你派來的間諜，我不想再活下去了。

凱萊 黛妮！你堅強一點兒，這是什麼地方，還做着這些沒有意義的事情？

黛妮 我不能沒有你，我愛你，我不能讓你一個人去死！

凱萊（痛苦地將黛妮推開，背過身去）黛妮！那一個時候已經過去了。

黛妮（跌坐地上，歇斯底里地）凱萊！你不能騙我，你在派我到這兒來的時候，你曾保證我有一天我們會回到快樂的生活裏去，我冒着危險，不顧羞恥地嫁給這一個暴徒，就爲了尊重你的許諾，幾年來我挨了多少的苦，多少的凌辱，可是你今天也得明白你的許諾只是一句謊話，你拿什麼回答我？凱萊早說我就不該來的。

凱萊（扶黛妮坐於沙發上）你安靜一點兒，黛妮！

黛妮 我恨你，我恨你，你就沒有爲我想一下。（痛哭失聲）

凱萊 不要哭，黛妮！我明白你受的委曲……可是你得原諒我，當初派你到這兒來的時候，我們全體的同志都寄着極大的希望，沙發是一個好色的魔鬼，要是我們能夠利用他的弱點，在他的家裏安排一個心腹的間諜，對我們工作的進行就有不少的便利……黛妮！我得感謝你，這三年來你做了不少的事情，給了我們不少的幫助，我應該撇開私人的感情，用國家的名義來感謝你！

黛妮 我不要你的感謝，我只要跟你一塊兒死！

凱萊 胡說！你忘了你是有着極大的使命的，我是一個平凡的間諜，死了一個再來一個，

跟着有不少的人會踐踏我的血跡前進，你就是孤零零一個，沙登很喜歡你，要是犧牲了你，我們就沒有方法再找一個適當的人才來代替你的位子了。

黛妮 可是你爲什麼不爲我想，爲你鍾愛的妻子想一下，過去我就秉着你給我的希望，至少有一個希望纔讓我苦挨下去，可是從今天起這一切都完了，我的痛苦也受夠了，凱萊！我失掉了生活的勇氣，我要死……

凱萊（沉着地）爲了更多的人更多的痛苦，你還是得忍受下去。（疲弱地）黛妮！我們過去的時候已經過去了，誰叫我們生長在這一時代？（悄悄坐在黛妮對面）黛妮！你靜靜地聽我說，你看這一刻不是又跟從前一樣嗎？只有你聽着我的說話，只有你坐在我的身邊……你可記得有一次，那是一個冷天，外面下着雪，雪把我們屋子蓋得像銀山一樣，你裹着很厚的毛氈，噙着幾個朋友寫給你的信，我是坐在你的對面的。我望着你愉快的笑容，知道你心裏有說不完的快乐，我不敢打擾你讀信，就一個人躺着冥想……你忘了沒有？

黛妮（夢幻似的抬頭）是的，凱萊！我恍惚回到過去快樂的時候了，我恍惚在我的臥室裏頭，那一天，是五月的氣候，園子裏盛開的丁香，陣陣的香味……我恍惚聽到我們

那一頭小白狗在前廳叫着……凱萊！你聽見沒有？

凱萊 是的，黛妮！咱們還養了一頭知更，天天得給牠換水……

黛妮 那一天，那一天，凱萊！你進來告訴我你的袖口破了，我給你找了一個針線兒縫上，你忘了沒有？你的袖口破了？

凱萊 （下意識地舉起手來）是的，黛妮！你高興再給我縫一下罷！

黛妮 我的線盒……線盒，我是擱在第三個抽屜裏面的，凱萊！你等一下。（過去打開第三抽屜，空無所獲，廢然站起）

凱萊 黛妮！不要再離開我，你坐在我的面前，讓我們談談多好！

黛妮 是的，凱萊！（過去伏於凱萊膝蓋上）

凱萊 （雙手撫其髮髮，傷感地）這一刻，只要這一刻就夠了，黛妮！讓牠繼續到永遠罷。

（音樂起，台上沉寂）

（外廳門啓，沙登與賴伐爾上將及二衛士全上，上將身軀魁梧，全副戎裝，他的眼睛很小，看人的時候陰森有光）

沙登 怎麼樣，會心的話兒說完了沒有？

凱萊 謝謝你，正等着你們帶走。

沙登（指黛妮）上將，這一位就是我的太太（黛妮拭淚起立）

賴 很好！我能夠握一次你的手嗎？多謝你（握手）沙登太太（他轉過另一面來）請原諒我的冒昧，我有一個很不幸的消息帶給你！

黛妮 我聽着，上將！

賴 方纔我們接到羅地爾街監視哨防的報告，說是今天早上七點半鐘，有一個尊貴的太太走進一間低矮的屋子裏去，沒有五分鐘又離開了，帶走很多形蹟可疑的人，這間屋子昨天就有人報告，說有不少圖謀不軌的亂黨，準備暴動，可是到七點三刻軍隊把這間屋子包圍搜索的時候，連鬼也沒有抓到一個，那顯然是這一位太太通風報信，讓我們撲了空。

黛妮 不錯，這一個太太就是我。

賴（想不到她的回答這樣爽快）嗯！你真了得！（沉下臉來）你可知道私通敵黨，罪該槍斃！

黛妮 這種工作我做得很久，你也知道得很久，我每做一次你就叫人恐嚇我一次，你的

話我聽得起膩了，我不是早告訴你，我等着死，我決不怕死，就怕你沒有胆量。

賴 沙登爵士！

沙登 上將！（兩人相互換一眼色）

賴 （平下氣來）沙登太太（溫和地）軍部想再給你一次自新的機會，來解脫這一次不幸的罪惡，就是對面這一位忠心耿耿的凱萊先生，我們執刑的方法有點兒變更，（望着他倆）沙登爵士，請你唸一下軍部的判決書給他們兩位聽聽。

沙登 （展開手中硬紙，陰沉地讀着）「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八日，國民政府對亂黨的首腦路易士·凱萊，判處服毒死刑，執行者為湯姆士·沙登太太」

黛妮 （衰弱地）這是誰做的主張，可曾徵得我的同意？

賴 沙登太太！請你不要反對，這是一個很有趣味的試驗，經過非常簡單，這裏有一杯藥酒，要你親手給他喝下，你的責任就告完了。

黛妮 （沉思地）一杯藥酒，要我給他喝下……

沙登 黛妮！希望你聰明一點兒，這是你最後的機會了。

黛妮 （恍有所思）由我親手倒給他喝下。那……

賴 沙登太太！請你快點兒決定，因為我立刻得上羅林大街去，把另外幾個搗亂的份子抓來，我的意思就是說不能在這兒久等了。

凱萊 黛妮！答應他們，我用國家的命令命令你！

黛妮 （她嚶語着，像有一陣興奮）一杯藥酒，一杯藥酒，沙登！你能夠答應我陪着他喝完一杯嗎？

沙登 行！只要你答應，事情就完全二樣了。

（沙登拔去小桌上瑪地拉酒瓶的塞子，把一個玻璃杯注滿了。賴伐爾在袋裏摸出一個紅色的小瓶，用長針把藥粉挑在杯子裏，再徐徐攪和。黛妮像領受聖水的貞女，她徐徐走近去。）

賴 伸過你的右手來，沙登太太！（他把有毒的一杯給她）當心！連杯子的緣口都不要碰了，沙登！你給太太倒一杯，倒得滿滿地。（自作聰明）我懂得太太們的脾氣，捨不下要好的親戚，連喝酒都得陪着，你們碰一下杯子罷哈！——（怪梟似的笑聲）

（黛妮提着兩杯酒，身子背着他們，向凱萊走去）

黛妮 （一種無可名狀的衰頹，她望得很遠）凱萊！喝下罷！也許幾年以後，你的名字會

刻在英雄的墓上，跟日月爭光，我陪着你，喝下去罷。

（這時她站立的地方是微微側向台外的，她用一個極迅速的手法把兩個杯子互調了一下，只讓觀眾看到，台上的人全都瞞過了。現在，他把無毒的一杯授給了凱萊）

凱萊（冷靜地）謝謝你（一飲而盡）

賴（逼上一步）太太你的一杯！

（黛妮輕輕舉起杯來，一飲而盡）

賴（放心）完了。（看錶）沙登！咱們就走，打這兒趕到羅林大街，最少還有二十分鐘的跑步，不要再撲了空！（三人全下）

沙登 凱萊先生！你現在又恢復了你的自由，在這兒可以談天，可以玩笑，誰都不會來管你了，咱們回頭再見！（下）

（等外廳門闔上以後，黛妮迅速奔近凱萊，拉他起來，用力把他搖着）

黛妮 凱萊！凱萊！你醒醒，你沒有喝到藥酒……

凱萊（恐怖地）黛妮！你……

黛妮（緊接）我也沒有，誰都沒有喝到，這是他們自己弄錯了，凱萊！他們不是要抓羅

林大街的亂黨嗎？你趕快從簡道趕了上去，你不能快一點兒嗎？別這樣望着我……快！
凱萊（激烈的感動，他用力抱住了她）黛妮（他聲音有點嗚咽了）我該怎樣的感謝
你纔好……

黛妮（推開他）凱萊！你快走，不要讓他們先到了，別留戀我，快走！

凱萊（鎮定下來）黛妮！你去整理行裝，回頭就跟我走，你答應不黛妮？

黛妮（她臉上現出欣喜的光采，她忘記了她已經完了）答應你，凱萊！答應你，一千個

答應！（凱萊向窗口奔去，打開窗子）

黛妮（突然叫住他）凱萊！（他站定了）凱萊（這次是她奔了上去，投進他懷裏，緊緊抱住）凱萊！我在這兒等你，今天晚上，月亮上升的時候……

（凱萊推開她，奔上幾步就跳出窗口不見了，屋子裏剩下她一個人，向前撞了一步，手按着前額，他的眼睛已看不到什麼東西了。她摸到了窗簾，她在他背後叫他，聲音是這樣輕，這樣寂寞，她的手足已開始麻木了）

黛妮 凱萊！凱萊！凱萊……

（管家婦蘇菲亞上場，穿着白色的廚衣廚帽，她沒有知道這回事，所以樣子很平靜隨

便)

蘇 太太！晚飯已經收拾好，要不要把禮服換了？

黛妮 蘇菲亞！你看了鐘沒有？

蘇 快七點了，太太！

黛妮 快七點了……我心裏煩得很，你代我祈禱一次罷！我是說，要聽你昨天祈禱的一段，你把燈關掉了，把燭火點上……（她喘氣很利害，身子也徐徐搖幌起來）

蘇 是的，太太！（她照她吩咐做了，現在她跪倒在白燭前面，輕輕的唸着下面的禱詞）
惟願我的禱告，達到主的面前，我舉手祈求，願主當作晚祭，她帶着一身罪惡，在叩主天堂，主呀！你把天門打開，赦免她一切的罪惡罷！爲了她沒有罪孽，她的心靈滿是創傷，她要求你的慰籍，你的憐憫……阿們！

（她愈唸愈輕，黛妮在窗前倒下來，她的眼睛還是向外望的，月亮在窗外升起，慈祥地照着她）

（幕下來了，一切都平靜，假使有一點夜禱的歌聲，有一點夜禱的鐘響，也許更增加一點力量罷）

佳偶天成（訂正篇）

本事：

上海××潔齒醫院的女護士陳宗瑛、李玲初小姐，和男護士王汝南情誼和睦，形全手足，約好有福全享，有難全當，誰有不能解決的問題的時候，其他二個就傾力援助，義不容辭。

問題來了，陳小姐在外面認識了一個大學生，家裏有錢，風度翩翩，陳小姐爲維持自己的尊嚴起見，慌說自己是一個富翁的獨生女，在上海一個人租了一間公寓住着，於是，那個大學生一定要上她家裏來玩，她心裏一毛，就把地址約在潔齒醫院裏來了。

約會的時間是當天晚上八點鐘，陳小姐慌得在房裏直哭。

三個皮匠湊成諸葛亮，趕忙把醫院中待診室裝飾了一下，李小姐臨時充了書記，王先生暫時充了僕人，一心一意的等着這位貴客光臨。

一掛聖誕節的前夜，象一個美麗的故事所說的，誠心爲陳小姐玉成好事，於是，門鈴響了。

但進來的是不是帶給他們幸福的聖誕老人，那只能讓觀眾自己去辨別了。

人物：

陳宗瑛（女，二十三歲，護士裝）

李玲初（女，二十一歲，護士裝）

王如南（男，二十三歲）

胡老先生（男，六十歲，中裝）

胡寶童（男，二十二歲，西裝）

時間：

聖誕節前夕，晚八時。

地點：

潔齒醫院中應診室。潔齒用椅一座，沙發，茶几等，一門通內室，一門通外室。幕啓時，玲初坐於沙發上編結絨線，如南鬼鬼祟祟上。

南 噓，你還沒有回去？

玲 回去，今兒個是有家回不得，你瞧我手裏的東西，答應人家好多時候了，到今天還沒

給趕好，明天是聖誕節，人家要出去看朋友，他跟我說準了，今天非給他趕好不回去。南說的是，等是有家回不得，咱們二個真是同病相憐；白天給人洗牙齒，裝牙齒，看牙齒，補牙齒，嚷着痛的進來，笑楞着出去，白忙了一整天，晚上該是咱們的時候了，明天又是聖誕節，誰不想出去高高興興地樂一下？可不是，那個倒霉的主任又說話了：「王如南！你今天不能走，看守院子。」我的爹！這是他給我起的好主意兒，看守院子。

玲 這是你做事熱心的好處，誰叫你不幹正經，整天打嘴現眼兒的胡鬧呀！

南 天知道，天曉得，就沒有人瞧得起我。（坐在沙發上，寧靜片刻）

南 喂！我想起一樁心事來了。

玲 你有心事？

南 不錯，讓我來告訴你。（走近，輕聲地）你知道陳宗瑛那位好寶貝兒嗎？

玲 宗瑛姊？你提她幹嗎？

南 噓！輕一點！她也沒回去，正躺在裏邊兒床上哭呢！

玲 哭？她爲什麼哭？

南 說的是，她爲什麼哭，她哭什麼。（走二步）這個道理只有我知道！聽我問你，這幾天你

是不是覺到她有點兒變？譬如說她從前吃兩碗飯，現在吃幾碗？

玲 她今天就沒有吃飯。

南 這是一變，再說她從前做事是最勤快的一個，現在就是沒精打采的提不起精神。

玲 不錯。

南 這是二變，她從前做人挺規矩，一天忙到晚，等閒也不肯休息一下，現在忙是忙，空是空，空的時候兒就拚命看小說，看電影，看話劇，看京戲，好像他想趕成一個電影文藝的專家，不想在這兒做事了。

玲 不錯，可是您怎麼會知道的？

南 他變的事情挺多，咱們只提現成的事情！這該說是昨天吧，昨天我纔有了一個機會，把他的心事給打聽出來了。

玲 到底是什麼事情，你痛快一點說罷。

南 沒什麼大不了的，她有了一個男朋友。

玲 男朋友？

南 昨天晚上六點鐘罷！我躲在那個漆黑的貨房間裏配藥，剛把藥方配好，忽然瞧見她

一個人偷偷地進來，一眼看見這個房間裏沒有人，就蹦蹦跳跳地叫起來，滿嘴說着洋話，我仔細個一聽，可了不得，她對着一張男人的相片兒直發瘋，什麼我的心肝寶貝兒，我的辣焦湯麵兒，你是又甜又辣，又酸又苦，你是我再生的靈魂，靈魂的再生。

玲 底下呢？

南 底下她就一個轉身碰在我的頭上，瞧見我呆呆的對她望着，嚇了一跳，一交摔在地板上，把那個再生的靈魂給轟走了。

玲 她怎麼樣？

南 她駭昏了，我就忙着安慰她，我裝起個笑臉子說：「嘻嘻！陳小姐！你別怕！咱不跟你講開去得了，那個孫子王八蛋纔給你講開去。」我起了誓就幫她站起來，問她這個男人是誰？打什麼地方認識的？跟她有點兒什麼關係？

玲 她說了沒有？

南 起先她不肯說，是我再三的請求，纔輕輕地告訴我：她說在上個月到她親戚家裏去，她的親戚替她介紹了這個朋友，那個人哪！可真了不起，又漂亮，又和氣，家裏有錢，而且是大學畢業生，真是有緣千里來相會，情人眼裏出西施，那個男的一看見她就非常的

喜歡她，一天寫給她十二封信，一個禮拜就是七十二封，約她出去看戲，吃飯，跳舞，喝茶，又忙着詢問她的家世，她家裏有幾個什麼人？

玲 她說了沒有？

南 她說不了，她家裏只有一個老媽媽，住在人家的亭子間裏，白天她忙着在這兒工作，晚上還得回去幫她母親料理家務呢？

玲 你不能這樣說她，宗瑛姐真是可憐兒的，她平日做人這樣規矩，對我們又這樣好，辛辛苦苦的做了一個月的工錢，還不是帶給她的母親，貼補一點兒家用，如南！你不能這樣地挖苦她。

南 誰說我挖苦她？我是跟她急瘋了，就爲了她平日做人好，對我們不錯，所以纔跟她叫苦呢？你呀！你知道她怎麼對那個朋友說來着，她說她家裏很有錢，父親和母親住在南京，讓她一個人待在上海，租了一間公寓住着。

玲 糟糕！她那兒來的公寓呀！

南 那個男朋友又說了：「你的公寓在什麼地方？過幾天我來專誠拜訪。」

玲 她說了沒有？

南 她心裏一毛，就把這個公寓的地址給說上這兒來了。

玲 這兒？

南 不錯，這個潔齒醫院的待診室。

玲 我想那個男朋友是跟她說着玩兒的，他不會真上這兒來罷。

南 那只有你那麼想，那個傢伙昨天和她約定了，說是今天晚上八點半要上這兒來看她。

玲 （跳起來）今天晚上？

南 不錯，今天晚上。

玲 八點半？

南 八點半。

玲 糟糕！糟糕！現在是八點二十分，差十分鐘他就要上這兒來了。

南 說的是，她急得在裏邊兒直哭，可是哭有什麼用？

玲 我們得想個辦法兒救救她。

南 我有什麼辦法，你瞧我這光棍兒！（宗瑛上，悄立一旁，黯然無言。）

玲 宗瑛姊（走近）方纔如南講的話你都聽見了？（瑛點頭）這樣說，他的話都是真的？

瑛 （責備）如南你真是豈有此理，你自己對我賭咒說……

南 我的陳小姐到了這個時候你還講究這些個，她又不是外人，俗語說的好：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咱們哥兒幾個相量一下，也許會商量出一點什麼來。

玲 （突然大叫）噯！

南 怎麼着？你有了主意了？

玲 好呀！這可給我想出一個辦法來了。

南 快點兒說罷！好小姐還有十分鐘他就來了。

玲 我們把這個屋子趕快裝扮起來，佈置成一間會客室的樣子，不成嗎，我們祇要把這座裝牙的椅子用白布給蒙起來，用屏風隔起來，只要瞧不見就成，這兒沙發茶几，都是現成的，只要搬一下就得了。

南 不錯！看你這個小心眼兒。

玲 還有你待裝點兒派頭，別讓他看輕。如南！你把白色的工裝穿上，暫時冒充一下公寓

裏的茶房，我來做她的女書記，戴上眼鏡，拿着鉛筆，一個勁兒跟着她走。

南 不錯！（三人拚命整理房間，二分鐘就弄妥）

玲 來來來快！你看你的頭髮也得整理一下，（對鏡）再塗上一點粉，好了！好了！這樣很妥當。

璞 我心裏真跳，我怕……

南 別怕，充茶房是我的拿手好戲，你瞧我的。

玲 還有我們的名字也得換一下，你叫包三，我叫安妮。

（有人在外面打門，三個人急得像蜈蚣爬在背脊上）

璞 （大舌頭）不得……了……他……他……他來了，（對玲）你快坐到那邊沙發上去，讓

他一進門兒就瞧見了你，不對！不對！你還得裝個笑兒，好了！手裏還拿一本雜誌，裝做很悠閒的樣子，（璞坐好）行！就是這樣，燈光！燈光！如南！你趕快把燈光打在她的臉上，（南移檯燈）好好！不要太亮了，要柔和一點兒，如南！你準備好沒有？

南 我的天！我這是說好了罷。

（二人走近外門，南啓門，二人沖頭一鞠躬，如南的頭幾乎碰在地板上，玲初交並雙

脚，兩手拿着裙子，行了一個外國禮）

兩人同聲：高貴的光生！請進來！

（進來是一個老渾蛋，滿嘴鬚鬚，玳瑁眼鏡，老粗布袍，紮腳褲子）

（老頭兒在門口怔着，半天半天，還是如南先發現了，把玲初推一下，大家倒抽一口冷氣，過去把宗瑛推一下，宗瑛嚇得跳了起來）

老 嘻嘻！請問，這兒是潔齒醫院嗎？

南 （恨傷了心）不知道。

老 這個……這個……這兒是上海潔齒醫院嗎？

玲 （鼓嘴）不知道。

老 奇怪，不要是我弄錯了，可是你們這兒的門口，却明明掛着潔齒醫院的招牌。

瑛 不錯，老先生，你到這兒來找那一位呀？

老 可不是，倒底給我找到了，小姐，我姓胡，我叫胡大炮，我是住在無錫鄉下的，我家裏頭儘有幾個錢，什麼田地，房屋，股票，首飾都是我的家常便飯，我家裏還養了十五條牛，十五條馬，還有……

南 老先生！你到這兒來數你家當來了，還是找什麼女婿承繼你的家產呀？

老 真是，真是，你看我越老越回去了，我說了我的家產，就忘了是到這兒來看病。

南 不錯，老回去！

老 我是來看牙齒毛病的，我剛打無錫搭了夜車趕到上海，我的牙齒快疼死了，飯也不能吃，茶也不能喝，要這樣再等上幾天，我這個老命就給送在牙齒上了。所以我就不管火車擁擠，拚着老命擠到上海，請你們趕快給治一下，再說，你們別瞧我這個老古董的樣子，我家裏儘有幾個錢，你們只管給我治，別怕我沒有錢……

玲 可是老先生，這兒看病的時間是早上八點鐘到晚上六點鐘，現在已經八點鐘，咱們不看病了。

老 小姐！小姐！請你通融一下，你瞧我老遠打無錫趕來，就爲了這個牙齒疼的毛病，你得可憐可憐我，我今年已經六十歲了。

南 老先生！你一定得看病！

老 一定看，先生！

南 好！咱們這兒門診是五十塊錢，現在時間過去了，你得特別掛號，你聽着，這兒特別掛

號是一千五百塊。

老 (跳起來) 一千五 (向外就走) 開玩笑, 一千五 (走近門口) 喲! 我的毛病又來了, 哎! 疼死我了! 疼死我了! ……行! ……行! 一千五!

南 現在一千八。

老 一千八? 先生! 你說話得當點心兒, 你方纔說是一千五。

南 老先生! 你聽見過這句俗話罷? 所謂「時者金也」! 咱們這兒時間重要, 過一秒鐘就要三百塊。

老 胡說! 八道! 一千八! 我從來沒有聽見過這個價錢, 你是存心敲我的竹槓! (走近門口)

哎! ……哎! (大叫) 哎! (回來)

南 二千四!

老 二千四! (再走復疼) 哎! 我的媽! 這不是要了我的命去了。

瑛 好啦! 你別難爲他了。老先生! 你快坐下, 讓我來給你看罷!

老 真是, 還是你的良心好, 好小姐! 你要是給我看好了, 一準給你二千四。

瑛 誰要你這許多錢, 你只要付清診金就算了。 (去屏風, 白布, 老人坐下)

南 我說老先生！你椅子也不會坐，誰叫你坐上椅子的腳墊上去了。

老 我這兒是三等，三等看病，給你們三等的價錢。

瑛（笑）老先生，這兒沒有三等二等的，你坐上邊兒得了。（扶上）

玲 宗瑛姊，你今天也夠疲倦了，還是讓我來看吧。

瑛（將盤與牙缺交玲）好的，謝謝你！

老 還有，你們給我看病的時候，當心我的下巴，我這個下巴有點兒毛病，碰一下就要落掉的。（玲上前打開嘴巴，爲治牙病）

老 哎！疼死我了，哎！謀財害命呀！（下巴落掉，老人張口結舌，南急爲裝上）

南（嘆口氣）倒霉這是福無雙至，禍不單行，玲初讓我來給他看。（南接手醫治）

老（突怕癢地大笑）嘻嘻……哈哈……嘻嘻哈哈……（下巴又掉，南急裝上）

瑛（嘆氣）算了，還是留給我罷。（瑛接手）

老 奇怪！嘻嘻哈哈，不疼了，不疼了！老天爺！你是神仙國手，你怎麼來的？（瑛爲取水漱口，

老人起立整衣）

老 真是，你這位小姐多大年紀了？你看人又漂亮，本領又好，將來誰娶上了你，真是好福

氣。(外門響，三個人急得團團團轉)

南 老先生！你的牙齒看好了？

老 好了，好了，不用你再跟我麻煩。

南 這樣說是我們給你看好的？

老 不錯。

南 現在我們也不要你的診費了，只想請求你做一件好事，你肯不肯？

老 肯！肯！就是一百件我也答應。

玲 那再好沒有，現在就請你躲在這一個屏風後面，坐在這個椅子上頭，無論什麼人進來，無論講什麼話兒，你不許有一個動作，不許有一個聲響，你辦得了嗎？

老 辦得了，辦得了，就叫我坐上一萬年，我決不響一聲。

南 老先生！這不是玩兒來着，你要是響一下就什麼都完了。

老 行！行！再說，要是你們不放心，可以把我的手給綁起來，把我的嘴給蒙起來，這一下可保險了罷？

南 對！(取口套蒙口，繩子紮手，兩脚未綁，再以屏風遮上)

玲 好了！老先生，你的頭還要低一點兒，好好這樣一點也看不出來了！

（門大響，二人開門）

二人合 請進來，高貴的先生（胡寶童攜鮮花，大衣上）

寶 （進門即見宗瑛）呢！高貴的宗瑛小姐！我是多大的幸運，又在今天晚上見到你了。

（南急入取茶，玲接大衣）

玲 呀！高貴的先生！方纔我沒有聽見，害你打了半天門，真對不起。

寶 沒關係，沒關係，這位是？

瑛 我還沒有跟你介紹呢，這位是我的女秘書安妮小姐！

寶 呀！幸見，幸見，你好呀！安妮小姐，真是的，我一進門兒就聽見你說：「高貴的先生，請進

來！」我的心就跟着跳了起來，撲通，撲通，這樣有禮貌的詞句，這樣好聽的聲音，只有你

們這樣高貴的小姐纔配得上用這樣聰明的書記，呀！安妮小姐，你的眼睛美極了，讓我

想一想，我用什麼話來描寫你的眼睛，對了，有一次我爬上世界最高的山峯喜馬拉雅

山，我抬頭一看，忽然看見杭州的西湖，滿湖是靜靜的水波，就像你靜靜的眼睛一樣。

玲 先生喜馬拉雅山遠在歐洲，那兒看不見西湖的。

寶 這個，嚶！（向瑛）呀！宗瑛小姐！你今天晚上打扮得真漂亮，華貴大方，大方華貴，你坐的姿勢又這樣好，這樣安詳，呀！你手裏還拿着一本小說，你真用功，在聖誕節的前一個晚上還在用功。

瑛 先生，你真會說話，請坐呀！

寶 呀！你看這間房子的佈置，又大方，又美麗，你看四週的畫圖，壁上的燈光，都配得這樣合式，這沙發舒服極了，又柔軟，又輕飄！（起立）真是「恍若身入神仙境，九天玄女下塵寰。」

瑛 先生，你真會講話。（南取茶上）請你用點兒茶。

寶 呀！這位是？

瑛 這是我家裏打雜的僕人包三先生！

寶 呀！（南嚇了一跳）好一個結實的身體！這是古羅馬的勇士！你瞧他的下巴，多神氣！多挺括！眼睛多有神！多漂亮！（南拚命立正）呀！你瞧他的嘴，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偉大的嘴。（南扭嘴巴）你轉一個身子看看。（南轉身）呀！美極了，美極了，多英俊的身段！宗瑛小姐，你那兒找到這樣好的佣人？

南（扭扭捏捏）謝謝你！好心腸的先生，先生尊姓是？

寶 我姓胡，人家叫我胡寶童，我的名字很多，有時候在雜誌或者報章上發表一點文章的時候，就用巴金或者希特勒的名字……說真的，你們三個就一塊兒住在此地嗎？

瑛 是的，先生！

寶 你不怕寂寞？

瑛 不！我們三個人過得很好，大家很快樂，先生，我很想請問你，你一定要上我家裏來，到底有點兒什麼事情？

寶 宗瑛小姐！我很鄭重地向你聲明，我是跟你求婚來的。

瑛 求婚先生！

寶 對了！宗瑛小姐！用最誠摯的心來向你求婚。

瑛 可是，先生我們只見過二三次……

寶 那不要緊，那不要緊，宗瑛小姐！我記得第一次在你親戚家裏見你，我吃到了你親手煮的飯菜，我就知道你煮得一手的好菜，第二次我請你看電影，你穿的衣服又是你自己剪裁的，我就知道你做的一手好衣裳，第三次我請你吃飯，你又寫信告訴我，事情

太忙，不能分身，我讀了你的信，又知道你寫的一手好字，這樣好，那樣好，所以我只見你二三次，你的好處我全知道了。

瑛 可是，先生！你這樣冒昧，你的家裏不會反對嗎？

寶 我家裏不會！不會！我家裏只有一個爸爸，我的爸爸也只有我一個兒子。

瑛 可是……

寶 可是什麼？你以為要是我爸爸不答應，我們就不能結婚嗎？不會，決不會，告訴你，我爸爸年紀老了，住在無錫鄉下，他又常犯牙齒痛的毛病，所以他把所有的財產都交給我管着，無論是房屋，田地，股票，首飾，都在我的手裏頭，決不要緊。

南 可是，胡先生也！許你的爸爸不同意你結婚，要跟你收回那些個權利，你又怎麼辦呢？

寶 收回？這決不會，他是一個老糊塗，什麼事都不管，就會剝削農民，大斗小量，這個老傢伙，他有什麼權利來管我？

（老頭子氣得在背後嗚哩嗚哩叫）

寶 嗚！這是什麼聲音？

南 嗚！這個，這是……底下的煤氣管走了氣。（趕上打了一拳）

玲 先生，我們總有點兒擔心，要是你的父親不答應你的要求，那不是什麼都完了嗎？你知道，咱們的宗瑛小姐也是書香門第，品格高尚，不肯受人家閒氣的。

寶 安妮小姐，你別着急，我的爸爸是個老不管，窩裏炮，我說什麼他說什麼，我要跟人家結婚，他決不反對。再說他要是反對我的婚事，跟我鬧翻了臉，好！那個時候我纔高興呢，他有好多的證據抓在我手裏，外邊沒有人知道，我都知道，他在無錫鄉下囤着不少的柴、米、糖、酒、香烟、洋火，要是我上官廳去告發他一下，他就夠倒霉的了。

南 他囤貨？這個狼心狗肺的東西！

寶 還有還有，他在無錫討了十八個小老婆，起了十八個公館，這件事也只有我知道。

（老頭子拚命用腳踢屏風）

寶 咦，這是什麼？

玲 啊！這隻死貓，又在發神經病了。（趕入屏風後，將腳也綁上）

寶 這個老傢伙！他那一件事對得起我……聽，你們的貓還在嗚哩嗚哩叫。

南 他大概就要生小貓了，咱們不用管這些個，還是說自己的，我看，最妥當的辦法，還是讓你們爺兒倆分家，大家一半，誰也管不了誰。

寶 你說的不錯，可是我爸爸早跟我約定了，一定要等他百年之後，壽終正寢，纔把產業交給我。

南 你看你爸爸什麼時候會死？

寶 他不會死，他身體挺強壯。

南 你想想，也許他有點兒什麼毛病。

寶 牙齒痛。

南 這不成，你還得想一下，最好是……

玲 你仔細一點兒想。

寶 他……他有點兒耳聾。

南 不成，還是不成，你信不信？你再想一下，也許，也許，他……

寶 他有點兒狐臭。

南 狐臭？我的爹還是不成，最好是……

寶 最好是……最好是……呀！對了，他的眼睛是沙眼兒，吊着瞧！

南 沙眼兒完了！胡先生！咱們這件婚事算是別提了。

寶 對了，他是一個神經病，這個老傢伙！他手裏有這許多錢，還是貪心不死，整天穿着土布袍子，長脚褲管，戴着眼鏡，光着鬍子，一點兒神氣也沒有。

玲 （跳起來）好好好！他準是一個神經病，你的遺產就快到手了。

南 （哭喪着臉）完了，完了，什麼都完了……

玲 奇怪！你又犯上什麼毛病了？

南 咱們算是白費心思，胡先生！你說你的爸爸是什麼樣子？

寶 他……

南 好了，不用你說了，是不是瓜皮帽子，土布袍子，黑漆褂子，灰布鞋子，玳瑁眼鏡，滿腮鬍子的？不是？

寶 是的，不錯，準是他。

（南去屏風，放下老頭子，寶嚇呆）

老 （大叫大跳）氣死我了，氣死我了，兒子說老子壞話你……你有良心沒有？你這個狗東西，你塌盡了我的面子，我還要你這個兒子幹嗎？

寶 （哭出烏拉）爸爸！（老追寶，寶繞椅逃）

老 豈有此理！豈有此理！荒天下之大唐，再說我只有十七個小老婆，你說我十八個，一個是你給我娶來的？

寶 爸爸！我不是說你，我是說我母親的丈夫，是說……

老 說什麼……滾快給我滾！你們兩個也不是好東西，一個坑得我痛死，一個坑得我笑死，虧你們厚皮光臉的，還咒我早點兒死掉，你們，你們有良心沒有？

南 是不是我早就知道完了！

老 走！

（兩人下，瑛哭）

老 奇怪，你爲什麼哭呀？

寶 我是向她求婚來的，給你一鬧，這件婚事就算完了。

老 （大聲）你跟她求婚對她？

寶 是的，爸爸！

老 （氣平）哦！（細視）是她！不錯，她是不錯，（再看）好極了，哈哈……我要是有了這麼一個媳婦兒，下次我牙齒痛的時候，只要請她看一下，不用擠火車到上海來求治

了，真是……（向子）混蛋還不問她吃過晚飯沒有，我請她吃飯去。

南 沒有，沒有，咱們兩個也沒有吃過。

老 去你的！你還叨光晚飯？告訴你，我沒有什麼病，你咒我死不了！

（三人同下）

南 （嘆口氣）好人家走了，咱們兩個是白費心思。（向玲）怎麼樣？我看你的絨線衫也不要打了罷，你看他們是一對兒出去，台底下看戲的人也是一對兒一對兒的坐着，咱們兩個也一對兒走罷。

（二人下）

——幕下——

茶 宴 (新作)

本事：

××大學校長是教育界有名的耆宿，博學多才，循循善誘，以七十多歲的高齡，還孜孜不倦地從事教務，當時滬區猶在淪陷期中，環境特殊，民窮財困，又以年來以物價高漲，生活逼人，學校經濟艱難，勢至破產絕境，在無可奈何的情勢下，纔想到他五十餘年教育生涯中，所一手造成的人才不在少數，就在謁寵似的校舍中，舉行了一次茶語會，邀集在滬留寓學生，來研討募款的辦法。

當天來會學生中，有大通銀行經理王耀林、張有剛二同學，他倆是奉着銀行中董事長祕密的使命，來偵查五個月前捲逃巨款的前任經理林怡中的，怡中亦爲該校畢業生，在校時跟當年名盛一時的校花小姐陳漪芬非常投契，也許可以乘着這次茶敘的機會，能够打聽到什麼線索。通匯機器廠的董事錢浩然，爲念念不忘當年陳小姐的風姿品格，也借着這次茶敘的機會應約而至，可是不幸在耀林的口中，探知陳小姐早已嫁給校中的助教林祖萊了，翻林勸慰他不要失望，他深知陳小姐的婚事只是一種鬱恨的反應，並不是真心愛

着祖萊的，只要他肯化點功夫，憑他現在的聲勢地位，也許可以從祖萊的手中搶回。

王耀林「守株待兔」的方法竟獲如願以償了，那位行蹤飄忽的林怡中先生，果然應時而至，他慌忙僱了一個難得的機會，用電話通知董事長，在怡中跟校長歡敘舊話時，警局的探長率騎叩門，當場把怡中抓住了。

忙亂中，何校長認出了警局的探長也正是他自己的學生李仁源，他無恨感慨地發表了一段議論，那是說：怡中固然犯法潛遁，他當然也有萬不得已的苦衷，這天又慷慨地把捐款全部認足了，他要求李仁源另想辦法，法律不外乎人情，這件事無論怎樣是值得同情和援助的。

李探長拒絕了校長的請求，但帶走的不是正犯林怡中。

聚散匆匆，茶會又應該到結束的時候了，怡中知道漪芬深深愛着他，可是這個自私的人物始終隱瞞着自己的心事——他一開始就喜歡着她，這件事應該有一個圓滿的結束的，但是誰叫他們是一對秉承着數千年輝煌大國的兒女？

怡中走了，他告訴漪芬說人生是二條漂泊的小舟，有時候幸運地聚在一起，有時候又得讓牠輕輕分離了，只要她跟他同走一條路，誰管得分別時有幾分甜蜜，有幾分淒涼？

人物：（出場先後為序）

錢浩然——通匯機器廠董事長，三十二、三歲，西服，微有鬚鬚。

王耀林——大通銀行總經理，三十四歲左右，中服，刁滑，談鋒尖銳。

張有剛——大通銀行副理，三十餘歲，中服，無主張，保守，吝嗇。

方曼倩——張妻，二十六、七歲，衣飾摩登，好勝心極重。

趙素英——王妻，二十五、六歲，較方更虛榮好勝，衣飾華麗。

陳漪芳——××大學助教，風姿韻秀，衣飾素樸，神情略帶怠倦，熟窺人情之職業女

性，二十八歲。

孫祖萊——××大學助教，中服，鼻架眼鏡，忠厚，老成。

何校長——××大學校長，態度風趣幽默，當地老教育家，鼻架眼鏡，談吐極輕鬆，平

穩，年約六十餘歲。

林怡中——前大通銀行經理，二十八、九歲，西服，儀態較瀟灑從容。

李仁源——二十七、八歲，偽警局探長，忠實活躍，警服。

張得標

吳勝

——偽警局巡警，警服，年約三、四十歲。

時間：

民國卅三年冬季下午四時許。

地點：

上海舊一區租界內。

置景：

××大學會客室，右首一門通外，中有沙發、茶几、短椅、花架、書櫥等物。壁上滿掛洋畫，優勝錦標等，几上有電話一具，左面用帳幃分隔內室，幃爲對襯式，便於行人進出。

（啓幕時台上空無一人，內室笑語正喧，茶會方憩，賓客徐自散開，笑聲自內而發，王耀林、張有剛借錢浩然自幃內出口，啣雪茄，姿態優閑，王御中服翠墜半垂袋口，鼻架金絲沿眼鏡，頭上戴緞質小帽，張服飾略同王滿面阿諛，錢較自然，上台後卽跌坐沙發中）

（笑聲方止）浩然兄！今兒個校長的興緻真好，請了這許多學生，滿滿地擠了一廳，要不是人家說幾個笑話兒，我可彀不上氣，悶也給悶壞了。

錢 真是這樣一個小小的廳堂，也得聚上那麼多的人，開什麼茶話會兒，要跟我們從前

的地方一比，可是相去天壤，大不相同，從前的學校有的是高樓大廈，芳草碧茵，好風景，好地方，誰不是神仙那麼高興，飛鳥那麼自然，現在就是租了這幾個小小的屋子，也得支撐一個大學，真是時世多變，誰也不會想到這一天罷。

王 浩然兄！你倒底不脫文人本色，說話就滿口的牢騷勁兒，我記得你在學校裏的時候挺會做詩，全班的學生就數上你的文章最好，少說咱們離開這個學校也有六、七年了，你是老當益壯，雅興非淺，看了這一個湫隘的地方，當然有無限的感慨是不是？

錢 這是你的誇獎，耀林兄！咱們隔離了七年，恍惚做了一場大夢，大家都忙着自己的事情，也沒給通個音訊，今天好不容易借着校友會一個茶敘的機會，又跟大家待在一起，看到幾個熟悉的面孔，要稱呼可忘了名字，大家甜笑眼謎地，就沒給提上滿懷的欣喜，耀林兄！說起感慨二個字兒可不至我一個人罷！再說，咱們這一位教育博士何校長，也比我們離開的時候蒼老不少了。（起立）

王 看你說的多有意思，浩然兄！就以兄弟而論，只是感到滿心的慚愧，要跟你們幾位前進的同學一比，真是望塵莫及，天差地遠了！

錢 耀林兄！你那兒也學會這一套歎虛的調兒？誰不知道你是大通銀行的經理，五豐企

業公司的董事，雄才大略，身兼數職，你這些個話說給誰聽去呀？

王 彼此，彼此，浩然兄！咱們別打哈哈，老朋友，好久沒見面兒，還是談談自個兒的正事要緊，請坐。

錢 謝謝！

王 喔！我忘了給你介紹一位朋友。（指張）這位是張有剛先生，大通銀行的副總經理，我跟他兩個是足不離手，形不離影，打頭兒起一對患難的弟兄！

錢 久仰久仰，有剛先生！

王 （指錢）這一位是通匯機器廠的董事長錢浩然先生，道道地地的美國機械學博士，從前跟我是同班唸書，同桌吃飯，有剛兄他是少年得志，前程無量，你可別輕視了他。好說，好說，錢先生請你多多指教。

錢 豈敢，請坐。

張 謝謝！（三人入坐）

錢 真是，耀林兄！你看咱們分手有多少年了，要不是你在前天晚上給我通了一個電話，我做夢也不會想到咱們在這兒見面，這些年我留在美國，就是爲了這幾個麻煩的

學位，整天辛苦地唸書，去年纔回到上海，靠着祖上傳下的一點薄產，創辦了一個機械工廠，耀林兄！要是單憑兄弟的學識才能，恐怕做一個工人都不夠罷。

王 你別客氣，浩然兄……（有意義地微笑）真是，你提起前天晚上的電話，你可記得在通話的時候，託我打聽過一個人罷？

錢 唔！對了，你有什麼消息沒有？

王 有！有！有！我一腦門子就全是她的事情。

錢 （立起）你知道她？

王 當然知道，浩然兄就是說來話長，所以我沒在電話裏頭答應你。

錢 那麼她在上海？

王 在上海。

錢 她……這一會好？

王 （頑皮地）算是不錯罷。

錢 她在做點兒什麼事情？

王 （有意義的）浩然兄！我希望你不要那麼高興，你知道……她已經出嫁了。

錢（無力地坐下）唔！

王 對不起，浩然兄，我不是存心打擾你的心事，我知道你心裏就還沒有忘記她，可惜你來遲一步。她已經在前年結婚了。

錢 耀林兄！你別跟我開玩笑，我是隨便跟你問起，並沒有存着什麼壞心眼兒。

王 話不是那麼容易罷，浩然兄！我可以提出幾個證據，第一，你已經是三十左右的人了，可是到現在還是沒有對象，沒有結婚，第二，你一回上海就到處打聽她的消息，可惜那時候兒你沒有找上我，第三……

錢 夠了，夠了，你是一等的聰明人物，這一點兒心事也瞞不上你了，耀林兄！人真是一個奇怪的動物，心裏頭愛上了一件東西，就不容易那麼輕易扔掉。（感慨地）七年了，應該算是一個悠長的歲月，可是她的影子始終是那麼清楚地印在我的心裏，一刻都不能忘記，再說那時候她是全校的皇后，書唸得好，人長得美，待人接物，永遠掛着一副動人的笑臉兒，學校裏不少的同學都給她神迷顛倒，我又沒有什麼特殊的優點，能夠博得她的歡心，年輕的人誰沒有一份自尊的心理，我就自己問我自己，爲什麼不敢追求她，爲什麼怕自己失望，那時候兒年輕任事，心裏一鬧別扭，就把這口氣給賭上了，我立

志上外國去混那麼幾年，求點子真實的學問，再回來給她瞧瞧，姓錢的不求則已，求則必中，可是這不是成了一個笑話，等我的根基站定，她已經是名花有主了。

王 浩然兄，古人說得好：「失之毫厘，差以千里。」當初你要是大胆地追她一下，今天可不會使你那麼失望了……不過，浩然兄，我看你倒不必那麼消沉，所謂「有志者事竟成」，你要是願意化點兒功夫，來日方長，正未知鹿死誰手呢！

錢 你是說我還有希望？

王 不錯，你知道她嫁的是那一類人物？

錢 不知道。

王 你知道她在什麼地方？

錢 不知道。

王 你知道她的婚事是不是真心誠意的？

錢 （遲疑地）難道這裏頭……

王 （迎天大笑）哈……浩然兄，你不要把人家看得太高，自己就那麼不值幾個子兒，告訴你，她在這兒，她在這個學校裏教書，她嫁的男人就是跟我們同班畢業的孫祖萊

先生，那個士裏士氣的鄉下佬。

錢（突站起）她在這兒？

王 不錯，這你可夢想不到吧？方纔給我們倒茶拿點心的那一位，你始終不會想到就是過去鼎鼎大名的校花小姐罷。

錢 你是說方纔給我們倒茶的那一位？

王 對！你也許不敢相信吧！她比從前瘦多了，衣裳也沒有從前那麼光鮮，臉蛋兒也沒有從前那麼漂亮，不用說你不認識，就是我們常見面的幾位，要是沒有人給提個醒，誰相信她就是風魔全校的陳漪芳小姐呀！

錢 可是……她怎麼會嫁給這一個好好先生的？

王 這裏頭有一個很傷心的故事，你知道跟我們同班畢業的林怡中罷。

錢 知道，他的父親是前任的國務大臣，手裏頭很有幾個錢………你提的是不是他？

王 不錯，正是這個傢伙，可是偏有你說的那麼動聽，咱們可沒有把他提在心上，你知道他是國務大臣的少爺，可是上五個月捲逃大通銀行幾千百萬現款的，也正是這一位

鼎鼎大名的林怡中先生。

錢 對了，我恍惚也在報紙上看到，過去他是大通銀行的副總經理，辦事精明，眼光深遠，實在給銀行裏頭掙了不少的錢，可是到大通銀行的根基穩固以後，他沒有跟上時代的風潮，什麼投機操縱，押款利息，他連正眼兒也沒給覷一下，整天就忙着什麼農村放款，工業放款，整整的給無產階級幫了不少的忙，結果放出的不能收回，收回的不夠調劑，銀行週轉不靈，興旺一代的大通銀行，就險點兒送在他的手裏，他可撒腿一溜，自個兒隱居不見了。

王 可不是，這一下可把咱們大通銀行的董事長給急壞了。仔細個一算他的虧損，最少要有八千多萬，幸虧咱們的董事長手段高明，人傑地靈，纔把這個絕大的風潮壓平下去，一面就把他的差使開掉，把兄弟我給提升了上去，一面報告警局，四處打聽他的蹤跡，好像伙足足有五個多月誰都知道他沒有離開上海，可是誰也沒有知道他藏在什麼地方！

錢 不過咱們憑良心說一句，世事倥傯，不能以成敗論英雄，天底下能夠有幾個林怡中先生，真肯憑點良心做事，不計成敗，不顧損失，結果以堂堂經理之身，身敗名裂，蹈羅法

網，過着這些個逃亡的日子，再說，要不是他脫離大通，你老哥也不會接手他的位子，平升三級，做了堂堂的經理先生。

王 浩然兄！聽你的意思，好像很坦護林怡中先生，大概錢兄跟他很有關係罷。

錢 沒有沒有，我就是風聞他的爲人，可是他的身材大小，我就整個都忘記了。

王 那麼浩然兄，不是做兄弟的斗胆批評一句，像這種危險的人物，到底不夠咱們效法，再說，這一場風險要是沒有咱們董事長跟有剛兄和兄弟幾個人給拚力抵擋一下，大通銀行早就關門大吉了。

錢 當然當然，誰不知道你是個兜得轉的人物，在上海環境裏就少不了你們幾位機靈的行家，再說耀林兄，咱們可別把話題扯遠了，你是說陳漪芳小姐倒底跟他有點什麼關係呀？

王 你知道過去陳小姐有很多人喜歡她，她可全不中意，心裏頭就喜歡上林怡中一個人。

錢 唔！就是他？

王 結果到了畢業以後，他是落花有意，流水無情，自個兒撒腿一溜，也沒給她留下什麼

意思，天南地北，儘走他的清秋大道，這一下可把咱們堂堂的校花小姐給氣壞了，女人的心眼兒小，可沒有咱們那麼提得開，放得下，心裏一岔，就想男人沒有一個真心誠意的，剛巧咱們這一位土裏土氣的孫祖萊先生，跟她一塊兒在這裏教書，就給她青眼瞧中了，甘心情願的嫁給他，在這個學校裏做助理教授。

錢 這樣說……她是心裏岔氣，纔嫁給這一位好好先生的？

王 說準了。（有意義地）錢先生！所以我說你要是真心的喜歡她，可別愁沒有門路，你知道女人的心理，誰不愛洋房汽車，吃喝隨便，冬天有熱水汀的屋子，夏天就一鼓子勁兒上莫干山避暑去？

錢 耀林兄！真看不出你是一位理財專家，又是一位心理學者，可是我就覺到陳漪芳跟普通的女人不同，要拿這些個引誘她，可不是那麼容易罷。

王 那麼浩然兄，請問爲什麼她比從前瘦了？爲什麼她比從前沒精打彩的？告訴你，生活是一個無底的坑洞，生活會把她磨折下去，給她認清現實，沒有錢可辦不了事，誰管你真情實愛，時光容易催人老，人老珠黃不值錢哪！

錢 （佩服地點頭）那麼，請問你老哥有什麼辦法……耀林兄，你知道姓錢的很夠朋

友，用幾個錢可滿不在乎的。

王（大笑）浩然兄，你想拿錢開門是不是？

錢好說，咱們是自己人，你別把我看得那麼小氣行不行？

王好，那麼一言爲定，咱們三個是軸心同盟，大家把秘密公開一下。

錢你有什么秘密？

王老實告訴你，錢先生！你以爲我們真會那麼閑空，趕火兒來參加這一個倒霉的茶會，誰不知道這是老頭兒的拿手好戲，學校裏短錢鬧窮，就挑上咱們幾個有錢有勢的學生，舉行什麼茶話會兒，喝幾杯清茶，吃幾塊蛋糕，就整千整萬的送給他用去？

錢你的意思是說……

王不錯，自己人索性明說了罷。（低聲）咱們二個是奉着董事長的特殊使命，上這兒來瞧瞧，也許那一位自命不凡的林怡中先生，會借着這一次茶敘的機會，來看看他舊日的情人，好傢伙！這一下就可以乘手把他待住了。

錢唔！你還有這點兒使命？

王對了，錢先生！請你記住，林怡中也是你最大的敵人，咱們先把這一個眼中釘給拔去，

再來應付這一位，獸裏獸氣的鄉下佬，不是反手那麼自然，吹氣那麼容易嗎？

錢 佩服佩服，耀林兄，你真是一個天才！

張 噓！有人來了。

（方曼倩、趙素英由門幃上）

方 素英姊！我好幾次聽你說起，你們學校裏的校花小姐，怎麼漂亮，怎麼迷醉了不少的學生，可是我今天仔細個一看，也覺得平凡得很，沒有什麼了不起呀！

趙 嗨！這是過去的事情，誰想到她會變成這樣酸溜溜的樣子，布旗袍，平底鞋，一付寒蠢的勁兒，傻裏怪氣的直嘔人。

王 你們在批評那一位呀？

趙 喲呀！耀林！你倒快活！一閃眼兒給躲上這兒來了，也不給人家招呼一聲。

王 本來嘛！誰叫你們擠在人堆裏挨悶，這兒清靜得多。（向錢）浩然兄！我給你們介紹，這一位是舍妻趙素英小姐，這一位是有剛兄的太太方曼倩小姐。（向趙、方）這一位是咱們同班畢業的錢浩然先生。

錢 王太太，張太太！（鞠躬）

王 太太！你來，我有話跟你說。（附之耳語）

趙 喔！（微笑）原來就是這一位錢先生，我知道了，我去邀她上這兒來談談。（下）

錢 這……這是什麼意思？

王 你甭管這些個，回頭看我的神機妙算。

方 （微笑）我知道了，方纔素英姊跟我說起……

王 噓！你別多說，回頭請你特別幫忙。

方 好呀！要是事情順利，錢先生一定得請客。

王 當然當然，請客是小事情，我相信錢先生一定會送你一份尊貴的禮物。

（趙偕陳漪芳上）

趙 我不給你介紹，這幾位你都認識吧？

陳 喔！當然認識，這一位是王耀林先生，這位是張有剛先生，這位是……

王 忘了，忘了，恐怕記不起名字了罷。

陳 我記得，讓我想一下……是錢浩然先生。（衆附笑）

錢 陳小姐，你這嚮好？

陳 謝謝你，我很好，錢先生在那兒得意呀？

王 呀！了不起，真是士別三日，便當刮目相看，浩然兄現在是鼎鼎大名的通匯機器廠董事長，美國密西根大學的電機博士，出進汽車，萬分闊綽，陳小姐，他在咱們一班裏頭該是最紅的一個是不是？

陳 好說，我很早就知道錢先生上美國去了，做了一個堂堂的留學生，當然跟從前二樣了。

錢 陳小姐！你聽耀林兄胡扯，我是不學無術，還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草包。

王 還有一件怪事，浩然兄到現在還沒有結婚，陳小姐！

陳 喔！那再容易也沒有，錢先生！要不要我來給你做媒？

王 做……做媒？

陳 好了，咱們別開玩笑了。各位請坐呀！這兒地方小，東西雜，真是招待不週，請各位原諒。

王 好說，好說，大家都是自己人。（衆人就坐）

（大家都等着別人開口，沉默移時）

王 陳小姐，你像是瘦了一點。

陳 瘦那也許是做教員的辛苦了一點。

王 陳小姐，我真是替你叫冤，像你這樣又聰明又漂亮的人物，怎麼會做這一件辛苦的事情。

陳 王先生！你別忘了我唸的是教育，不做教員又做什麼去呀！

王 你忘了女人有一條最好的出路，可惜你沒有注意。

陳 王先生，瞧你說的多有意思，可惜我今天的事情很忙，沒有空來領教你的高論，各位

請多憩一會兒，恕我失陪了。（起立）

王 嗨！你忙什麼呀！老同學，好久沒見面兒，咱們坐下談個舊兒，怎麼着，連這點子情份也沒有？

陳 （無可無不可地笑着）好罷，王先生，那麼我就等着聽你說罷。

王 咳！這才對了，真是……

趙 曼倩姊！你這件皮大衣打那兒買的呀？模樣兒真好。

方 啊！你又忘了，這不是我買的，這是錢浩然先生送給我的，真是，我謝也忘給謝了。有

剛！你給我謝謝錢先生，過幾天請他上我們家裏喫飯去。

錢（莫名其妙）這……這……（王用力一推）

方素英姊，你脚上穿的絲襪子可是永安公司買的罷，真氣死人了，上個星期你說新買了十幾打襪子，價廉物美，經洗耐穿，我聽了趕緊去買，可不是，遲了二天，早給人家買光了。

趙你幹嗎不早說，回頭我叫車夫送幾打到你公館裏去。

玉瞧你們，自個兒買了這許多東西，還是那麼嘮嘮啾啾的，陳小姐，你看我的太太還有什麼說的，整天就忙着這些個東西，把我的頭都弄昏了。

陳你別客氣，王先生做了你們堂堂經理的太太，自然應該注意這些個纔對呀！

（內祖萊呼叫「漪芳漪芳」）

孫（上）嗨！你在這兒唔！你們都在這兒，請坐！請坐！

王孫先生，好久沒有見你，你好呀？

孫好好，好！各位請坐，咱們的校長先生來了。

（孫拉起幕幃，何校長坐自動圈椅上，精神矍鑠，姿態樂觀，衆各起立）

衆（鞠躬）何校長！

何 喔！是你們好好！大家請坐，怎麼着，你們都沒有喝茶去？

王 謝謝你，方纔我們都在裏頭喝茶來着，可是老同學愈來愈多，大家都沒有空的座位，我們前客讓後客，自個兒退到這裏來休息一下。

何 這兒也好，這兒清靜得多，真是，你們二位是我常見的學生，還有一位是……對了，他是錢浩然。

王 不錯，何校長！你的記性準極了。

何 是我自己的學生，沒有一個能使我忘記的，錢浩然……對了，聽我來告訴你們一個笑話，他在畢業的一年，還少了幾個學分沒給補上，學校裏就把他的文憑扣下了，他趕來跟我求情，送了我不少的東西，計有肥鴨四隻，蛋糕一個，香烟二十包，洋酒三十瓶，我是照單全收，絕不客氣，並且把所有的禮物請了不少的教授，大家痛痛快快吃了一頓，可是對他的請求我始終沒有答應，還是讓他在暑假裏頭把所欠的學分補上，纔把文憑給他，浩然兄！這件事大概你沒有忘記罷。

錢 沒有，沒有，這是何校長的一片誠意，學生那兒忘得了。

（衆笑）

何 大家請坐，坐着談的好。

衆 是校長（坐）。

何 方纔我在開會的時候，就把今天舉行茶會的意義跟大家說明了，學校裏所有值錢的，能買的校產，已經全部賣完用掉了，可是物價的高峯，還是有增無減，學校欠了人家很多的錢，就連教職員的薪水，也足有幾個月沒給發下了。我身爲一校之長，眼看着這個創業艱難的學校，一天天走到山窮水盡的地步，心裏頭真有說不完的痛苦，在萬分無奈之中，纔想到了這一個募款的辦法，希望你們幾位有錢的學生，能夠多多的幫助。

王 這……

何 各位，我說的都是真話，再說這兒學校的房子也在今天期滿了，要不是在幾天以內把房租付出去，恐怕連校舍也會發生問題，我相信你們都是熱心的同學，一定能夠爲母校盡幾份力量罷。

王 （站起）這個……何校長！你要跟我們捐錢，學生真有說不完的苦，學生跟有剛兒雖是頂了正副經理的名義，可是外強中乾，實在沒有多餘的力量，真是……

張 耀林兄的話兒不錯，學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千古憾事。

陳 你們二位可別客氣了，方纔我聽王太太說起，她買絲襪子的時候，最少十多打一買，送給張太太就是幾十雙一送，難道王太太有這樣闊綽的舉止，王先生就不能夠捐幾個錢給學校裏嗎？

王 這……這是我太太有錢，我可管不着。

陳 那麼這樣也好，我們就跟王太太商量一下，反正王太太有的是錢，這點兒意思是滿不在心的。

趙 奇怪！捐錢也得人家願意呀！

陳 好說，誰不知道王太太是有名的豪爽脾氣，高興就捐上十萬八萬的，我相信一個總經理的太太一定比副經理的太太闊氣一點兒，只要她肯說一個數目就得了。

方 嘿！奇怪！誰說總經理的太太比副經理的闊氣，只要王太太肯捐十萬八萬的，我決不會比她的少。

陳 這樣更好了，祖菜！你快把捐簿打開，我們先來一個假定，王太太爲了救濟母校的困難起見，慷慨捐助五萬元，大家看張太太肯捐多少？

方 我捐十萬。

陳 祖萊！你寫下了沒有？王太太是五萬，張太太是十萬。

（祖萊自身畔取出小冊及鉛筆抄寫）

趙 慢着，我捐二十萬！

方 我捐四十萬！

王 嗨！你們在發瘋了，這兒不是賭氣的地方，給你們掙面子，充大爺，可苦了我們二個，那兒來這許多捐款呀？

陳 王先生！請你別怕，反正你太太有錢，你管不着她。王太太！方纔張太太肯捐四十萬，你倒底肯捐多少？不要給人家搶了頭去呀！

趙 我捐五十萬！

方 我捐六十萬！

（時林怡中自內幃上，手執司的克，戴大帽，外衣未卸，姿勢安閑，靜立幃側）

張 咳！你們真是發瘋了，這怎麼得了，這打那兒說起呀？

王 太太！你給我行點好行不行？誰叫你們上這兒賭氣來着。

趙 這是人家跟我鬥氣，又不是我存心跟人家過不去！

王 我的好太太！你不曾仔細個想，鬼相打難爲病人，你們鬥氣可害苦了我呀！

趙 去你的！你又不在于這點子小錢，高興買進幾十担大米，拋出幾十担顏料，這點錢就給你掙下了，你呀！有錢就送給那些個狐狸精用去，就不給我化點兒小錢（抽咽）

王 你胡說八道，這……（衆俱竊笑，錢急起立解圍）

錢 （立）好好！大家別鬧了，咱們就這樣決定罷！王先生爲王太太捐五十萬元，張先生爲張太太捐五十萬元數目相等，各不相下，我就爲了咱們絕頂聰明的陳漪芳小姐，捐助一百萬元（掏出支票簽字）

陳 謝謝你錢先生（含笑下，行經韓幕時未見怡中）

王 你別客氣，陳小姐（掏出支票簽字，向趙白眼，趙賭氣不睬）

林 （突然冷淡平穩地插入一句）各位熱心捐助，敝人不勝慶佩！

（衆人驚愕回視，俱感駭然，王、張二人倒退一步）

何 這位是誰呀（細視）林怡中！

林 是的，何校長！你老人家身體康健。

何 我很好，就是年紀老了，行動不便，右腳又起了瘋癱的毛病，整天就坐在圈椅裏頭。怡

「中聽說你上次把自己的銀行倒閉了，給市場激起了很大的風潮，這倒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兒？」

林 這是學生一時大意，把好多的銀行給帶累了，反正將來有的時候，學生當然會想法賠償的。

何 那麼你今天到這一個集會裏來，人多口雜，不會太感到冒險嗎？

林 何校長！學生是個冒險專家，整天就混在這一片驚風駭浪裏頭，請你不用擔心。

何 （沉思有頃）「怡中！我常常勸你不要把任何的事情都看做浮雲流水，不放在心，比方說這一次銀行的風潮，雖然不能怪你粗心大意，你多少也得負點兒責任，現在警察局裏懸了十萬元的賞金，到處打聽你的消息，你怎麼能夠冒險到這裏來參加集會？」

林 謝謝你的關心，何校長！學生有點兒很重要的事情，非在今天來看你不可，因為今天晚上八點鐘的夜車，學生就得離開上海了，再說，這兒都是我舊時的同學，大概不會有人去通風報信罷！

何 你有什麼重要的事情？

林 我知道學校裏的經濟拮据，欠了人家很多的錢，我剛巧有一筆整數的款子，想多少

給學校裏幫點兒小忙。

王 林先生！你今天是捐款來了？

林 喔！是王先生，好久沒有見你，你這響兒好？

王 不客氣，不客氣，林先生，你準備捐多少錢給學校裏呀？

林 這……我想看學校裏需要多少，再決定捐多少。

王 學校裏缺少一千多萬的現款，你辦得了嗎？

林 好！那麼我們就這樣決定了，王先生。

王 （駭然）你那兒來這許多現款呀？

林 （微笑）王先生，俗語說得好：「百足之蟲，死而不僵。」要調度這點兒現款，兄弟還能夠有這點兒力量罷，（簽支票）何校長，這兒是一張一千五百萬的支票，請你收下
了。

張 那麼林先生！你欠了大通銀行不少的錢，也該想法兒還掉纔對呀！

林 不錯，本來我很想把這一筆債務償還，可是我知道這幾個月來，靠着你們二位的高袖善舞，囤積居奇，早就把銀行的根基，重新打定了，那麼把這筆款子省下來搶救我們

貧窮的母校，我相信二位不會反對罷？

王 這……當然，當然，嘻嘻……

何 怡中！你把這筆錢捐掉不要緊罷。

林 何校長！學生弄錢的本領很高，大概不要緊罷！（向王）王先生！今天我上這兒來玩兒一下，你不會把我的行蹤告訴別人去？

王 這是什麼話兒，咱們是老同學、老同事，連隱瞞都待不了，還做這些個傷天害理的事情？

林 謝謝你，王先生！

（孫祖菜上）

孫 何校長！茶點已經擺好了，大家都等着你出去，要請你來一個餘興節目。

何 好好！我就來。（向衆）各位請再喝點兒茶去。

衆 謝謝你！（衆人陸續下，王以目視張，張止）

何 （推椅至門韓旁，孫助之拉起帳幕，復回首，見室中惟剩王、張二人）你們二位不想喝了？

王 謝謝你！我們回頭就來。（何下）

（王待衆人俱下，至幃前窺視數秒鐘，突躍至電話機旁）

王 好傢伙，天大的胆子！居然敢闖到這兒來了，好！算你有種，這一次可別怪我的手勁兒狠！（向張）有剛！你站在門幃後面，讓我打一個電話給董事長，要是有人來了，你先招呼我一聲。

張 行（行近幃畔）

王 （撥電話）喂！你那兒？是大通銀行，請你接十九號分機……喂，我找董事長聽電話，我是王經理，是的好……你是董事長？不錯，我是耀林，果然不出你所料，他已經到了。不錯，是他，你馬上打個電話到局子裏去，好好！你叫他們上後門兒進來，不要打草驚蛇，把他溜掉了，好好！回頭見！

張 噓！有人來了。

（王急背立，陳上）

王 陳小姐！

陳 呢！你們還在這兒，幹麼不用點兒點心去呀？

王 這……我們剛巧在鑑賞一張畫兒，陳小姐這大概是十七世紀的作品吧。

陳 對不起，我不懂這些個，剛纔校長叫我來檢一個曲本兒，他要唱大鼓給我們聽呢。

王 好，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有剛兄，咱們快走！（二人下）

（陳獨自翻閱書架，突覺背後有人，預感來者爲誰，黯然怔住。）

（林上，靜立韓畔，對之深深鞠躬。）

林 陳小姐！

陳 （回顧）喔！是林先生！

林 你這一會好？

陳 謝謝你！

林 真是，你看咱們分手有多少時候了？

陳 大概是七年了吧？

林 不錯，七年該說是一個悠長的歲月，這一片匆忙的日子，像是堆在高山的雪花一樣，時間過久了，就嘩嘩地一陣子直瀉，回頭望吧！滿眼是白茫茫的一片，誰也沒給留下什麼踪跡，陳小姐！你對今天的茶會，有什麼感想沒有？

陳 林先生！你說的多有意思，我是一個直心人，那兒會有你們詩情畫意的？

林 好說，我就是感到飄零了幾年，一點兒意義也沒有，反是你們腳踏實地，切實能幹的好。

陳 你別客氣，我們那兒能夠比得上你呀？林先生！方纔你給學校裏頭捐了不少的錢，真是感謝得很。

林 （苦笑）這也許是一種良心的責備……（略停，淡然地）陳小姐，聽說你已經結婚了？

陳 是的，林先生！

林 祖萊兄是一個懇切的好人，我相信你們的結合一準會感到幸福。

陳 謝謝你的好意，不過我始終覺得連累了她，結婚正像給男人戴上了一付鎖架，那兒談得上幸福？

林 陳小姐！你的意思是反對結婚？

陳 這只是爲你們男人着想，不結婚就是一個自由的人，到處聽着你的意思對付，可是女孩兒家就沒有那麼容易，一個女人上了年紀，心裏就得擔心沒人娶她，一輩子沒有

歸宿，沒有寄託，青春就是那麼短短的幾年，到時候兒光彩失去了，誰願意再對你真心誠意的？林先生！我說你可別生氣，像你就是一个聰明人，到處有你消閑的地方，不會上了女人的圈套，背上這一個麻煩的責任。

林 陳小姐！我覺到你的意思在罵我不負責任？

陳 好說，林先生，我那兒敢罵你呀？

林 那麼允許我對你的意思有點兒修正？

陳 當然可以。

林 （憂鬱而平淡地）陳小姐！你的意思很對，我那兒又敢跟你強辯？就是天底下也許有幾個不想結婚的人，可不是爲了自由，卸掉責任，這幾年來我沒有一天過着安閑的日子，整批的工作，整批的煩惱，我滿想丟開這些個麻煩的責任，來享受一份家的溫暖，可是暗底下始終有那麼一支冰冷的手，緊緊地拉住了我，這支手是我父親的身上，從我們校長的身上，一貫傳統地挨到了我，摔開他可不會有人說你壞話，拉上牠就是這些個無休無止的折磨，牠是一種空虛的感情，一種虛無的名義，但是，我那兒能夠撻開了手……結婚對我只是一個遙遠的夢想，在我每天感到疲倦的時候，我也知道缺

少一對溫柔的眼睛傍着我，對我笑也好，生氣也好，一杯醞釀的紅茶也好，一枝淡淡的烟捲兒也好，我知道在那兒可以找到她，我就始終缺少這份勇氣。我像是一個疲倦的侯鳥，儘跟着流動的氣候到處飛翔，有的時候生活在天堂，有的時候生活在地獄，憑什麼我能夠做着這一份溫暖的夢想，憑什麼我能夠給我喜歡的人一點兒幸福……漪芳當着這一片滿地烽火的時候，我是不敢那麼想了。

陳 （滿眼熱淚，小心地、堅定地反問）你也會有今天對我說真心實話的時候？

林 原諒我，漪芳！我沒有一次能夠忘記你，就從沒有讓你知道，因為我是一個政府的財政專員，特派到上海來監視金融動態的，我的背後也有不少人監視着我，每天都有給人家打死的可能……

陳 你爲什不早點兒告訴我？（低聲激動地）這算是你的驕傲？算是你的祕密？等着我把青春賣掉了，纔來告訴我這些個無聊的廢話，謝謝你的好意！我一輩子忘不了你！你親手毀了我美麗的梦想！又想脫掉這些個責任，拿着這樣大的帽子來壓住我！你多聰明，明欺我沒有話可以跟你理論，有話也說不出口！（激昂嘶啞地）去吧！林先生！我不想帶累你，我担不起這些個破壞你錦繡前程的罪名！（抽咽）

(陳倒入沙發中，用手帕掩面)

(林頭項低垂，黯然無言，遙遠有一淒涼之曲調奏起，台上沉寂片刻)

(孫快步自內韓上)

孫 漪芳！漪芳！誰叫你躲在這兒來了？(至陳前)你……你怎麼啦？

陳 沒什麼，方纔有一顆蒙塵吹進了眼，我忙着擦掉牠……

孫 漪芳！你瞧！這是什麼？(自袋中取出錫包糖果十餘粒)咖啡糖！我知道你很喜欢這些個，覷着人家不注意，在桌子上給你偷來了，你藏着，回頭再吃罷。

陳 瞧你！

孫 (猛回頭見林，羞窘不堪)這……這……(急將糖藏起)

林 孫先生！好久沒有見你，你好？

孫 謝謝你！林先生！

林 聽說你在這裏做助理教授，你教的是那一門功課呀？

孫 教大一、大二的英文選讀，將就着混口飯吃。

林 奇怪，你唸的是工業化學，成績出衆，爲什麼不拿你專門的技術發展，反教起英文來

了？

孫 林先生！你別說的那麼容易，現在人浮於事，那兒再能夠給你稱心如意的。

林 （點頭微笑）中國的社會就是這點兒可憐，學非所用，多委曲咱們的好學先生了。

孫 嘻嘻！

（何校長、王、張、錢四人上）

何 漪芳！我叫你找一個曲本兒，怎麼你找了這許多時候？

陳 我忘了藏在什麼地方，不要在書櫥的底下吧。

何 你看看，我記得攔在一個書袋的下面。

陳 是！

（陳方低首找書，外門突啓，探長李仁源全付武裝，手持警鞭，率二警上，一警急把守門口，李取出照片、證書，行近衆人）

李 這兒那一位是大通銀行的經理王耀林先生？

王 我是！

李 方纔警察局裏接到你們董事長的電話，說是四個月前捲逃巨款的林怡中已經發

現了，我們急着趕來，大約沒給他溜掉吧？

（衆俱愕然，王坦然指出）

王 請看！這位就是林怡中先生！

李 唔！原來就是林先生！（以照片對視）林先生！你的本領可真不小，咱們是踏破鐵鞋

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林 （坦然微笑）王先生！這大概是你的功效罷？

王 不錯，林先生！

林 （幽默地）難怪人家來的多快，你的耳報神可真靈通。

王 別客氣，林先生！你要尋事就找上了我！好呀！你是少爺，不在乎這點子小錢，一招手就給學校裏捐上整千百萬的，可沒把咱們二個放在眼裏，林先生！這兒又是你化錢的時候了，乾脆簽個支票就得了，只要把八千多萬的現款償還，咱們口舌兒不敢得罪你一聲，乖乖地回頭就走。

林 （涵養極深，仍含笑對付）王先生！你別生氣，我答應跟你走得了。

王 漂亮！請林大爺！

李 張得標！

標 是李探長！

李 把他銬上。

標 是（取手銬出，將林銬上）

王 李探長！你當心一點兒管着他，只要押他進去，你最少可以拿到十萬塊錢的賞金。

李 謝謝你！

何 （對李略細認，突舉手止之）慢着，那一位探長尊姓是？

李 （見何，急立正）喔！何校長！

何 不錯，你也是我的學生，別說話，我想得起你的名字……對了，你是李仁源。

李 （微笑）是的，何校長！

何 好呀！你現在是警察局裏的探長了，多神氣！

李 你別見笑，何校長！

何 各位，你們不認識罷？他比你們底二個學期，渾名叫做「人猿泰山」，運動好，身體強壯，可就有一種毛病，挺喜歡賭錢，常常邀了幾個頑皮的學生，躲在宿舍裏打牌，有一次

給我發現了，我就罵了他一頓，他把紙牌藏在背後的袴袋裏，說是沒有證據，不能作準，好！我就給他寬放了，可是第二次又給我知道了，還是把紙牌放在袴袋裏頭，這一次是人賊並獲，無法推讓，我就記了他一次大過，李仁源！你還記得這回事情沒有？

李 記得，何校長！

何 你這個老脾氣可沒有改吧？

李 這……早就改掉了。

何 你今天抓犯人來了。

李 是的，何校長！

何 你知道這件事情的底細沒有？

李 知道。

（何沉默片刻，徐將座椅推前，誠懇地向衆人）

何 各位同學！我生平做人，素來抱定不說話，多做事的主張，我沒有長篇的議論，來勸導我每一個喜歡的學生，告訴他們人生的要義，可是今天就在這短短的幾分鐘之內，連續着發生了不少動人的事情，使我骨哽在喉，不能不吐……我從事教育，說少也有五

十多年了，在這一有限過程中，我像是一個辛勞的農夫，在春天的時候，撒下了一把種子，沒檢掉壞的，也沒給當心好的，我只希望在秋天收割的時候，好的能夠變成更好，壞的也能變成有用，林怡中不是一個好學生，在學校裏唸書不用功，做事不謹慎，因為我跟他父親是生死之交，就常常勸他應該學他父親的榜樣，做人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想不到他跨進社會，還是不求上進，連累了好多的地方，結果身羅法網，給自己的同學指摘他，逮捕他。但是我有一點意思提醒你們：他是一棵壞的種子，却結成了世界上最豐美最龐大的果實，我的意思不是稱讚他豪爽痛快，把自己的銀行倒閉了，還能夠帶着這一千多萬的現款來捐助母校。却是慶佩他不幹囤積居奇的事情，就給無告的人們幫了不少的忙，幾十年來我從事教育的苦心，也僅僅爲了想看到這一個豐美的果實……今天晚上他要離開上海了，年紀輕，能力好，國家正需要這些個有用的人才，當然不能讓他把有用的時候，白白的化在監牢裏頭，李仁源！你也是我的學生，當然我不能用師生的情份來請求你越規寬放，因為我生平做事，也從沒有寬容學生的時候，我只想請求你能夠體味我這點兒懇切的意思，另外想一個妥當的辦法，你能夠答應不能？

（李環視衆人，久久不語，王暗伸十指示意，衆俱焦慮等待）

李（歉意、遲緩地）何校長！學生是一個公務人員，每一件事都應該秉公辦理……請你原諒，對你的請求，我不能答應。

王（狂妄地欣喜）好好！好好！一個秉公辦理！李探長！你不愧是一個警員的模範。

張（急以香煙盒授之）請抽煙！請抽煙！

李 謝謝！（接煙細視）你這支香煙很名貴罷？

張（受寵若驚）小意思，小意思，只要你李探長喜歡，回頭我可以派人送幾十聽到你公館裏去。

李 謝謝你！（以香煙安放唇際，王急以打火機燃火）謝謝！謝謝！

王 小意思！小意思！

李（隨手接過打火機）王先生，你的打火機可不壞呀？

王 小意思！小意思！李探長！你要是喜歡這一個，就送給你留做紀念，反正我家裏還有幾十箱囤着，這點兒意思別放在心上。

李 唔！你說這一個送給我？

王 當然，當然，咱們是老同學，不用談廢話。

李 你家裏還有？

王 有有有！最少有五千支菊花牌的打火機，道道地地的美國留底貨。

李 （帽沿一堆，突變嚴肅）好呀！王先生你囤積商品！

王 這……這……

李 （隨口亂道）王先生！你知道上海的市民爲什麼這樣苦？爲什麼整天過着這些可怕的日子？就爲了物價高漲，生活逼人，就爲了你們囤積居奇，操縱壟斷，所以警察局裏很早就下了澈查囤貨的命令，只要碰到囤積居奇的商人，不管什麼理由，不論何時何地，都可以隨手抓了進去，按理查辦，王先生！我現在就拿囤積商品的罪名正式逮捕你！

張得標！

標 是！

李 吳勝！

吳 是！

李 把他們銬起來！

王 (大急) 這……這……這……李探長! 你別跟我開玩笑, 這那兒算是我們囤積商
品的證據?
這……

李 (正色) 誰跟你開玩笑? 你看我是不是隨便跟人家開玩笑的?

王 這……這打那兒說起呀! 李探長! 你別上了人家的圈套, 再說, 你今天是抓犯人來的,
你的責任很大, 只要你抓他進去, 大通銀行立刻可以送十萬塊錢給你, 你仔細個想一
下……

李 誰說我今天是抓犯人來的?

張 你別跟我裝糊塗, 他不是你們尋找了好久的林怡中先生, 李探長! 只要你抓了他進
去, 我另外再加你十萬, 二十萬, 二十萬的現款……

李 不錯, 我今天是抓林怡中來了, (視照片) 可是我纔把相片兒跟他一對, 初看很像,
細看可大不相同, (再視相片及林) 是嘛! 你在胡說八道, 這相片兒那一個地方像他?

王 這……這……這明明是他在胡說八道, 這相片兒那一個地方像他?
這……這……

李 誰跟你搗蛋, 你不信讓別人看看, 張得標!
標 是!

李 你看看，這相片兒是不是他？（扮鬼臉）

標 （糊裏糊塗地）像！

李 （怔住，兜腰一拳）像？

標 起先看看有點兒像，細看可大不相同。

王 這……這是什麼話？你們都是公務人員，那兒可以胡說八道……

李 （對標）誰叫你把他銬上了？

標 天知道誰叫我把他銬上了。

李 誰打的主意？

標 那個小活猴打的主意。

李 把他放下！

標 是嘔！（放下林）

李 把他們二個銬上，帶着走！

張、吳 是！（銬上王、張二人）

王 李探長！我警告你！你別上了人家的鬼當，要是真把我們帶了進去，可叫你吃不了的。

兜上走！你知道咱們董事長是什麼人？你敢碰咱們二個？

李（向二警）親爺爺！你們儘待着幹嗎？帶着走！

兩人合 是嘍！

李 趕早押他們二個回局子去，看到局長，就告他們二個囤積商品，居奇壟斷，現有打火機爲證，我這裏還有點兒小事，要是局長問起我，你說我回頭就到去！

兩人合 是嘍！

王（破口大罵）好！你這個流氓，狗仗人威，當着你們人多欺壓我，我上局子裏去告你們二個，你是知法犯法，濫用職權，存心欺榨良民，你這個流氓窩囊廢！傷盡天良的魔鬼！

……（二警強力拉下）

（李暗自低頭微笑，徐徐掏出手匣，取名片書寫數項）

李（淡然地向林）林先生！今天晚上八點鐘有一輛通車離開上海，車站上都是我的弟兄，你帶着我的名片，也許給你通過的時候方便一點兒，還有，我希望你能夠早一步離開此地，也許我得第二次上這兒來找你，那可沒有這麼容易了。

（林接名片，感動，緊緊與之握手，歷久不放）

林 謝謝你！李先生！

李 （轉身向校長立正）何校長！學生走了，以後要找到學生的時候，一準盡力幫助，義不容辭！再見！

（行禮下，何注視背影，待其行近外門，突厲聲召回）

何 李仁源！

李 （轉身）是！

何 你過來！

（李遲疑地行近）

何 轉過去，轉過去。

（李莫名其妙地轉身，何突自李袴袋中摸出撲克牌一付，衆大笑）

何 好呀，你的老脾氣還是沒有改，去！

李 （下意識地）可是……這是八〇八的牌號，很值幾個錢……

何 去！去！身為公務人員，還玩這些個。

（李微笑鞠躬下，林迎前重與之握手）

李（頑笑地）咱們回頭見，經理先生（自外門下）
林 何校長！學生也得走了，希望你身體康健，事業順利。

（何微微向之點頭）

（林行至陳身畔，久久不語，音樂起）

林（傷感、輕淡地）陳小姐！這一次我可真的要走了，我沒有知道什麼時候再回來看你們……我心裏就記着你一個，在我寂寞的行旅中也像載上了無限的安慰……人生是二條飄泊的小船，有的時候給我們聚在一起，有的時候又得輕輕地分離了，只要你跟我走的是一條路，分離也算不了苦，再見！陳小姐（陳黯然不答）你堅強一點兒，不要拿眼淚和傷心來送別一個最好的朋友是不是？

陳（握手）再見！林先生！

（林向校長深深鞠躬下）

（孫送至門畔，林回身）

林 孫先生！你方纔送給你的太太什麼糖果呀？
孫 可可糖。

林 不錯，我這兒也給她帶着，我知道她很喜歡這一個，你給她留着吃罷。（授糖下）

（孫持糖果呆住，音樂未止，衆俱感黯然。）

何 來來來（沖淡嚴肅空氣）咱們玩兒這一個，坐下，坐下！

（孫、陳、錢應聲圍之坐下）

何 （發牌）每人發五張牌，可以換掉三張，我做莊主，你們押多少？

孫 我押五塊！

何 好！大家五塊！（衆方視牌，突聞內室砰轟聲，拍桌聲，叫罵聲大起，孫急自內韓下）

何 錢浩然，你要換幾張？

錢 我要二張。（何換二張給錢）

何 （向陳）你要多少？

陳 我要四張！（何換給，自換數張）

何 哈！你們押多少？

兩人合 五塊！

何 中了！中了！我這兒有四張皇后，四花蝴蝶，你們都得配雙倍。十塊！十塊！

(錢擲牌取十元鈔一張與之，何急藏入衣袋)

何 (向陳) 你的牌怎麼樣？看看！(何視之發呆) 同……同花順子？

(孫急遽奔上)

孫 何校長！我們的房東太太帶來不少的人，在裏邊鬧着要錢，把桌子都給打壞了！

何 不要緊，等我去應付。(推椅入韓內，突又轉身) 還有，孫先生！你回頭給我寫一個佈告，說是學校裏所欠的薪水都可以發了，請他們明天上午到會計室領錢……還……

還有，回頭你給我計算薪水的時候，別忘了在我的名下扣掉十塊錢給你的太太，因為我的四花蝴蝶，她的是同花順子！

孫 (恭順地鞠躬) 是何校長！

(幕急落)

監 嘯 (新作)

本事：

歷史是用義士的鮮血寫成的——

八年艱難萬苦的抗戰，我們看到被毀的家園，被屠殺的同族，被搶劫的物資……中國民族當永遠忘不了這一次血的仇恨！

無論戰爭是過去了，國土給光復了，犧牲者的墳上長了青草，榮譽的勝利在每個受難者的心頭閃亮，我們的悲哀和痛苦還是永難磨滅的。

更是，我們當永遠忘不了許多真真正正為祖國死去的英雄，用他們的血讓我們創造了一頁新的歷史，用他們的骨肉讓我們組成一個新的國家，中國的民族更是永遠忘不了他們——受難的傾刻！

這裏，只是輕淡和平凡地記載了一段史實，故事是大眾熟悉的——在暴敵憲兵隊的監獄裏，短短半個小時的過程！

讓我們相信這次中國的勝利不是由微倖獲取，請看死難者的血肉和靈魂就能構築起中華民國永久不滅的長城！

義士萬歲！

人：

葛老爹（老囚犯，五十餘歲）

張一峯

何 穆（忠義救國軍行動隊員，年約三十餘歲）

王素定（某商店夥計，三十餘歲）

董明堂

李筱山（三青團滬支隊長，年約三十餘歲）

鄧 龍（三青團聯絡員，販報童，十四歲）

鄧老太太（鄧龍母，六十餘歲）

梁天門（滬×區日憲兵隊翻譯，朝鮮人，四十餘歲）

板垣太郎（日憲民隊曹長，四十餘歲）

守監憲兵、侍衛憲兵各一人

時：

一九四五年春季某日，夜三時許。

地：

滬×區憲兵隊監獄內。

景：

一間陰黯、潮溼之小室內，四壁爲水門汀砌成，內幕靠右有鐵柵鑲成之牢門一，正中設一審事桌椅，桌旁有私刑用具老虎橙一，室內光線極黯，惟裝於獄門外之紅燈略吐慘厲如血色之光芒，左角有自來水開關一個。

幕啓：

張一峯、何穆倒臥地上，哼聲不絕，葛老爹跏坐一隅，正從容爲何穆餵飯，由鐵門外望，時見一日憲兵往來巡哨。

葛 今天這一頓打可又不輕，你瞧着，這個腿子儘淌血水。

何 （嘆息地）老爹，謝謝你的照應，咱今生不能補報你的大恩，下世老給記着你。

葛 別客氣了，咱跟你是老獾兒跟小兔子搖尾巴，誰也掙不了半寸短長，今天算是你做了好漢，連左膀子也給打折了，明天就難免我挨……打罷！老天爺！反正到頭是一個死，咱們不饒這些個！

何 老爹，聽說這兒有一個規矩，只要證明你是游擊隊的行動隊員，就甭想分辯，好歹給送了命去。

葛 敢情是咱們活一天算那麼一天，由他們打，總有一天給打了個稀爛，水澆不醒，那纔是脫了難了。

何 老爹，你今年多大年紀了？

葛 五十八歲。

何 你也幹這些個？

葛 幹好兄弟，我是見着槍桿兒就抖擻，還會打游擊隊嗎？

何 那幹嗎人家要抓你進來，當你行動隊員？

葛 別提我的事情，好兄弟！我心裏苦！（嗚咽一下）說嗎，我跟誰給伸冤去？

李（同情地插入）老爹！聽說你在鄉下種田來着？

葛 不錯……這是去年十月的了，我有家，看了幾條牛，種着十來畝田地，我的孩子一塊兒跟我做活，一個挺強壯，挺結實的孩子，爺兒倆儘過着太平的日子，誰想到十月底下派了軍米，我就是十來畝地，他給派了十五担的大米，我的孩子趕着說情，求求這幾位下鄉的老爺，好歹給讓下幾担，可憐我的孩子……就給一個下鄉的憲兵對胸一刺刀，前後穿了個窟洞……不能休，再把我給抓了進來，拷着問，喝自來水，上老虎橙子，說我是共產黨員……

何 可憐！老爹！你家裏沒人留下了？

葛 沒人，光剩下一個又聾又啞的小女兒，她苦命，昨兒個我做了夢，直對着我啼哭……

李 人家也沒給你捎個信來？

葛 （搖搖頭，嗚咽着說不下去）……

何 （嘆息地）老爹！咱們忘不了這個仇恨！

葛 （抹去眼淚）你……再喝口水罷。

何 不了，我的心口漲悶，老有東西擠着外吐。

李 別講話，有人來了。

(一憲兵押王素定至門口，守衛者爲開鎖啓門，復猛力一推，王倒入室內)

王 (哭泣) 冤杆！冤杆！天知道我犯了什麼罪孽，拿着鐵棍子打我，叫我說，我說什麼，我知道他幹這一個，還會留他下來……

葛 王先生，你滿口叫冤，看樣子你又挨了打了？

王 老爹！你給我想，我是一個珠寶店裏的小夥計兒，整天就忙着混口飯吃，那來的功夫做什麼諜報人員？說是前二個月的事了，有人看了我家裏召租的廣告，就急着來租房，子，誰知道他們都是諜報人員，可不，連我家給抄了不算，還說我包庇間諜，暗通聲氣，今天又給了我一頓毒打……

葛 王先生，你別埋怨，要給他們找上了，你就認個倒霉，憩着罷！王先生！你睜眼看看，這兒挨打的不是你一個，他們二位連吃飯都叫人餵着。

王 老天爺！我多冤……

(外面有人喊：梁爺！你壓着他們進去，第三號。

梁聲：你怎麼老找上我的號子去，五號都滿啦？

人聲：滿啦！擠着十多個了。

梁聲：媽的，又該是老子倒霉。

（門外守衛之憲兵取鑰開門，董明堂、李筱山、鄧龍進，梁天門殿後，將行走稍緩之鄧龍兜腰一脚）

梁：進去！小王八蛋！你這是拐子腿，就那麼死忒慢扯地？（走進）過去！臉向牆壁，盤膝坐下。（三人倔強地坐下）你他媽的噏咕一聲，湊你個死！（向衆人兇橫地掃一眼）愛國黨！（一口唾沫，出外，將門帶上）

（室中沉寂半響）

何（低聲）：老爹抓了幾個？

葛：三個，可憐，一個是小孩兒家……小哥！你們幹嗎來啦？

鄧：我……我……

董：你是葛老爹！你還待着咱們有三個月沒見面兒啦！

葛：喔！你是董明堂先生！你這是第二回進來了。

董：不錯，老爹！你挺強壯？

葛：挺強壯，挺強壯，連二個月他們沒給我找上我，你怎麼啦？你又犯了案了？

董 我是這兒的老主顧，一年終得來那麼幾趟，老爹！咱們這回是證據確實，有死無生，回頭得帶累你照應一下。

葛 照應，董先生！這兒躺着的二個沒給弄好，你又跟着來了。沒話說，你給老天爺求求恩罷，也許跟上回一樣，有人來保你。

董 （噓口氣）老爹這回是斷盡殺絕了……筱山！你醒着點兒，這一頓進門大菜可滿不含糊。

李 我知道，老爹！

門外憲兵 （於柵門前出現）豬糞不許講話哇啦！哇啦！壞來些。

（室中沉寂片刻，室外起脚步聲，梁天門，板垣太郎，侍衛兵及門口之監視哨全入，梁手提黑色方形盒一，鉛絲一，繩索二，其他三人俱爲黃色軍裝，板垣佩指揮刀，手提文書匣，滿面陰酷，進內即將門畔之電燈開亮，監獄恍成另一世界，各囚犯俱衣服不整，形容枯悴，惟李、董二人尙稍整齊，其陳舊之上裝亦被扯破）

（板垣於桌後正面坐下，兩兵侍衛左右，梁將各物放置桌上）

板 （操半生上海語詢梁）一共他們幾個人？

梁 三個。

板 壞東西！（翻閱文件）哪一個叫董明堂？

梁 董明堂！（董應聲站起）哦！是你呀！好久沒有見你，你好？

董 （堅強）好！謝謝你，你直惦着我。

梁 不錯，小兄弟！你是這兒的大爺，誰都忘不了你，過來！（董站立不動）咱們是老交情，

沒什麼送你，給你個鍋貼兒當茶（拍一記巴掌）

董 咱記着你這一下，姓梁的。

梁 跪下。

董 中國人沒有這個規矩！

梁 好！你嘴上勁！（過去再打）

板 慢着（梁止）董明堂！儂好來些，儂是大學畢業生，阿拉客客氣氣，阿拉問儂，上個禮

拜六，重慶有一個大亨派到上海來，伊住拉啥地方，儂曉得，阿拉勿曉得，這個（指鄧龍）

小囡，天天拉儂屋裏跑出跑進，大亨叫伊帶信撥儂，阿拉通通有數……

梁 板垣先生，你要我招認他的地址？

板 對啦！儂好來些，儂記得上一次阿拉放儂出去，大家馬馬虎虎，阿拉對係中國人親善，大家很好，阿拉真真的敵人不是你們中國人，阿拉是同族同種，實行大東亞主義……

梁 快說，他住在什麼地方？

董 他住的地方該是我將來住的地方，在日本東京畿道大宮城內。

板 伊講啥末事？

梁 報告曹長，他在侮辱日本天皇！

板 哦！（面色突變，目視左右）戲白旦，戲買挨。（綁起來之意）

（兩憲兵過去挾住董，用繩反縛兩手）

板 董明堂！儂倒底講勿講？

董 （閉口不語）……

板 哪烏來！哪烏來！（打他之意）

梁 報告曹長！這個傢伙骨幹兒結實，他怕不了鐵棍，要他招哄得想旁的辦法。

板 嗯！試試看。

（梁將粗大之竹棍夾腿一下，董哼了一聲，再一下，二下，董倒地）

板 儂好漢，硬來些，勿講好！本伊嚙嚙電刑滋味。

梁 姓董的，你放明白點兒，這回可沒有上次那麼容易，給你進來又出去了，咱們是全套的戲法給你陪上了，吊打，上電，喝汽水，坐老虎橙子，你不招，好！你等着看罷。

板 董明堂！阿拉曉得儂，儂是三民主義青年團分隊長，儂是大亨，犧牲自己，保全大眾，儂硬來些，阿拉本儂喫舌頭，（起立）儂倒底招勿招？

董 老天爺！給我點兒勇氣！（咬齒坐起）

板 （沉着臉蛋坐下）鄧開以（上刑之意）

（梁將電盒中線頭取出一頭通電撲落，一頭引出二粗大之鐵絲。）

梁 董明堂！你瞧瞧，這個新玩意兒你沒試過，這叫做電氣磨心，用鐵絲兒扣上你的指頭，叫你痛連心坎，混身戰抖，董明堂！你記清楚了，（大聲）你倒底招不招？

董 招不了，你來罷。

（梁突將鐵絲戮於倒縛之雙手上，董慘叫一聲，倒下）

（梁用目示意，一憲兵將桶中之水沖董頭上，董悠悠醒轉）

板 董明堂！滋味兒不壞罷？說你招不招？

董 (呻吟) 來罷! 你全來罷! 我要是說一個字不算好漢……

梁 (向董肩上一脚, 董再倒) 媽的你倒底是說呀!

(板用手勢令拖於一旁)

板 換一個, 李什麼……李筱山!

梁 (向憲兵掬嘴示意) 那邊一個。

(李被二憲兵拉上, 挺立)

梁 媽的不含糊你們, 你的眼睛倒兇! 跪下! (李挺立不動) 媽的! (一竹棍擊倒地上)

拉起來! (兵爲拉起)

板 你叫李筱山? (李不答)

梁 上面問你, 你耳朵有毛病?

李 有毛病, 我是生來的天聾。

梁 呸! (一口唾沫噴在李面上)

李 呸! (噴還)

梁 (呆住) 好! (用手擦去, 向二兵) 煙絲喔, 麻胎哭以! (搬凳子之意)

(二兵將老虎橈擺開，將李縛上，兩足夾入附於一邊之木板中，板上裝一輪形絞手，由一兵把住。)

(李於被檯上橙時毫不掙扎，惟沉着地唱義勇軍進行曲)

板 李筱山！儂是好漢，馬馬虎虎，儂說，重慶來的大亨住拉什麼地方，儂說，阿拉放儂出去。

(李不答，仍平穩地唱着)

梁 (咬牙，狠毒地叫) 收！(一兵緊推把手，李歌聲翻高，似足部所受碾痛，俱由歌聲發

洩者然，梁握拳再呼——) 緊！(把手兵再用力推緊，李歌聲更高，梁再呼——) 緊！(二

兵全推把手，李大叫一聲，暈去。)

梁 放下！(二兵撤去繩索，退鬆把手，李悠悠醒轉，喘氣不止)

板 (幽閑地) 李筱山，儂倒底講勿講勿講再撥儂好看。

梁 李筱山！聽見沒有？

李 (切齒) 梁天門！我恨不能生——吞——你——的——血——肉！

梁 (向二兵) 灑鹽汰，啞NO麥，戲旦約來。(請他喝汽水之意)

(一兵於腰帶上取下毛巾，蓋於李之口鼻上，將繩索重複收緊，一兵騎壓李之腹部，

梁於桌下取出橡皮管一條，一頭接於右角之水龍頭上。

梁 李筱山！我跟你怨家做定了，今兒個不是你便是我，要不，你上閻王殿告我梁天門去。

（令一兵走向水龍頭）

（時梁以背對觀衆，遮去李頭部，將皮帶一頭置放毛巾上，突聞李慘聲大呼，繼以咳嗽，暈去）

板 兩個好漢，放下來。

（兵士將李放下，摔於一旁，復將老虎櫈移開，李醒轉）

板 把鄧龍帶上。

（梁過去一把將鄧龍拉於桌前）

板 你叫鄧龍？

鄧 （恐懼而天真地）是的，我沒有做過什麼壞事，你們不能打我。

板 嗯！你很好，我們客客氣氣，鄧龍！你是賣報的？

鄧 是的，我是送中華日報的。

板 很好，你認識他們二個人是不是？

鄧 我……我……我不認識。

板 不認識？勿興格，儂壞來些，他們叫你送信，送到徐家匯一個地方，阿拉統統曉得。

鄧 我……我只有送過一次。

板 送過一次……鄧龍！阿拉問儂，方纔阿拉捉儂，有一個老太婆是儂啥人？

鄧 是我的媽。

板 媽啥末事？

梁 喔街啥。

板 哦！喔街啥，老太太是儂媽媽，很好……鄧龍！阿拉同儂講：上個星期天，這個姓李的叫

儂送封信送到啥地方？

鄧 徐……徐家匯。

板 徐家匯啥地方？

鄧 （遲疑地望望李）我……我給忘了。

板 哦！（嚴肅地）鄧龍，儂告訴阿拉，阿拉放儂出去，儂勿講，阿拉連儂媽媽一全捉進來，

喫自來水，坐老虎橙，儂看看，看看他們二個人，儂喫得消，儂勿講。

鄧 (哭) 我……我不能說，你們不能抓她，她一點兒不知道什麼，我求求你們，(跪下)

先生！我求求你們，她年紀老了，喫不起苦！

梁 哭有屁用，你告訴先生聽，送到什麼地方？

鄧 我只送到徐家匯一頂小橋旁邊，就有人來接去的。

板 哦！你不要說謊！(思量一下，突向憲兵) 煙絲喔，麻胎哭以！

(二兵復拉老虎橈上前)

鄧 (大叫) 這是真的，我對你們賭誓，我……(二兵上前剝鄧衣服) 媽呀！

板 慢着，(二兵住手) 鄧龍！你倒底說是不說？

鄧 你們別打我，我說，我說……

李 (大吼) 鄧龍！你不能說，怎麼我告訴你的話都給忘了！

鄧 我……我……天哪！

梁 (火爆地) 媽的！(上前將李一個耳括，李跳起還手一拳，梁急掏出腰間手槍，一槍

擊倒) 死坯！(向兵) 拉上太平間去。(一兵拉之下)

板 鄧龍！儂看看，儂勿講阿拉把儂槍斃！

（鄧一味賴地上痛哭，久久無聲）

板 鄧龍！儂仔細想想。（一個呵欠）阿拉明天早上再問儂。（站起）大家聽着，阿拉曉得有一個大亨到上海來，他們三個人曉得，你們大家勸勸他們二個人，明早阿拉再來問，他們講撥阿拉聽，阿拉通通放你們出去，他們不肯講，你們通通槍斃！

梁 大家聽見沒有？板垣先生是這兒獨一無二的硬漢，說放你們準放你們，說槍斃準給槍斃，你們聽明白了，現在是三點二十分，要活要死，就在這二個多鐘點裏頭憑你們自個兒決定！

（侍衛兵，將室中各物，全部理楚帶走，惟老虎櫈仍搬於一旁，板及梁隨之下，時王突自地上躍起，拉住梁衣服）

王 （跪下）梁先生！你做好事，我是冤枉的，我根本不知道我的房客是諜報人員，我多冤枉，你得救救我，救救我，我忘不了你……

梁 你冤枉！（一脚踢倒王）冤你個死！（大踏步出）

（門哨將電燈關去，閉門出，室中仍如前狀）

王 （哭泣）天哪！我太冤了，誰知道他們幹這一個！（突然歇斯底里地爬起，向鄧）鄧

小哥！你說了罷，說了大家放出去，誰管他媽的一篇閑帳，你想想，人家給你什麼好處，要在這兒受打挨餓？你大概還沒有知道他們最厲害的手段罷？他們會把你綁起來，用狗來咬你，把你腳上的肉咬下血淋淋的一塊，再把新鮮的牛肉貼了上去，讓狗來撕掉你的大腿，要不再把你活埋在土裏頭，留出一個雪白的胸膛，拿槍刺當做目標練習，一刀一刀的刺你，到你的胸口上刺了千瘡百孔，還不會饒了你的，鄧小哥！你說了罷……

鄧（一味哭泣）我說不了，媽呀！

王 不錯，你老記着媽，方纔那一位曹長說過，你要是不說，連你媽一塊兒帶進，喫自來水，坐老虎凳子！

鄧 我……（問董）董先生！你看我媽會不會喫虧？

董（微笑）不保險。

鄧 她喫不起苦，偌大的年紀，我……我……

董 鄧龍！你先靜一下心，別想這些個，回頭我給你想辦法。

王 想辦法，唉，董先生！你真是……

董（心平氣和地）王先生！聽你的口音也是東北人，府上那兒？

王 我是天津濟安府，你承問。

董 咱們是老同鄉，你在那兒得意？

王 別問這個，董先生！從前我在天津的時候，姓王的見過世面，自個兒有的店房，撐了二個雜貨舖子，我是穿的挺闊，也不挨餓，誰想到今天，店舖給人家佔去了，東西給人家搶走了，幹火兒逃到上海，就剩下一個光棍兒，家裏鬧窮，沒法過去，纔想把自己租的屋子讓出幾間，好歹給弄點錢用，誰想到剛碰上了你們三民主義青年黨的好房客，一塊兒都給帶上了。

董 這樣說你是受了冤屈？

王 這還不叫受屈，你瞧瞧，瞧瞧這個……（示傷痕）

董 王先生！我得問你，你房子給誰燒了，東西給誰搶了，誰叫你做光棍兒，誰給你打了個遍體鱗傷？

王 這還得說嗎？

董 常言道得好，冤有頭，債有主，咱們忘不了這個仇恨！

王 我給銘心鏤骨，天天個記着他。

董 好！這可給你找上主兒來了，再說，你是滿心叫屈，就爲了你不是重慶份子？

王 是的，董先生！

董 （平淡而懇切地）王先生！你別含糊，你是中國人，而且是身受日本殘暴的中國人，中國是中國人的國家，是中國的人民都得爲中國賣力，爲中國挨苦，多少年給戰爭下來了，多少年給犧牲下來了，全個中國都在挨餓受苦的時候，你就不能叫屈，人家可以爲中國流血，爲中國淌汗，你就不能夠？王先生！你跟重慶份子只差了一個名義的問題，可是咱們的總理先生說的好：「全國國民不但是人人有入黨的權利，也有入黨的義務。」你幹嗎就爲着這一點兒名義問題，會跟他們說着那些貪生怕死的鬼話！王先生！你得自個兒承認，你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重慶份子！

王 （恍如夢醒）我是重——慶——份——子，就爲了我是中國人？

董 不錯。

王 這點兒苦應該熬着？

董 應該。

王 這是我該受的義務，一點兒不寬？

董 對老王咱們是同志！

王 同志！（興奮地過來握住董手，抖顫地）同志！咱還有臉當這一個稱呼？

董 有臉！

王 謝謝你，董先生！謝謝你，我像是換了一付皮肉，心裏儘冒着熱血，我這是爲國犧牲，要
皺一下眉就不是人湊的。

董 有勁兒，王同志！

（憲兵突於門口出現）

兵 啥末事，哇啦！哇啦！豬糞！統槍斃你們！

（室中暫靜，憲兵復走開）

董 （閑情地）鄧龍！你還想着家？

鄧 沒有，董先生！我懂得個道理，你的話兒不錯，咱跟你一塊兒死！

葛 噓！你們說話輕聲點兒，我給你們望風去。（爬近門前坐下）

何 董先生！咱跟你說幾句話兒。

董 說罷！老何！

何 咱跟老張是忠義救國軍的行動隊員，這你知道？

董 知道。

何 是幹行動隊的抓住就給槍斃，這你知道？

董 知道。

何 鬼子逼着咱們招認，三天兩回的挨打，咱可給他一個閉口不睬，今天我得了消息，咱跟老張是明天的事情了。

董 你是說槍斃？

何 對董先生！咱給刨了根兒說話，遲早就一條命，大家活不了，要湊上機會，咱們跟他們拚這麼一手！

董 你是說……

何 董先生！你沒瞧見，每回他們進來審問的，翻譯的，連頭帶尾就是三、五個，咱們這兒也有那麼五、六個，五、六個橫了心的好漢，誰也不打着活的主意了。（緩慢、沉着地）你懂得我的意思？董先生！

董 （沉思片刻、突興奮地躍起）老何你的主意挺強！（四顧，突又掃興地）就是……

咱們只有三個該死的。

王 董先生！你帶上我，我要怕一個死，叫天雷劈了我！

董 你慢點兒賭誓，咱們得商量一個妥當的辦法。

葛 沒辦法，董先生！要幹就是咱們幾個合着來。

董 老爹！你這樣大年紀了，又招的冤枉！

葛 董先生！你別捧我，年紀到了，今天不保明天，得跟你們一塊兒壯烈地死，我是喜出望外，求之不得，第一，我的仇給報了，沒找白死，第二，我是人老心不老，沾了你們爲國犧牲的榮譽，我是死得其地，死得光榮。

董 好！葛老爹！你有種……

鄧 （急插入）我給打前鋒，董先生！

董 鄧龍！你……

鄧 你們都不怕死，我還怕死幹嗎？

董 你不再想媽？

鄧 媽會回到河北老家去，我大哥梢過信來接她。

董 鄧龍（悲壯地）要是大家都一塊兒死，咱們就對你不起！

鄧 不！董先生！我……

董 鄧龍！你還年輕，你有用處，咱們最高領袖組織這一個青少年團的意思，也正是爲了想訓練你們，成全你們，可是這兒叫你明白無辜地死，我對不起團體，對不起你！

鄧 董先生！我是給他們找定了，今天不打，明兒個可逃不了，要是我把隊長的地址招上了，咱們又加重一層罪過，不招罷！天天挨打，還不是跟你們的痛快！

董 好！鄧龍！（站起）全志們！咱們是這樣決定了，爲了保全咱們總隊長的生命，咱們六個犧牲到底，有死無生！

鄧 （大呼）好！大家一塊兒……（半句話爲老爹拚命揪住嘴巴，沒有喊出）

（門外有人走來）

梁聲 媽的你們吵，到了這個地方還得高興，累你們祖宗不睡覺，陪你們！

（梁令守兵持鎗啓門上，殺氣滿面，手持皮鞭，將電燈開亮）

梁 哦！董大爺！你是總指揮，你漂亮，有種！

（董直立不動，衆人俱自地上爬起，向四方用極沉着、極緩慢之脚步移動，繞成一圈，

將梁圍於核心，葛老爹復將柵門用力碰上）

梁（激動）怎麼着，你們想找死？站着，誰叫你們走？

（衆人目光炯炯，行走不停，逐漸縮小包圍圈，此緩慢而充滿暴風雨來臨前之形勢，益趨緊張，使梁下意識地突感恐怖）

梁 媽的你們想造反？（拔出懷中槍）坐下，再走一步就斃了你們！

董（沉着地）梁天門！今天是給你報恩來了，你別怕，你手裏只有一把槍，咱們人有六個！

梁 媽的你再動，先斃了你！（突然高聲大叫）卡板傷！卡板傷！（憲兵之意）

（時鄧適行近電燈開關，一抬手關去電燈，室中昏暗，衆人突撲而上，梁開放一槍後倒地）

董（憲兵於門口出現，大呼「塔以狼大塔以狼大」）（出事之意）向外奔去）
把電燈開亮！

董（葛老爹撥亮電燈，梁已爲衆人捉住，壓倒地上）
誰受了傷沒有？

何 不要緊，我的右膀上擦掉一點皮肉。

董 老爹！你先給他包紮一下。（葛掏出毛巾爲何包紮）誰拿了他的傢伙？

張 我！我這是老鬼，抓人先抓槍。（將手中槍一揚）瞧！這是一把最新式的快卡！

董 拉他起來！（數人合力拉起梁，梁鬪掙扎，爲何死力一脚，頭上又爲張一記孤拐

葛 好！他腰帶上帶着繩子，（取下）這取個現成，梁天門！你沒想到這條繩子會縛在你的身上罷？

董 慢着，把他綁上門去！

何 上門？

董 對！快點兒！

（衆急將梁拉至門畔，將兩手兩足俱用繩子牢縛門上，適將柵門檔住，面向觀衆，二手二足縛成一「大」字形）

何 董先生！你這個辦法可真不錯，回頭鬼子要進來報復的話，這是一塊挺肥挺結實的

檔門牌兒，有槍彈他先嚐嚐！

董 老張，把槍給我（張給槍）你再上他口袋裏頭搜搜，最好再有一枝傢伙！

張（搜一下）沒有，只有一包雙斧牌的捲煙，外帶洋火一包。

董把燈關掉！大家排在我的背後去。

（董靠近柵門，將槍向外架好，衆人關燈後俱排於董之背後）

董弟兄們！咱們只等着他們來了，要是我先給他們打中，你們就替上一個，打掉一個替上一個，咱們有六個，少說也得化掉他們幾百顆子彈。

何有道理，董先生！該我打頭，你挨第二！

董胡說！

（室中沉寂片刻）

董奇怪！靜得很！

何我想他們在出動大批的軍警，先把這個地方給圍起來，這兒倒讓平靜下去了。

張好！他不靜，咱們這兒還得享受一下，大家抽一枝，雙斧牌！（分煙給衆人，並爲燃火）

（拍門上紅燈突熄）

董大家當心點兒，就快來了。（抬頭頑笑地向梁）天門大人！咱們好久沒見！

梁（突然恐懼地大呼）救命哪！救命哪！

董（安閑地）輕點兒，梁天門！你這是何苦？弟兄們！誰給他一個孤拐兒當茶！

張我（上去兜臉一掌）梁天門！你停着別叫，要是洩漏了這兒的軍國大事，咱放火燒你的袴子，在你的肚臍兒上點燈！

衆（大笑）哈哈！

董噓！（靜寂片刻）

董鄧龍！你還想家不想？

鄧報告司令鄧龍！不想家！

董鄧龍！要想家就是這一個時候了，你給你媽祈禱一下罷！

董是（起立直跪）媽！咱們再見了，願上蒼保佑你！

董鄧龍！你的故鄉在什麼地方？

鄧山東濟南府。

董那是一個好地方，你離開家多少年了？

鄧八年啦！先生！從我六歲的時候就跟媽到上海，可是上海這個地方沒有我故鄉的好

董 你當初住在鄉下的不是？

鄧 是的，先生！那地方兒纔好呢！咱們春天可以放牛，夏天可以玩水，滿山滿地都是鮮鮮的花草，甜甜的菓子，咱們白天放牛，晚上聽長鬚的老爹說故事，他講的好聽，全是長白山、黑龍江咱們義勇軍殺日本鬼子的故事……先生！我媽還會做甜甜的烙餅，我幫他裨麵，燒火，打餛子，煮的噴香，我先嚐嚐，上邊兒綴滿了黑棗，糖粟，蓮子，花絲……

董 鄧龍！這個餅子你好久沒有嚐到了罷？

鄧 是的，先生！我老想着牠，在上海沒有這樣好的東西……先生！你要是到我故鄉那兒去，我媽會做給你喫……

董 是的，鄧龍！有一天咱們會大夥兒回家的。（幽默地）到你家去喫餅子！

鄧 （緩慢地）董先生！我老想着媽，他待我好！（打呵欠）

董 是的，鄧龍！你媽很疼你不是？

（鄧龍疲極睡去，寂然無聲）

張 噓！他睡熟了，老爹！你找塊氈子給他蓋上。

（老爹用棉被蓋上，音樂起，臺上全黑。）

鄧母聲：孩子！孩子！你在那兒啦！孩子！你怎麼老不回來？

鄧媽！我在這兒！

母：你瞧你這個頑皮，去了這幾年，沒有梢個信來給我！

鄧媽：我在打仗，你瞧你瞧我戴的帽子，上面有一個勳章。

母（驚異地）：孩子！你那來的勳章？我的寶貝兒，你做了官兒啦！

鄧媽：是的，媽！

（室中轉亮，內壁突現一窗，窗外春光明媚，鳥鳴啾啾，柳絲低垂入室，一桌置窗前，鄧母白髮滿頭，精神矍鑠，欣立桌畔，柵門上梁已隱去，衆人俱立於門畔鄧之背後，面含歡笑，鄧龍戴軍帽，向母行軍禮）

鄧媽：孩子！給你打一個敬禮！

母：乖孩子！（行前握其手）你……去了這幾年，又長的高了，孩子！你倒底是回來了，老給你記着。

鄧媽：這位是咱們的隊長，董明堂先生！

母：董先生真是……（驚喜莫明）請坐，請坐，大家坐下……喲呀！早知道你們回來。我

得煮點兒茶給你們喝，你看，今天一早老聽個鴿子叫，連煮水也給忘了。

董 你別忙，伯母咱們坐會兒就得走的。

母 咳！忙什麼呀！董先生好歹得喫了飯去……鄧龍我的孩子，讓媽再仔細看看你，你做的什麼官兒呀？

鄧 我……我給忘了……媽董先生要喫我們自個兒煮的甜餅，你有熟的沒有？

母 有有有董先生，請你憩會兒，真是……連點心也給忘了。

董 伯母！你別忙，我是跟他說着玩兒來的。

母 你別客氣，董先生鄉下沒有什麼吃的，就剩下一點兒甜餅，孩子！你陪陪他們，我下廚拿點心去。

鄧 是媽！

（母自柵門外隱去）

董 鄧龍！你家裏的地方真美，你瞧！這兒就可以看到桃花！

鄧 是的，董先生！你要不要吃一個桃兒，我給你抓去。

董 不要……你聽，這是什麼聲音？（布穀鳴聲）

鄧 鷓鴣叫，這個鳥兒叫的時候，咱們就得下田。你聽，牠不是叫着「家家佈穀，家家佈穀」
董 多好聽！鄧龍！可是我聽的聲音跟你一樣，像是「光棍好苦，光棍好苦」！鄧龍！我要回
家看我太太去了。

鄧 你慢着走，你還沒有喫甜餅呢？

董 不下回再來喫罷！再見！鄧龍！

（燈光突暗，音樂大振，室內重現暗光，窗已隱去，仍爲獄中景像）

鄧 董先生！你不要走，不要走，等喫了甜餅去！董先生！

董 （於門畔回身）鄧龍！鄧龍！

張 哈哈！他還說着夢話，鄧龍！你醒醒，你做了什麼夢啦？

鄧 （拭眼坐起）奇怪！我做了什麼夢啦！

（衆大笑）

（室中又沉寂半響，遠處雞啼，自柵門外漏進一線曙光）

葛 天亮了！各位！

（雞啼更緊，光更明亮，音樂大起）

衆
天亮了！

(臺上驟黑，幕徐徐下)

附註：(一)本劇所用鐵棍，可用竹竿、棉絮及布條繫成，外塗黑漆。敲擊時當不生聲，老虎標用長木棍一，左右各

附木板一片，中置一片，上面用圓木裝成一輪形或十字形把手即可。

(二)篇中所用甘語，俱由友人口授，不敢保證其正確性。

(三)結尾語勿改動，音樂最佳能配用 (PUCCINI 作樂劇 "MADAME BUTTERFLY") 之二
二兩節，音調宜沉着、緩慢。

(四)本劇爲顧全劇情展開，與真實之情況極多不合，希戲兵隊中老吃官司之志士切勿笑歪嘴巴，大拆
棚脚。

縣官坐堂（訂正篇）

本事：

話說陷淪區中，某年某月，××縣縣府正堂升座辦事，皂隸吆喝，鑼鼓齊鳴，好不威風赫赫，只因世風不古，民間怕打官司，縣老爺檢視案件，惟民事、刑事各一，乃胡天胡帝，當衆開審。

民事爲民間少婦王麗麗，控告乃夫不守夫規，在外租有小房子，不管被告生活，縣老爺本慈善之心，將乃夫霍登，押下痛打，幸霍登熟嫻華而滋舞，且手面豪爽，鈔票麥克，乃得轉危爲安，頂禮而去。

刑事案爲其皂隸抓得重慶份子一名，當場帶審，縣老爺機智聰明，大開快車，與此滑頭鄉下人結成秦晉之好，一場熱鬧，終得皆大歡喜云。

演出前準備：

你最好能找一個吹打，（在人家喜慶或喪禮的時候專吹喇叭的傢伙）要不，找一個喇叭也好，再找一面大鑼，配音的工作完成了。

佈景是一座公堂，像京劇裏那麼簡單的場面，放一個公案就成。

演員和服裝諸可隨便，你最好去京劇團裏借幾套衙役的黑衣尖帽，借一套縣官的紗帽藍袍，全劇的人物可以增減當然，你能夠照着我須要的人物支配，那再好沒有。

時間我弄不清楚了，又像古代，又像現代，總之，本劇是一個雜燴湯，京劇不像京劇，話劇不像話劇，一切馬馬虎虎，不當人子。

那麼開幕了。

台上正中懸着大公無私的橫匾，審事桌上有筆架和簽筒，打鑼，一下一下打，夾着喇叭米媽米媽的聲音。

四皂役上，手持紅木法棍，兩兩分立，堂吏隨上，捧着文書雜件，服飾正像京劇中的小丑，小蕩鬚子，說話油腔滑調，冷面冷心。

堂吏 今天天好不下雨，咱們老爺準辦公！（白）我說站着的，你們到了幾個？

役甲 回大爺，連你一塊兒算上，來了五個。

堂吏 誰叫你們來了五個，剩下的上那兒啦？

役甲 下鄉榨油水去啦！

堂吏 回頭老爺上堂，我說什麼？

役甲 就說心裏明白，暗裏通氣。

堂吏 得啦！有你這麼一說，你們侍候着。

衆役 喳！

堂吏 萬事齊備，有請老爺！

（縣官老爺上，鑼聲起，老爺兩手背後，走雞步，姿態優閑，至衆役前仔細諦視，從頭到腳，眼鏡低跨鼻尖，繼乃方步踱上坐堂。）

老 （掃喉嚨）嚙！ Hon! Hon!

衆 嚙！ Hon! Hon!

老 怎麼着？你們喉嚨都有毛病？

役甲 回老爺，這是傳染病。

老 大家到齊沒有？

堂吏 沒有一個溜掉，溜掉沒有一個。

老 溜掉……沒有……沒有……溜掉……渾蛋！到底幾個上了班兒？

堂吏（向衆役）一起立正（衆立正）報數！

四役（連着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

九（末後一個緊跟着叫）Bingo！

老 我說領班兒的，報數是幾個？

堂吏 回老爺，十足二十個。

老 報數是二十，連你連我只有五個，這是什麼幾何代數？

堂吏 回老爺！他們幾個是臨時代表，餘下的 *Aliment*，下鄉溜躑兒去啦！

老 下鄉幹嗎？

堂吏 這個……就是……那個……

老 唔！

堂 嘻嘻！

老 哈哈（衆隨之笑）笑什麼？（衆面孔立板）

堂 回老爺！你上堂忘了唸詞兒，官兒們上場的時候都有這一套。

老 有咱，你聽着咱家站在山陽殿，又要錢兒又要米，不把錢兒不把米，保險你的——堂

吏和着)一場官司輸到底! (白)咱家劉——剝皮!

衆 (喝彩)好!

老 只因拍馬有功，上承國府陳代主席大恩，官封司法大臣之職，領有上方寶劍，保險汽車，我說哥兒呀！爺們這個派頭可掙的不小。

堂 可不由你說嘴。

老 今兒個有幾件公事?

堂 回老爺，東湊西搜，就這麼二件公事，你別傷心!

老 嗚呼！帶上了。

堂 是(捧上)老爺看文書介)我說老爺，你把這個公文倒着看啦!

老 胡說！我這是眼到心到。

衆 哈哈!

堂 笑什麼?老爺倒看文書是眼到心到，有名堂!

老 我說哥兒呀！你把這個文書給唸唸。

堂 是(唸介)「哀告者，茲有妾夫 James 霍登，不守夫規，在外賭錢跳舞，喝酒胡鬧，且租

有小房子一家，整年不回，小婦人忍無可忍，心裏發酸，特將本夫呈文控告，諸希明鑒，伏維尙饗，訴狀人王麗麗。」

老 唔！是一個老婆告丈夫的狀子？

堂 不錯。

老 帶上一個。

堂 是（向外）有請原告！

（王麗麗，Jingo 霍登上，王衣飾摩登，霍西裝畢挺。）

堂 看樣子倒是兩塊肥肉。

霍 回大爺，咱們是外強中乾，講究體面，衣裳穿着漂亮，裏邊空空如也。

堂 好！今兒個算是我講客，給你白當差……慢着，你們二個誰是原告？

王 我……我給忘了。（向霍）親愛的，咱們二個誰是原告？

霍 隨便，二個都可以。

堂 胡說！老爺吩咐只提一個，你們去了一個女的，就剩下一個男的，去了一個男的就剩下一個女的，不要二個一齊進去，不要一個都不進去！

王 親愛的，你說誰進去？

霍 親愛的，我離不開你，咱們要不一齊進去，要不一個都別進去，撤回原訴。

堂 胡說！那有上門兒的賣買再給溜掉的？我進去。（上前跪下）回老爺！犯人到！

老 哇！好一個大胆的兇徒，孫家莊一刀兩命，目無王法，推下槍斃！

堂 回老爺！這是我。

老 （細視）好呀！你是頂缸兒來啦！你拿多少？

堂 我要拿一個子兒外快，不是人湊，回老爺！他們要一齊進來。

老 好！一齊帶上。

堂 （站起）一齊上來，我的乾爹！（夫婦入跪介）

霍 老爺！我是冤枉的。

老 你叫什麼？

霍 我叫 James 霍登，我的女人不守規矩，整天跳舞打牌，東遊西蕩，老爺！我真命苦！（哭

介）

老 慢着，是你把女人告了？

霍 是的，老爺！

老 她的家況如何？

霍 回老爺！她家裏有錢，你要乘機行事，回頭咱們四六析帳。

老 胡說！這兒的規矩是二八，二八聽見沒有？

霍 是！老爺！

老 哇！好一個大胆的女人，目無王法，胡作胡爲，還做什麼女人，把頭給抬起來。

王 犯婦有罪，不敢抬頭。

老 恕你無罪。

王 謝大人（抬頭介）

老 （縮短半截）嚙（小喉嚨）我說……（急打個咳嗽改正，軟聲軟氣）我說 Madam，

你的丈夫把你告下了。

王 老爺！我的丈夫是一個天大的渾蛋！

老 不錯！愈看愈像渾蛋嚙！

王 這回是我告了他。

老 是你告了，告的好，告的有理！

王 他在外邊胡鬧，不管我的生活費用。

老 (拍案) 豈有此理！

王 老爺！你真好，你真是一個父母官兒，你是青天白日。

老 嘻嘻！不客氣，不客氣！(自口袋中取出撲克二張) 瞧！我會變戲法，你瞧，你瞧！

堂 (上前) 老爺！你當心一點兒，你的太太(向幕後一指)

老 (手足失措) 嚙！Hon! Hon! 你說什麼？

王 他整天在外面跳舞，賭錢，一點兒也不管我，老爺我真命苦！

老 (扁嘴) 真是……真是同病相憐！

堂 嚙！Hon! Hon!

老 胡說什麼叫跳舞？

霍 老爺！你連跳舞也不懂？你這個官兒怎麼做的？

老 我是當今國府主席的外姪女婿，還怕不做大官兒？

霍 唔！What's a pity! (手摸下巴) Let me see……對了，讓我來教你罷！跳舞者，高

尙之娛樂也，跳舞中最簡單的一段是 Waltz……（吹藍色的多腦河口哨，起立表演介）

（衆役探頭擺腦，審視久之，亦隨起舞蹈，滿台音樂聲，除王麗麗仍跌坐地上外，衆役成雙捉對，各得其趣，縣官足癢難煞，亦離案下海，久久不歇，時霍一人徐舞至桌旁，於位上坐下，突將驚堂木一拍）

霍 哇！綁下了。

（縣官方於審案前亂跳，爲衆役扭摔地上，低頭俯伏）

霍 縣官兒！你是越活越回去啦？這是什麼地方，就由你那麼胡奔亂跳的？

老 大人明鑒，這是卑職一時糊塗，下回準改。

霍 我說縣官兒，你這個官兒怎麼弄來的？

老 啓稟大人，這完全靠我太太的福份兒。

霍 嗯！

老 有一天，是咱們主席的生日，我跟着太太一塊兒去拜壽，是我太太化了不少的心思，纔發現陳代主席是我們的親戚，我的太太就對他一笑，笑的好，趕明兒我的委任狀給

下來了。

霍 嘿！你到職至今，手裏頭搜括了多少銀子？

老 回稟大人，銀子沒有，金條有這麼幾根，你要就送你十條，只要饒了我的狗命。

霍 啊！試着看，沒準兒。

堂 慢着，咱們把地位弄錯了，坐的是原告，跪的是縣官，這是什麼幾何代數？

老 （細想）不錯，我是縣官，他是原告……（跳起）渾蛋！這是什麼王法！（向四役跺脚）

你們都死啦！快給我抓下渾蛋！

衆 是！老爺！

霍 別抓，別抓，我自己上來。（與縣官互調介）

老 渾蛋！你冒充大臣，罪該槍斃！

霍 回大人，你這個官兒做的容易，應該讓大家做做。

老 胡說！還敢張辯！給我打！（將簽筒中竹簽擲下）五十大板！

霍 大人息怒，我這兒有東西！（取出鈔票一卷）

老 這是什麼？（細視）唔！（向役甲）張三！收下！

役甲 是大人！（收取鈔票，抽去數張，授給役乙，乙又抽去數張，授給堂役，堂役分去一半，

授上老爺）

老 唔！（急塞入簽筒，筒中釘的一響，如計算機聲）唔！（摸下巴沉默半響，突起立）一起立正！（衆役立正）向後轉！（衆役後轉）少憩！（雞步下，與霍登咬耳朵講話，噤哩咕嚕，復退至案後）立正向後轉！少憩！（向衆役揮動食指，衆役復自身畔摸出原款，轉轆授上）噫！（放入簽筒釘）

王 老爺！你放咱們回去罷，咱們撤回原訴，不打官司了。

老 胡說，這兒是什麼地方，就給你們隨便出出進進的？

王 那麼，老爺！我也對我笑一笑，嘻嘻！

老 （縮短半截）嘻嘻！（自桌下取出一玩具老虎，該虎裝有叫笛，壓縮作響）嗚嗚！

王 嗚呀！真好玩，真好玩，老爺！你真是一個天真的孩子，一個慈悲的老和尚！

老 太太！你說我是老和尚我……我要生氣了。

王 嗚！對不起，對不起（梆子調）你是我的小寶貝兒嗚！我的寶貝兒啦！

霍 太太！你再跟他胡鬧下去我可要喫醋了。

老 胡說！咱們談的是正勁，你喫什麼素？

霍 你這個飯桶官兒，她明明在拍你的馬屁，你一點兒也不知道。

老 胡說霸道，我會給人家拍馬屁，我這個人會受人家的馬屁？

霍 對！對！咱們的父母官兒就不愛人家拍馬屁，你們看，像他那麼一位老爺還會喫人家的馬屁？這是那一家子說的，咱們老爺有的是聰明，有的是能力，有的是當機立斷，有的是威武雙全，大家看，這是一個頂兒腦兒的大政治家，大學術家，大科學家，大軍事家，這是一位二十世紀的天才，十八世紀的鬼才，我們的父母官兒萬歲！

老 嘻嘻！看你說的多有意思……

霍 啓稟老爺！你做你的官兒，咱走咱的道兒，有緣下回再見！

老 （起立）再見再見！（向役衆）哥兒們！排隊送客。

（衆排隊送二人起程，喇叭米媽米媽響，鑼聲鐘聲，老爺送至門口作揖，王、霍二人下）

老 （復位）領班兒的。
是！

老 你把第二個狀子唸給我聽聽！

堂 是（唸狀子）我張三，給老爺叩頭。

老 張三哪！是你上的狀子？

役甲 是老爺！

堂 「按昨天正午，卑職行經大馬路外灘公園後面，迎面來了一人，行走匆忙，身背包裏一個，經卑職仔細查問，纔知道他是重慶份子。」

老 怎麼着？

堂 他抓了一個重慶份子。

老 重慶份子，那沒關係……（突跳起）什麼！

堂 （京腔）重哪慶哪份……子！

老 喲呀！（雙手擦桌發抖介）不好了！（暈去）

堂 老爺醒來！

老 各位原諒，我不會唱倒板。

堂 你是醒啦？

老 咱沒有醒，領班兒的，你瞧我的頭還在着？

堂 在着。

老 我的膀子沒給砍下？

堂 沒給砍下。

老 來人哪！

衆 噓！

老 趕快拉出手槍，上來保駕要緊。

衆 噓！

（起鑼鼓急急風，衆圍老爺背後，摸出手槍小刀，對外架起）

老 （發抖）帶……帶……犯人……上來！

堂 老爺，你這個腿子直發抖。

老 領班兒的，你瞧瞧太平門給打開沒有？

堂 這兒只有一個內門，有老太太守着。

老 我這個腿子老不聽話，你給我吆喝一下。

衆 是！（全體壯起聲勢，吆喝介）

（一鄉下土佬，背包袱，攜一十歲小孩上）

役甲 當堂跪下！

鄉 是！老爺！（跪介）

老 （自桌下探起頭來）領班兒的，重慶份子也是一個人哪！

堂 不錯！老爺！

老 那麼土裏土氣的樣子。

堂 你可別小看，這是知人知面不知心，他裝的糊塗，心裏頭儘存着個計算。

老 那……那……（掃喉嚨）

鄉 （打噴嚏）呀呀！

老 這是什麼名堂？

堂 給你打招呼。

老 （向鄉下人）你……你是重慶份子？

鄉 是！老爺！

老（哭出烏拉）你知道，我也是可憐，我……沒有辦法，我早說就不願意下水，做什麼倒霉的官兒，可是人家不放鬆，說我大才小用，非給下水不可，三天一大催，五日一小催，催的沒有辦法，纔給頂個名兒做上了，你……你得原諒我，瞧我多可憐！

鄉 老爺！你別哭，我也是沒有辦法，給田保三日一大催，五日一小催，要米，要糧，家裏不能待着，纔來跑單幫的。

老 可不是，咱們兩個真是同病相憐，咱們是同志！

鄉 是老爺！

老 你府上那兒？

鄉 回老爺！泥土鄉泥土鄉！

老 哈哈！咱們是鄉——

堂 鄉親！

老 渾蛋！你說什麼？（向鄉人）我說同志大人，這是你的孩子？

鄉 是！老爺！就這麼一個小不點兒。

老 哈哈！巧極了，巧極了，我有小女一名，生長名閨，唸書識字，你親家不嫌貌陋，就配給令

郎爲妻，咱們是同鄉同志……

堂 同病相憐！

鄉 這……這……

老 沒話兒說的，快傳令請大小姐上堂！

堂 有請胖姐兒！

（大女兒上，三十餘歲，又胖又大，已化裝成新娘子，紅衣綠褲，頭戴披紗）

（鑼聲起，喇叭米媽米媽響）

堂 （呆了半天）乖乖，（向女）你這是特別快車！

女 嘻嘻！（面孔立板）

堂 婚禮開始！新郎新娘相對立！（兩役扭住小孩跪下，動作迅速）拜！拜！拜！（女拱手

還禮，孩起立）

堂 主婚人上位！（兩役拉鄉人上，與老爺並立）親家行相見禮。拜！拜！拜！（兩親家跪

下叩頭，起立作揖）

堂 新郎新娘拜見大人，（女孩跪介）拜！拜！拜！（起立）

鄉 算了，算了，不敢當，不敢當！真是……

老 你別客氣，小夫婦倆給你見見！

鄉 那兒話，那兒話，真是……（身畔摸索）沒什麼見面禮兒，小媳婦兒，這點兒錢送你，真是……

堂 親家老爺！你送了一張當票！

鄉 可不是，可不是，把我喜歡死了。（換鈔票一張）

堂 領謝！小夫妻倆答謝親家，拜拜！拜拜升（兩方行鞠躬禮）

堂 各位！咱們拜見親家老爺，討個喜訊兒！

衆 喳！（上前行禮，有跪禮，有軍禮，有拱手禮，禮畢一哄而上，將鄉人掀翻桌後，剝剩短褲一條）

堂 送新婚夫妻進入洞房！

（鑼聲大起，衆排隊前行，至門口排開，小孩隨行，行走稍遲，胖姐後隨數步，一把將小孩抱起，大步入內）

（音樂止）

老家！

鄉老爺！

老吓！

鄉吓！

老鄉合 哈哈哈哈哈！

老親老！你在重慶担任什麼官兒！

鄉回稟老爺！重慶在那兒我都不知道。

老那……那爲什麼人家叫你重慶份子？

鄉回老爺！那是你的手下人敲我竹槓，我沒有錢給他，他就硬派我是重慶份子，給拉上

這兒來了。

老張三！這是實話？

役甲回老爺！事出有因，查無實據。

老嗚呼耶！（氣極發抖介）

堂甬再發暈了，你不會唱倒板。

老 給……給我抓了下去！抓（衆扭鄉人下地）

老 你這個鄉下佬，什麼東西！冒充重慶份子哥兒們，給我痛打，今兒個不把你打死我不做官兒！

衆 （大喝）打！另一役突上，向桌前打千）

役 啓稟老爺！大事不好！

老 何事驚慌？

役 回老爺！日本天皇已於昨晚投降，天下太平，中國軍隊已把這兒團團圍住了。

老 噲呀！

堂 老爺醒來！

老 我沒有昏去！

堂 這可倒霉，你的末日到啦！

老 如今之計？

堂 有調虎離山之法。

老 你且道來。

堂 老爺一面吩咐下去，打電話給報館記者，說你已經自殺，一面幹快整理皮箱，上飛機
逃命要緊。

老 言得極是，呔衆將官！

衆 喳！

老 隨孤逃命去走！

衆 喳！

（鑼聲，喇叭，衆隨老爺自內急下，鄉人將「大公無私」的紙張揭下，覆蓋身上，哭喪着臉緩緩走入幕）

出路問題 (新作)

——爲盧玲玉小姐高中畢業典禮時演出起作，馬馬虎虎，瞎三話四，請勿當真。！

本事：

××女校葉瑞芳、何小芸、王秀珍、李亞玲四同學，在今年夏季應屆畢業了，四個人都爲出路問題煩惱着，
升學？
就業找尋對象準備結婚……

她們的「大姊」徐蕙風來了，她是一個標準的職業女性，四個女孩子興奮地要求她答覆就職問題，她的回答是否定的，她覺到職業對她們的年紀並不合式。

跟着來的是葉瑞芳的父親和姊姊，這位頑固的老人是來逼自己女兒回去結婚的，但在瑞芳姊姊的口
中，使她們多少理解到「結婚生活」的陰暗面，一句話，結婚在她們的年紀也並不合式。

王秀珍哭着回來了，她在戀愛中遭遇了最大的失敗，她準備自殺，幸虧中間加入了一個希奇古怪的老人，纔把這幕不幸的悲劇改成喜劇。

職業、結婚、戀愛……對她們都感覺到一點不可捉摸的空虛，最後，她們要求這個神奇的老人答覆這回事，老人也沒有肯定的答覆，他像煙霧一樣的消失了，只給她們留下了二句話：「不要委曲自己所喜歡的生
活，抓住牠，把自己培養得更成熟更強健點！」

人物：

葉瑞芳、何小芸、王秀珍、李亞玲（畢業班同學，俱在二十一、二歲左右。）

徐蕙風（校友，二十六歲，某保險公司職員。）

何舍監（四十餘歲，樸素忠實。）

李老先生（六十餘歲，談諧健談，長袍，小帽，眼鏡，彎腰曲背。）

葉老先生（六十餘歲，固執拜金，精神煥發，服飾同李。）

葉瑞華（瑞芳姊，二十六、七歲，浮誇自大，服飾摩登，滿身俗骨。）

僕役總管（二十餘歲，亦衣飾華麗，妖形怪狀。）

女侍四人（衣服須一律，年約二十歲左右。）

地點：

某女校女生宿舍中。

置景：

右有一門通外，靠內幕有窗，窗下有牀舖二，左方緊靠內壁有小書桌一，稍前有小椅二，三，小圓桌一，台中置一圈椅，右方任其空虛，以免阻礙外門進出時不便。

啓幕：

葉背向觀衆，臨窗外望，何、李各據一牀而臥，翻閱雜誌，三人俱已穿上畢業禮服，沉默片刻，遙遠有鐘聲傳來。

何（半天，拋下雜誌，抬頭向葉）瑞芳姊！你在想什麼？

葉……

何（大聲）瑞芳姊！

李 小鬼，駭了我一跳。

何 她想心事想癡了，不理我麼。

李 嘖嘖，瑞芳姊，別想癡了神，叫你也不聽見了。

葉（回顧）你在叫我？

李 不錯，好姊姊，人家叫你半天了。

葉 對不起，我沒有聽見。

何 唔！沒有聽見。

葉 （思索地微笑）你們知道我在想什麼？

李 想你爸爸給你找的那門親事。

葉 小鬼！你一天到晚就纏這些個——你聽聽，這是什麼聲音？

（三人靜聽，鐘聲幽揚入戶）

何 這是催我們起床的鐘聲，有什麼奇怪的？

葉 小芸！你別忘了，這是我們最後一次聽牠了，你仔細一點兒聽，牠的聲音多夠親熱，多夠美，一下，二下，三下，我們每天個就聽牠的聲音，聽着她的聲音做事，不管是春夏秋冬，不管是括風下雪，她像是我的母親，天天那麼一套，老給你找麻煩，可是老叫你照規行事，六年了，從我們進了學校起，她的聲音始終那麼溫和，那麼動聽……可是，從今天起，我們要離開她走了，那麼遠遠地走，誰也不能回頭……

李 （感動地傍近她）瑞芳姊！

何 （跳起）瑞芳姊，我不許你再說，我們不是早就約定了……

葉 對不起，亞玲！我又給忘了，我們早先就約定，大家在分離的時候，不許說一句傷心話兒。

李 可是……瑞芳姊！人始終是有感情的動物，我在這一個時候感到了分離，倒底有一種難言的酸苦，第一，我們相聚了那些個日子，現在得各走各路，不許回頭，分離了，不許說一句傷心話兒，可是分離了，誰能夠保證我們再有今天的日子，瑞芳姊！我心裏就直怕……

葉 亞玲！你得學堅定一點兒，不是我們在上次開級會的時候，談到全體學生的出路問題，校長就勸我們要堅定一點兒。

李 她的話是不錯，可是橫在我們前面的都是一連串問題，升學，升什麼學校，做事，找那一門事情最合適，還有……

何 還有，就像我們秀珍小姐，找尋對象，大談戀愛！

李 呸（笑）

葉 真是，這個孩子真是鬼迷了心，一天到晚就跟她的情人約會，今天跳舞，明天看戲，這一個時候快舉行畢業典禮了，她又野在什麼地方去了。

何 告訴你，她的男朋友何任之來了，她忙着招待他參觀校舍呢。

葉 真是，像她那麼天真爛漫，誰說不是一個辦法？

（門上有人輕叩）

何 誰呀！請進來。

（門啓，徐蕙風進）

徐 好啊！你們！

三人合 蕙風姊！

徐 恭喜你們，三個小的兒也給畢業了。

葉 蕙風姊，今天什麼風吹了你來？你看，有多少時候不來玩兒了。

何 蕙風姊！你是越長越漂亮了，來！我給你把手皮包放好。

徐 謝謝你！真是，好久沒有機會來看你們，今天我是非來不可。

葉 蕙風姊，你事情很忙吧？

徐 不錯，給人家做事，就賣了自己，身體、時間，兩不自由。

何 可是人家都讚美你是一個標準的職業女性呢。

徐 算了罷，也許人家在背後罵我是花瓶兒呢。

葉 喔！對了，蕙風姊！我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想找你談談。

徐 那一類重要的事情？

葉 你先請坐下，定一會神，我們的事情太重要了。

徐 （坐下）奇怪！你們有什麼秘密？

葉 不是秘密，亞玲，你先給蕙風姊倒杯兒茶喝。

李 好的。（倒茶）

徐 奇怪，你們有什麼事情那麼大驚小怪的？

葉 蕙風姊！你年紀比我們大，閱歷比我們深，我們想請教你一個問題。

何 對了，對了，蕙風姊！讓我來跟你說罷，就是在今天畢業以後，我們應該走那一條路纔

好？比方說，你是一個職業女性，要是我們也想找點子事情兒做，我們就應該找什麼職

業，打那兒去找職業？

徐 喔！你們都想找職業？

葉 不錯，我們有這種可能，你是我們的老前輩，應該告訴我們一點兒經驗。

徐……叫我說什麼好呢……（想一下）要是……說起來，我並不希望你們找職業。

葉 爲什麼理由？

徐……我總覺得職業的生活就完全不是我們在學校裏的時候所能夠想像的，那是一種固定的、刻板的、沒有生趣的事情，比妨說我罷，每天得一早起來，擠上電車，趕到一個很遠的地方，那個地方不管你心裏生氣，見了每個全事，每個客人都得笑嘻嘻地敷衍一下，接着就在全一的位子坐下，拿開打字機的套子，每天每天的打，這點事情初初開始的時候也許會給你一點兒新奇，過久了你就知道麻煩，時光在你手指底下偷偷地溜走，不給你留一點兒痕跡，你不能做你喜歡做的事情，不能說你喜歡說的話兒，我始終覺得找職業是男人的事情，他們會說會講，會投機操縱，會遠處着手，留給我們的就是一點兒不用你費心思、用學問，可是始終是枯燥的、沒有生氣的工作。

葉 這樣說……蕙風姊！你是反對我們找職業的？

徐……這……瑞芳！這幾年來我也多少懂得了一點，那就是說，天下沒有絕對的事情，找職業當然沒有像我們學校裏那麼自由，那麼隨便，可是也能夠磨練你懂得人情，懂得世故，你的生活不再是一個狹小的圈子，你得跟很多的人接觸，你得跟很多的事情接觸，

你不會再像學校裏那麼整天做着好夢，夢想有一個漂亮的王子會騎着白馬把你接到宮殿裏去，也許我們會在平凡的人羣裏面發現我們需要的對象，大家瞭解生活是怎麼一會事情，大家平心靜氣地等着，有機會就合起來創造一個新的天地……對不起，我說得太遠了，也許你們不懂我在胡謔什麼東西？

葉 是的，蕙風姊！我們不能了解你的意思。

徐 要是你們願意走我的路，將來也許你們會明白我，真的……我想告訴你們一個消息，就是……我在下一個月要結婚了。

三人合 呀！

葉 恭喜你！蕙風姊！恭喜你！

徐 謝謝你們！好罷！讓我來結束我的理論，職業也許是女人必須經過的一個階段，但是，這不是我們終身的事業，更不是你們這樣輕的年紀所應該沾手的，再說，你們真不想做別的事情嗎？比方說：上大學，講戀愛，鬧結婚？

何 一點兒不錯，現在我們四個朋友正走着四條路子，瑞芳姊上回接到她父親寫給她的信說，要她畢了業就回去結婚，秀珍姊在忙着跟他的朋友講戀愛，天天寫情書，赴約

會，亞玲姊想走你的路子，準備找一個事情，我自己彷徨無路，滿想升大學，可又不知道升那一個大學好，蕙風姊！你今天非得給我們解決一下不可。就是說，我們應該走那一條路最準確。

徐 對不起，我不是早就說過了，天下沒有絕對的事情，瑞芳的父親要她結婚，多少也可以考慮一下，天下做父母的心總是希望他的兒女好，也許他給你選擇的婚事是非常圓滿的。

葉 蕙風姊！你別聽小芸胡扯，我已經寫信去拒絕他了。

徐 爲什麼拒絕？

葉 那個對方的人我就……從來沒有見過。

徐 這不能算是一個拒絕的理由，也許在你結婚的一天，你偷眼兒一看，唷！倒是一個挺漂亮的先生呢。（衆笑）

葉 可是……我又知道對方就沒有唸過幾年書，只仗着家裏有錢，整天整晚的喝酒胡鬧。

徐 這我就不敢說了，可是你總得仔細地考慮一下，我在你們那樣年紀的時候也跟你

們一樣要強，什麼都別放在心上，慢慢地你會懂得，有機會到手的時候，就應該抓住牠，考察牠，可別輕易放過。

葉 謝謝你，蕙風姊！

（王秀珍急忙奔進，在書桌抽屜中找尋化粧品）

何 嘖嘖！瞧瞧我們的戀愛專家，進來人也不給招呼一聲。

王 （回顧）你說什麼？（見徐，興奮地）喔！蕙風姊！什麼風吹你來了？

徐 秀珍，你真是越來越漂亮了，讓我看看你。（王愉快地轉身）不錯，美極了，聽說你在鬧戀愛是不是？

王 沒有的事，你別聽他們胡扯。（忙塗口紅）

何 胡扯，今天恐怕是一個定情的日子罷？

徐 真的？

何 誰說不是，她的男朋友在學校裏是一個有名的 Popular boy，會打球，會唱歌，會跳舞，會懂得女人的心理，總而言之，沒有一件不好。

徐 真的？

王 小芸，你再胡扯！

徐 那有什麼打緊，說給大家聽聽，也好給你拿個主意呀！

王 （害羞地）蕙風姊我……

徐 別害臊了，痛快一點兒說罷，我是你的大姊，管叫你拿個主意。

王 我……我真的喜歡他。

徐 他喜歡不喜歡你呢？

王 不知道。

徐 這就糟了，你得想法兒試探一下呀！

王 他……他跟我約定了，說是在我舉行畢業典禮的一天，正式決定我們二個人的關

係，我想他也許會跟我求婚。

徐 真的那……今天他來了沒有？

王 來了，在底下等着我呢。（發抖）

徐 趕快，趕快，大家給她打扮一下，快！

（衆爲竭力打扮，迅速告妥）

徐 好好，快去罷！當心一點兒。

王 蕙風姊！我心裏直跳！

徐 鎮靜一點兒，秀珍！最重要的是你得讓他先開口。

王 要是他不開口呢？

徐 你總得想法兒拿話去套他。

王 謝謝你！我……我得走了。

四人合 祝你旗開得勝，馬到成功。

王 喔！我的腳……直……直抖擻！

徐 別怕，別怕，亞玲！你一塊兒陪她下去罷。

李 是。（二人下）

葉 這個孩子，我看她簡直是發瘋了。

徐 你不能怪她，年輕的時候應該鬧幾樁戀愛，這是我們應有的權利，不要等到人老珠

黃的時候，想鬧戀愛也趕不及。

（李老先生自外門上，態度慈祥、快樂，臉帶微笑）

老 對不起，打擾你們！

（葉、徐、何面面相覷，呆住）

老 動問你們，這兒有一位姓李的李亞玲小姐沒有？

葉 有的，她剛出去，大概就會回來的。

老 好好有了就好，我可以在這兒等她一下嗎？

葉 這……

老 不要緊，我等她說句話兒就走。

葉 可是，老先生！我們很感到奇怪，這兒是女生宿舍，你怎麼能夠進來的？

老 我……我自己也不明白，你們這兒房子真大，累我東奔西走，闖了半天，就闖進這間

房子來了。對不起，我可以坐下嗎？我的腿給累壞了。

徐 沒有關係，老先生！你憩着就是，先生尊姓是？

老 我姓李，我是亞玲的父親。（在中間圈椅上坐下）

葉 喔！是李老伯！你請坐……可是……

老 可是什麼？

葉 亞玲就沒有提起過她有一個父親。

老 不錯，我離開她已經十年了，這回是打一個很遠的地方趕來，參加你們的畢業典禮，
真是，她現在長得很高了罷！

葉 你也許不會再認識她了，長得又漂亮又和氣，你見了她一準喜歡她。

老 謝謝你！你們幾位是？

徐 我們都是她的同學。

葉 （倒茶）老伯，請喝點兒茶。

老 謝謝你，謝謝你！真是，十年了，十年沒有回來看看我的女兒，不知道她會不會認識我。

（何舍監進）

舍 瑞芳！你們準備好沒有？快舉行畢業典禮了。

葉 準備好了，何先生！

徐 （親熱地）何先生還認識我嗎？

舍 喔！你是……徐蕙風！

徐 對了，何先生！好久沒有見你，你好呀！

舍 好！謝謝你，你畢業已經三年了，你在那兒得意呀？

徐 我在一家保險公司做事。

葉 何先生！蕙風姊就快結婚了。

舍 恭喜，恭喜！女孩子唸了幾年書，應該再做幾年事情，等什麼都熟練了，就想到結婚，這是最完滿的歷程是不是？

徐 是的，謝謝你！

舍 （見老人）這位是？

葉 哦！他是李亞玲的父親，趕來參加畢業典禮的，（向老人）這位是我們的舍監何先生。

老 何先生！（起立，點頭）

舍 李先生！你請坐，真是……（向葉）瑞芳！我忘了告訴你一件事情，你的姊姊來了，在樓下客廳裏等着，要不要請她上來？

葉 不……何先生！我不想見她。

舍 唏！奇怪！那兒有不見自己親姊姊的規矩，你等着，我去請他上來。（向徐）蕙風小姐！

請你多憩一會兒，回頭在學校裏喫了飯去，我事情太忙，不能招待你了。

徐 好的，謝謝你。（舍監下）

葉 蕙風姊！我真怕見她們，那怎麼好？

徐 怕什麼，自己的姊姊有什麼可怕的？

葉 他們今天來的意思，就是想逼我回去結婚。

徐 那你就拒絕她們得了。

葉 你不知道，我父親的脾氣挺頑固。

徐 你姊姊怎麼樣？

葉 她更不行，前年聽了父親的意思，嫁了一個有錢的闊少爺，一天到晚就是打牌聽戲，一點兒主意也沒有。

徐 （躊躇）那……（李父趨入牀前坐下）

（葉父進，老頑固神氣，手執旱煙桿，葉姊跟上，衣飾華麗俗氣，令人作嘔，舉止輕佻，後隨僕役總管一人，亦衣飾摩登，高跟鞋，白皮篋，後隨四侍女，進門後排立門旁，每人手中各攜小皮包一只）

葉 姊姊！（見父，驚奇）爸爸！你也來啦！

父 唔！你在這兒，好容易找了半天，我怕你們先生不許男人進來，就偷偷地躲在你姊姊後面溜了上來。

葉 你請坐！

（葉姊先至中間圈椅上坐下，抽煙，總管待立一旁）

父 （剛想坐下，突見李父）唏！怪事年年有，不及今年多，你們這兒是女生宿舍，夫女生宿舍者，乃皇宮之禁地也，怎麼會……會讓老頭兒進來？

葉 這……這位也是我們同學的父親。

父 瑞芳！這就得怪你，這完全是你們新派的學校，什麼都講自由，你也中了自由的迷，會回信告訴我，說不想結婚，胡說八道，這真是謊天下之大唐，豈天下之大理，正像你們女生宿舍裏會發現一個老頭兒一樣。

老 （上前，客氣地）嘻嘻！你先生今年多大年紀了？

父 六十五歲。

老 你看起來倒很年輕，只有十八歲的樣子。

父 不錯，我是年年十八歲！

老 唔唔！（指葉姊，移眼鏡細視）這位是？

父 這是我的大女兒，上海最有名地產大王王大狗的太太，怎麼樣，你有這樣寶貝的女兒沒有？你有這樣闊氣的女婿沒有？

老 唔唔！沒有，沒有。（細視總管）這一位大概是你的二小姐罷？

父 胡說這是我大女兒的佣人領班兒。

老 唔！佣人還得用一個總領班兒的？

父 不錯，這就是表示我們女兒家的闊氣，你瞧瞧，總領班底下，纔是四個正式的佣人，她們各司其職，從不打混。

老 唔！這個排場可真不小。

父 說小不大，外頭還有車夫，保鏢，跟包的，打雜的，要來就是二十車。

老 唔！你女兒出門兒一趟，排場可比美國的總統還大。

父 說的是，爲人而不講究個排場，枉爲做人！

老 所以你也逼着你的小女兒，趕早嫁一個闊人？

父 不錯，我生平做事，就講究個排場，你瞧見過咱們女兒的派頭沒有？（向葉）瑞芳！
跟你說，你倒底答應不答應，今天就跟我們回去結婚？

葉 爸爸！我……

父 （大聲 ） 你是不答應？

葉 我……對方的我也沒有見過，怎麼可以隨便的答應人家？

父 胡說八道，對方難道是三項六臂，會把你啃了下去，再說，只要人家家裏有錢，就什麼都上等。

老 慢着來，你是要你的女兒回去結婚？

父 不錯，老桂兒！

老 要是你女兒不答應？

父 我跟她脫離關係！

老 你不能這樣強逼她。

父 強逼？難道說女大當嫁，男大當婚這一句千古名訓，也是強逼？

老 話是不錯，可是你應該讓她有點兒自由選擇的權利。

父 自由選擇？荒唐，荒唐，這是大道不行，必有妖孽，請問，你們自由選擇的有好的結果沒有？
有，鬧離婚鬧意見的是你們自由選擇的多，還是由我們父母作主的多？

老 你的話是不錯，可是這一個時代已經過去了。

父 胡說，我們的時代永遠生存，永遠勝利，偏是你們講究什麼自由戀愛，今天李四，明天張三，這成什麼樣兒？再說，我本來就反對女兒上這種洋學堂唸書，什麼都不學，就唸幾本洋書，請問，要是她嫁了出去，她能夠煮一個菜，洗一件衣裳，帶一個孩子嗎？所以，我纔給我的女兒找一個有錢的丈夫，不愁穿喝，一輩子不用她經心管事，這還不夠她受用的？

老 老先生！我知道你跟她找的丈夫，是不是無錫鄉下一個地產大王的兒子，拐了一條腿，斜着一雙眼，整天的喝酒罵人，拿錢亂化的是不是？

父 奇怪！你怎麼會知道？

老 我是傳聞所得，不足爲奇。

父 可是人家裏有錢，你知道嗎？人家有田有產，你知道嗎？只要有錢，天大的事情也得過去，你問問我的大女兒，你問她！她現在過的是什麼日子？

老 好好！大小姐！你對你自己的生活感到滿意嗎？

姊 對不起，我不懂你們這些個高深的字眼。

老 我是說，你每天個怎樣打發你的日子？

姊 我呀！我是下午四點鐘起身，先得躺在牀上吸一枝煙兒，聊幾句天兒，纔後打鈴招呼
佣人，端正洗臉香水，上品香皂，胭脂花粉……說真的，我可忘了，這半天打車上下來，就
沒有擦過香粉……（拉長聲調）領班兒的！

總 是，王太太！

姊 吩咐下去，安排香粉！

總 是！王太太！（轉身向女一）一號，打開粉盒兒，戴上手套，上去給太太擦粉。

女一 是！（將手中所拾皮包打開，授給葉姊，復取出小鏡，對準彼臉上）

姊 （邊擦邊說）就這麼下牀化粧，擦點兒粉，梳一下頭髮，也得化上一兩個鐘頭，再後

就洗了手，喫點兒早飯……

老 （大驚小怪）下午四點鐘喫早飯？

父 別那麼大驚小怪的，這是咱們有錢人家的派頭。

老 唔！

姊 說起喫早飯，我的肚子可有點飢了，領班兒的！

總 是王太太！

姊 吩咐她們送一客 Ice Cream Soda 上來！

總 是王太太！（轉身向女二）兩號戴上手套，準備點心！

女二 是！（將手中皮箱打開，取出冰淇淋一杯，餅乾二片，呈上，姊喫）

老 這是什麼玩意兒呀？

姊 冰淇淋蛋糕，你沒有聽見過吧？

老 沒有，沒有，滋味可不壞吧？

姊 走着瞧，沒準兒！

老 你吃的真講究，吃啦！往下邊兒說罷！

姊 我喫了早飯，就高興打一個電話給張太太，李太太，李先生，問她們有興緻沒有，高興

咱們就湊一桌馬將，輸贏小小的。

老 大概有多少進出呀？

姊 看手面，看運氣，有時候時來運來，一副牌就贏他個一二千萬。（老人嚇跌一交）

姊 要不我們就出外玩兒去，上公司，上朋友家，上跳舞廳，到第二天早上四點鐘回來，看看報紙，一天就那麼過去了。

老 那你今天是特別掛號？

姊 什麼叫做特別掛號呀？

老 我說你今天到這兒來參加你妹妹的畢業典禮，特別起了一個早？

姊 對了，這是天大的面子……真是，天老是那麼炎熱，領班兒的！

總 是王太太！

姊 吩咐下去，叫人打扇。

總 是王太太（顧向女三）上去給太太打扇！

女三 是（上前打扇）

父 怎麼樣？老桂兒！你聽了我女兒的生活，真該羨慕罷？

老 不壞！不壞！有你這樣一個寶貝的父親，纔有你這樣寶貝的女兒，她是皇后，你是太上

皇爺。

父 別客氣！她的闊勁兒只說了一半，有機會請到舍下來賞光賞光。

老 一準來，就是……我有一件事想問問你的大小姐……（向姊）你天天過這些個

生活會不會發煩，一鼓子勁兒儘想動氣？

姊 不錯，做一個闊太太總得使點兒脾氣。

老 你是不是感到你的生命，你的一切，都不是屬於你自己的？你看不到太陽，看不到新

鮮，你想做一件自己想已做的事情就沒法做到，因為你整個的人就給那些個口紅、香粉、

派頭、尊嚴給壓住了。

姊 我不懂你那麼高深的學問。

父 怎麼着，你是反對她的主義？

老 根本反對，決不讚成！

父 胡說八道，豈有此理！（向瑞芳）怎麼樣？你倒底走是不走？

葉 爸爸！我……

父 （大聲）你是不走？

（舍監上）

舍 唉！你們在吵什麼呀！快點兒準備，就快舉行畢業典禮了。（見葉父）奇怪！這兒又加上了一位老先生！

老 （拾說）他是……（急步上前，附舍監耳低語，說完走遠數步）

舍 （瞪眼）老先生（大叫）哎（極叫）哎！

父 什麼事情這麼雞毛喊叫的？

舍 你要……你要葉瑞芳回去結婚？

父 不錯，難道我沒有這個權利？

舍 你這樣老的年紀，怎麼可以……

父 （拾說）就爲了我的年紀老，看的事情多，纔不會上你們唸洋書的鬼當。

舍 反了，反了，老先生這兒是女生宿舍，請你出去！

父 我偏不走，非等她答應了我不可。

舍 呀（大叫）呀！我去叫警察去，我去叫警察！（急下）

老 （陰陽怪氣地）老先生！我瞧你還是乘早離開這兒罷。

父 好氣死我了，瑞芳！我對你提出最後警告，要是你今天晚上不回來，咱們就斷絕關係！

老 我可以跟你打賭，她今天晚上決不回來。

父 唔！你可以打賭（怒極）原來是你在挑撥離間，存心要我的好看？

老 這……這像什麼話兒！

父 你這個窮老頭兒！你是妒忌我們有錢，存心來破壞她的親事（一步步逼近）

老 沒有的事，沒有的事……（繞小桌逃，父追上，抓住李父衣領，摔倒牀上）救命哪！

父 （一手抓住不放）好！我問你，你方纔鬼鬼祟祟地對那位舍監先生說了什麼話兒？

老 我說……我說你對葉瑞芳小姐求婚。

父 我向她求婚？我對我自己的女兒求婚？這還像一個父親？

老 嘻嘻！你本來就不像一個父親！

父 好！你幹的好事，你促使人家趕我出去，好！你瞧不起有錢的人，我偏要拿點兒錢給

你看看（掏出皮匣一只）你瞧瞧，這個皮匣子裏有的是支票，有的是現款，你瞧見過

沒有？你這個窮老頭兒（用力將其拋於牀上，將皮匣藏入袋中，老人圖掙扎起立，又爲

按倒）哼！

姊 爸爸！爸爸！這麼熱的天，你跟人家吵什麼呀？咱們還是走罷！

父 氣死我了，氣死我了。（自外門下）

姊 領班兒的！你叫他們準備汽車，我要回家了。

總 是王太太（與四女全下）

姊 （向葉）妹妹，我瞧你還是早點兒回家，別跟他老人家鬥氣。（姊下）

（老人安閑地自牀上站起，自衣袋中掏出一黑皮匣翻視）

衆合 咦！這是那位老先生的東西，怎麼到你手上來了？

老 他要緊打人，我要緊偷東西，結果是各得其所，各取所需，唔！不壞，不壞，這裏頭有一張

二百多萬的支票，十幾萬的現款。

（衆人失聲大笑）

（王突上，神態癡呆，欲哭無淚）

衆合 秀珍，你怎麼啦？

（王默默無言，至中間圈椅上坐下）

徐 秀珍！……

（王突掩臉大哭，衆急圍上）

衆 秀珍！秀珍！（王哭止）

徐 你倒底是說呀！人家跟你求婚沒有？

王 喔！我恨死了他，我恨他一輩子，我要他死！

徐 他沒有跟你求婚？

王 他……他昨天就跟我約定了，說是今天早上要告訴我一件挺重要的事情，我以為他是跟我求婚來的，誰知道，喔！你們知道他說什麼，這個死鬼！

葉 你快說呀！

王 他說他是一個博愛主義者，他什麼人都愛，什麼人都喜歡，他要把愛情獻給大眾，不能交給一個人……喔！這個死人，我恨他，我恨死了他……

何 後來又怎麼樣？

王 我氣死了，趕快一鼓子勁兒趕到學校的門口，在對面藥房裏頭買了一瓶安眠藥片，我要自殺，我不想活了。

徐 這……這不是鬧着玩兒的，你瘋了。

王 你們走開，讓我死，讓我死……（在皮包內掏出一玻璃瓶）

老（上前）不錯，這是一瓶真真的安眠藥片。

王請你倒杯水來，我要一口氣喝完了牠。

老（過去倒水）

徐老先生！你別發瘋，真讓她喫了一下，那還得了？

老真是我給忘了，原來這瓶藥喫了就得送命。

王喔！我要死，我要死，你們爲什麼不讓我死？

老我看省事一點兒，乾脆！你一片一片像炒豆兒那麼吞下去得了。

王吞下去不是要死嗎？

老這……你本來是不想活嗎！

王喔！我的天哪！

老（搶去藥片）別着急，讓我先試一下。（取一片放入口內）

衆（急阻）你瘋了，快吐！快！

老（一瞪眼）這藥片進了口就跑的挺快，下去了。

衆（大急）哎！老先生！

老 滋味兒不壞，再來一顆。（又吞一粒）

衆 哎！救命哪！救命哪！

老 別那麼雞毛喊叫的，你們也可以每人喫一片。

衆 （發抖）老……老……老先生……你真是發瘋了？（衆退後）

老 別怕，這是道地的留蘭香糖！

衆 （跌坐椅上）哎，我的媽！

老 還你！（送還藥瓶）

王 嘔嘔……（大哭）

老 （慰安）好了，好了，別哭了，王小姐讓我來問你幾個問題行不行？第一，你很喜欢你的朋友是不是？

王 是的。

老 結果你喜歡他，他並不把你放在心上，因為他看你只是許多女朋友中間的一個，不能對你特別的好？

王 是的。

老 你爲什麼喜歡他？是不是因爲他能夠唱歌，能夠打球，能夠穿挺括的西裝，能夠說圓滑的話兒，總而言之，他在學校裏是一個會交際，很出名的人物是不是？

王 是的。

老 他認識的朋友很多，不能把真真的愛情給你，所以你是大大的失敗了？

王 是的。

老 失敗了你就感到痛苦，極大、極大的痛苦，由痛苦發生了恨，你覺得天下沒有比這個更可恨的事情是不是？

王 是的。

老 你恨極了他的自命風流，你恨極了他的朝三暮四，因爲你需要的是真情實愛，獨佔戀愛？

王 是的。

老 那麼，王小姐！我要向你提出另外一個問題，就是住在你家裏的對面，有一個傻頭怪氣的苦學生，他書唸得好，人很忠實，對你傾心已久，差不離每天給你寫一封信，每天在你家裏的門口徘徊，他對你是不折不扣的真情實愛，你爲什麼不愛他？

王 奇怪，你怎麼會知道？

老 我是博古通今，什麼都知道，快回答我這個問題，你為什麼不愛他？

王 這個倒霉的人，整天穿着一套藍布的工裝，皮鞋最少有兩年不換了，上面補了十幾個釘子，頭髮也不梳，衣服也不洗，喔！這個窮鬼！我討厭死了。

老 可是你知道他是唸電機工程的，明年就可以畢業了，他人很天真爛漫，刻苦耐勞，將來是一個極有希望的人才，你為什麼不愛他？何況他有的是真情實愛？

王 我見了他就討厭！

老 那麼，他也跟你一樣，一樣的遭到了失戀的痛苦，王小姐！我想他的痛苦也許更比你深一點兒，你為什麼不爲自己想到別人，人家爲什麼又不恨你呢？

王 我……

老 （大笑）好好！好好！我一連串的問題問得太多了，請你原諒。

王 可是，老先生！你怎麼會知道得這般仔細？

老 這個……咱們別管他，好把你的眼淚擦乾，乖乖兒的學做一個好學生，更重要的是：少談戀愛多唸書，有了戀愛就有了痛苦，咱們不談戀愛！

王（翻眼，想想，突然又傷心起來）噯……（哭着向門外走，至門旁時自瓶中倒出一片香糖，邊吃邊哭邊下）

（衆笑）

徐 老先生！你怎麼會知道我們的事情，你倒底是誰呀？

老 奇怪！我不是早告訴你，我是李亞玲的父親，你們見過她藏着的照片兒沒有？在他書

桌裏那個盒子底下？

（徐自書桌抽屜中取出照片，三人同視，私語點頭）

葉 老先生！我們覺得你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你像是懂得很多，可是又不讓人家懂得，對不起，我們能不能請教你一個問題？

老 對不起，我什麼都不懂，我就是隨便談談，真奇怪！亞玲爲什麼還不上來，我想下去找她。

徐 不！你別走，老先生！我們不許你走！

老 喔！我知道了，你們是要問我「出路問題」

衆 是的，是的。

老 這個（坐下，笑笑）……我也沒有主意，徐小姐的話兒不錯，天下沒有絕對的事情，就是我希望你們記着一句話兒，那是說：不要委曲你們自己喜歡的生活，凡是真能夠給自已帶來快樂的東西，就應該緊緊地抓着牠。

衆 老先生！我們不懂你什麼意思。

老 你們清清楚楚地想一下，像這兒的環境，這兒的日子，你們都喜歡過嗎？唸書的時候一塊兒唸書，遊戲的時候一塊兒遊戲，你們不談戀愛，不想結婚，找職業又不是你們終身的事業，大家在一起過得很好，相互的勸勉，相互的幫助，一起求點兒真實的學問，這一種生活難道你們不喜歡，不高興？

衆 是的，先生！我們高興過這一種生活。

老 那麼，趕快再找一個相類的地方，繼續你們這一種快樂的生活。

葉 先生！你的意思是要我們升大學？

老 也許是的罷！可是你們得記着我的話兒！升大學不是叫你們揀貴族的學校，不是叫你去做衣裳的奴隸，你們是去繼續你們所喜歡的生活，一塊兒唱歌，一塊兒遊戲，一塊兒做幾件有益身心的工作，在那種學校裏，你們根本不要漂亮的服裝，你們可以拋開

高貴的尊嚴，有的只是坦白，新鮮，高興，自由，學術的氣氛濃厚，研究的興趣增高，在那兒不用你們化多少的錢就可以唸完幾個學分，怎麼樣？你們不想去嗎？

何 先生！你的意思要我們考幾個國立的大學？

老 大概是的罷！好啦！現在可以放我走了罷！

衆 是的，是的，真是謝謝你！可是，老先生！亞玲也許就快上來了，你不想再等她一下嗎？

老 不！我想去參觀你們的展覽會去，回頭可以再來看她。還有……（掏出皮匠）這個給你們留着，祇少可以維持幾個人的升學費用。

衆 不！老先生！我們不要牠。

老 那麼就交給亞玲保管罷！我知道她近來很消極，提不起勁兒，（起立，向台口邊走邊說，聲調沉鬱蒼涼）可是，快樂的生活要用自己的雙手去創造，煩你們告訴她一個有爲的孩子應該活潑前進，應該忍苦耐勞，應該學我們祖國對這一次艱苦的抗戰一樣，不屈不撓，苦步前進，窮苦並不能夠阻止我們，失望並不能夠折磨我們，孩子們！用你們年青的熱情去溶化一切困難！跟隨着我們新生的祖國邁步前進！

衆 是的，老先生！我們一定聽你的話兒。

老 那麼這點錢留給你們也可以，不留給你們也可以，反正牠跟我們是毫無關係的。
衆 是的，老先生！

老 再見！（下，其動作似暗暗向門外隱去）

葉 再見！（視照片）這個奇怪的老人，正像是上帝特地派來解決我們疑問的。
徐 誰說不是呀！你們看，這個相片兒挺像亞玲。

（李亞玲上）

葉 哎亞玲！你父親剛下去，你碰見他沒有？

李 我父親？

葉 噢呀！他剛出去，還跟我們談了不少的話兒呢，他還留下了很多的錢給你，奇怪！檢
視皮匣）這個皮匣子裏的錢怎麼不見了？

李 你們在胡扯什麼呀？

徐 奇怪！你沒有碰見你的父親？他的相貌就跟這照片上印的一樣。

李 （接照片）你們說的是他？

衆 是的，他剛來過。

李（發抖）你們都親眼看見的？

葉當然看見，還跟我們說了不少的話兒呢。

李（發抖）還跟你們說了話兒？

葉是的，亞玲！你怎麼啦！

李哎！（跌坐椅中）哎！（發抖）哎！

衆亞玲！你這是怎麼啦？

李你們看見的是照片上的父親？

衆是的，難道他不是你的父親？

李不錯，可是他已經死了有十年了。

衆呀！（同時嚇暈）

——（幕急下）——

六，二十，風雨之夕。

後記

——答覆青年讀者——

先得說，我是一個聰明的投機主義者，我的作品揀選了一個最好的對象——酷愛戲劇的青年，過去二冊薄薄的集子告訴我，我的投機沒有失敗，居然名利雙收，雖然這點名利薄得像紙張一樣，對一個方從事寫作的劇作者已感到出奇的喜悅了。

在五六年中，我接到了不少你們的來信，熱情洋溢，萬種關心，真不知從那兒說起好，（在我牀底下有一個木質的箱子，是我母親送給我做生日紀念的，我珍藏着你們誠摯的來函，正像珍惜我自己愛人的信札一樣）伙伴們！要是我以後還能夠真心誠意地寫幾篇東西，能夠擺脫了煩瑣的生活來跟你們一起工作，那應該說，這點誠心都是你們賜與的。

但是，拜受了你們的賜與以後，我得想想我自己了，近幾年中，聽了幾個名師益友的指示，我確實多看了幾本真實的東西，從仲彝先生處我接受了哈代的宿命論和莎士比亞的文藻，從姚克先生處我接受了蕭伯納和易卜生，從摯友名揚兄那裏我知道了法國名導演 Julian Duvivier 和高峨德、奧尼爾的集子……一面固然使我這井蛙之見受了嚴重的打擊，一面羞得連翻閱自己作品的勇氣也沒有了，說實話，我只能永遠隱蔽在你們熱情的鼓勵下來作你們最忠實的同路人，一齊向那更遠更高的山峯走去！

這裏，應該向讀者告罪的，就是你們寄來的函件我沒有一封答覆過，讀者也許會疑心我自尊自大，或是貴忙無暇，坦白一點說，第一是我生性疏懶，連朋友的信件也懶得動筆，第二個理由却是怕你們生氣，在外埠的我不知道，本埠的讀者上演我創作的時候，我始終一本正勁去參觀演出的，但是難得有一次使我對演出的成績滿意過，我並不斤斤較量於化裝、服飾、佈景、演技……一類事，在物質條件困難下，我也是主張不一定用佈景、化裝什麼來助長效果的，但是顯然地你們對我的作品都沒有仔細排練過，連最低的要像「氣氛」「情節」一類的東西都隨便忽略了，有時候你們竟把我的喜劇演成悲劇，悲劇演成喜劇，有一次我去看「縣官坐堂」那位演鄉下人的伙伴突然悲從中來，竟

在台上痛哭流涕，慌得坐在我面前的那位老太太急忙掏出手帕來，烏拉烏拉哭一陣。有一回我去看晚禱，黛妮服下毒藥，將倒地死去時，突然他發現台上的燈光太亮，她是懂得氣氛的，覺到這樣倒下去情調不夠幽美，趕忙走到佈景前直着嗓子喊：「阿唐！你可不可以把中間的電燈關掉了？導演怎樣囑咐你來着？」阿唐（大概是管理燈光的）在裏面回答：「OK！牛皮糖OK！」燈拍的一響關掉了。她急忙又走到台中，抽抽搭搭哭一會，高興興躺下了，引得觀眾哄堂大笑，我真想不到自己這篇天才的創作還蘊藏着這一個出奇的效果，幾乎捧住了肚子半天直不起身，是不是？即使作者在你們演出後再收到你們怎樣熱情的文章，心裏也感到冰冷了。現在，讓作者貢獻你們一點意見：一、每個戲最少排練九次以上，劇務應負責把一切燈光、道具、音響效果等切實預備好，以免上場忙亂。二、不要為風頭主義演戲，不要湊日子趕戲，劇本尚未排熟以前，寧可不演。三、對白、動作、力使穩重緩慢，不要像搶劫似的亂哄一陣，致在觀眾尚未認清演員的面目或劇本的情節以前，台上却早已閉幕了。

第三點不覆信的理由，那真是難說，來個比喻罷！你喫飯的規矩是每天三餐，天天叫你喫大魚大肉，醃腿肥雞，你會不會喫暈胃口？所以，是不是我希望你們以後不要再把滿

紙客氣的文章寄來，最好是寄一點上演的的心得，嚴酷的批評，或是可以這樣寫：「作者先生！你的劇本一塌糊塗，馬馬虎虎，但爲體恤你構思不易，抄寫手酸，茲特寄來上演稅若干若干元，以爲酬答。」那真是妙哉乎哉，清茶淡飯！

這裏，我得把這個集子裏收集的東西，再來一個解釋：

「爲祖國飛行」和「晚禱」是我最早的創作，聽說生意不錯，我自己也看了好幾次演出，以經驗所得，再細心把牠從頭修飾了一會，這樣搬上舞台的時候也許可以更較適合些，我在前面說過了，我是一個投機主義者，多少也得給出版的書局找點銷路不是？

「愛情與藝術」是根據英國名作家 Leonard Merick 的小說改編的，我在一個熟悉的舊書攤上找到一冊陳西澆先生翻譯的梅立克小說集，幾乎寢食不忘，就動手先把自己認爲最好的小說改成劇本，這個戲大可作爲磨練演技的試金石，只求記住我一句話：「最少排練九次以上。」

這裏，我還得衷心地謝謝陳西澆先生！偷了他的譯作連招呼也不打一個。

「佳偶天成」是我最不成材的胡鬧戲，在「文潮」上發表後，似乎又是最受讀者歡迎的一個，那麼，我對這個只有外表上漂亮的孩子不再多說什麼了，只要有空閑的時

候，我當然還得多寫幾個的。

「茶宴」這個戲真是說來話長，唏噓不止，事實上，我從來不敢寫「說教式」的冠面文章，自己還不能教管自己，那來的資格教訓人家？戲又出奇的古怪，全劇上場人物有十二人之多，但是，這個戲是為紀念我死去的父親寫作的，他在前年臘月得病，我隨侍牀側，長夜無事，就隨手胡亂塗寫下來，到寫完老校長一段冗長的對白時，他老人家的症象已非常危險了，那是一個寒冷的午間，全家都聚在他的病榻下，我在樓上拭着眼淚想把這篇紀念他的文稿趕完，一面又禁不住自己抵牾之情，終究擱下了禿筆，蹇步走下樓去，父親該是七十八歲的老人了，他一生剛正，兩袖清風，遺下的東西除掉幾卷殘破的書籍外，就是這篇劇本中老校長那點幽默、慈祥的作風，全家深受他的影響，難得有爭吵、叫囂的事情發生，他患的是老弱症，所以神志全清，直到死前十分鐘纔轉入昏迷狀態的，那天上午叫我寫下了他的遺囑，命令大哥不許把喪事舖張，以節省人力、物力，近午還引吭高吟，唱着他生平最喜歡的詩篇（他閑着只做二件事，一是唱詩，二是讀報）像杜甫的：「同學少年都不賤，五陵裘馬自輕肥。」元稹的「惟將終夜常開眼，報答生平未展眉。」和一個日本將軍悼念他死在中國的兒子的「戰馬不嘶人不語，金沙門外立夕陽。」幾句，我

都清楚地聽到了，到下午大家看他神色不對了，母親悄悄地問他還有什麼話，他笑着搖頭，表示一切都放心的樣子，又悄悄叫我近前，問我讀過放翁的二句詩沒有？那是「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我說讀過，淚水在頰上直淌，他低低唸了二遍，從此默無聲，直到大哥在外面安排了一點身後的事情回來，又大大睜了一會眼，全家燃着柱香在他牀畔跪下去，只缺少了在戰爭中死亡的二哥和一個老年的傭人！

對父親，孩子們的懷念是無盡的，等到他去世不足十個月，世界和平來臨，等到他去世週年，二弟忽遽由昆明趕回的時候，我總彷彿覺到他沒有死，他始終是我們家庭中最主要的一員，他的聲音也永遠留在我耳邊不能忘記，我們在他靈前作了週年祭，上面掛着二弟替他帶回的降落傘，下面供着母親給她手製的甜品，我這篇劇本是他躺在病榻上給我題名的，這天剛巧又檢出整理，就悄悄坐在他遺像下的琴桌上重新校核一回，編進這個集子裏，算是我對父親唯一留下的紀念品。

「監嘯」是我應了一個朋友的請求寫作的，東西平凡得很，只能算是敵寇憲兵隊中一篇速寫，沒有什麼技巧，沒有什麼故事，但演出時切祈鄭重，萬勿敷衍從事。

「縣官坐堂」又是一篇投機性的文章，只配在同樂會席上或是教室裏小玩玩，我

原想不再發表的，只是這種寫法對我是一種新穎的嚐試，並爲湊數出版計，只能「出門不管帳」了。

「出路問題」是月前應鄰居盧小姐囑託趕寫的，（這裏，我應該先誠摯地謝謝盧小姐，在本書內所有幾篇淺薄的作品，幾乎完全由她一個人幫我抄寫整理的，要照我這樣疏懶的脾氣，我真不知道這冊書會在什麼時候問世。）剛巧這天幾個同道的友人曹君錫珍、馬君博良、李君明琪等在座，大家就商定了一個粗略的輪廓，由我負責寫作，脫稿迄今，總算又看到了幾回演出，成績都很好，（劇本除外）這個戲我想應該對牠放心了。最後，我得謝謝李君明琪幫我校對，王君紫虹幫我設計封面，以及熱心捧場的諸位朋友！

朱 雷 一九四六，七，四日



基本定價

\$ 6.00